



新式  
標點

五  
女  
興  
唐

顧子云



# 五女興唐傳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李鳳龍積善護國寺 | 吳成功許配雙生子 |
| 第二回  | 李公子赴試去借銀 | 吳員外嫌貧把塔害 |
| 第三回  | 小丫環設計救公子 | 吳鳳英一怒殺吳進 |
| 第四回  | 書房內夫妻相敘話 | 花園內贈銀始脫身 |
| 第五回  | 二英女夜奔李家寨 | 李懷珠大鬧吳家莊 |
| 第六回  |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
| 第七回  | 李公子避禍逃他鄉 | 月英女打死衆衙役 |
| 第八回  | 婆媳們逃難衛輝府 | 李懷珠訪師枚鹿鎮 |
| 第九回  | 洪海棠酒樓中訴苦 | 李懷珠仗義救他生 |
| 第十回  | 海里虎行竊枚鹿鎮 | 李懷珠怒殺惡棍徒 |
| 第十一回 | 洪海棠途中求婚配 | 李懷玉張家作螟蛉 |
| 第十二回 | 桃花星思配俊俏郎 | 二美並前生所定就 |
| 第十三回 | 小玉葉傳情兩美並 | 李懷玉無心遇佳緣 |
| 第十四回 | 張美容有心題佳句 | 李懷玉無意招怨尤 |
| 第十五回 | 吳鳳英力捉水馬怪 | 黃花關斂錢濟饑行 |



五女興唐傳目錄

二

- |       |          |          |
|-------|----------|----------|
| 第十六回  | 吳鳳英仗劍捉妖怪 | 黃花莊天現金盃甲 |
| 第十七回  | 吳鳳英假男許婚配 | 張美容真女鬧書房 |
| 第十八回  | 李懷玉無奈許婚配 | 老張獻怒氣逐螟蛉 |
| 第十九回  | 李懷玉黑夜逃災難 | 張美容父女大交兵 |
| 第二十回  | 張美容大鬧太平鎮 | 白玉娥自招惹氣勇 |
| 第二十一回 | 李懷玉誤入狐仙洞 | 皮老仙設饌待嘉賓 |
| 第二十二回 | 皮老仙化出幻境  | 李懷玉賂物生悲  |
| 第二十三回 | 獻奇女願結良緣  | 共合歡忘却功名  |
| 第二十四回 | 黃家莊姊妹聚會  | 長安城二女找夫  |
| 第二十五回 | 五英女齊赴考試  | 衆杰士各逞才能  |
| 第二十六回 | 劉龍光三中金錢  | 吳鳳英奮勇奪魁  |
| 第二十七回 | 吳鳳英落榜下第  | 劉龍光得中狀元  |
| 第二十八回 | 吳鳳英劫擄惡虎寨 | 劉龍光排陣大交兵 |
| 第二十九回 | 鳳英怒斬劉龍光  | 唐王又開科選士  |
| 第三十回  | 劉龍光誇獎鳳英女 | 吳鳳英劍斬督招討 |
| 第三十一回 | 皮秀英借屍還魂  | 李懷玉重新姻緣  |
| 第三十二回 | 皮秀英重世配婚  | 唐王設宴中狀元  |

- |       |          |          |
|-------|----------|----------|
| 第三十三回 | 常秀蘭武場奪元  | 李懷玉中元掛帥  |
| 第三十四回 | 馬士魁比武亡槍下 | 常秀蘭得中武狀元 |
| 第三十五回 | 李元帥交鋒大戰  | 二女子各逞奇能  |
| 第三十六回 | 李懷玉嶺下對金錫 | 吳鳳英軍中會丈夫 |
| 第三十七回 | 程咬金觀兵誇將  | 李懷玉陣前戲妻  |
| 第三十八回 | 李懷玉夫妻團圓  | 二龍山大戰交兵  |
| 第三十九回 | 二龍山妖道施法  | 唐營內女將被擒  |
| 第四十回  | 李懷玉坐下連環馬 | 二龍山排兵血戰爭 |
| 第四十一回 | 二龍山被唐圍困  | 五營哨大戰交兵  |
| 第四十二回 | 攻翼城篡賊伏誅  | 回京師功臣受賞  |

五女興唐傳目錄

# 五女興唐傳

## 第一回

李應龍積善護國寺

吳成功許配雙生子

悶坐書館論古今 看來都是閑操心 書中有真就有假 世人認假不認真

真真假假難分解 假假真真認不真 有人辨出真和假 假者自假真自真

這八句閑言敘過，內有一部五女興唐傳，衆位明公，等坐聽俺細細道來：

隋煬登基民不安 四方荒亂動刀弦 亂棒打死隋煬帝 高祖卽位坐長安 羣英聚義瓦崗寨

三十六將列朝班 爭南戰北安天下 東當西除定乾坤 各國進貢稱聖主 行者讓路耕讓畔

十人行路九人歌 夜不閉戶黎民安 荒亂年間出傑士 太平時來論英賢

此書單表唐高祖，時西京河南府洛陽縣城北，李家寨，有一員外姓李，名應龍，家財萬貫，

良田百頃。自幼娶妻陳氏，性情溫柔，與員外年紀相等；二房徐氏，三房韋氏，俱在青春，亦皆

賢德，員外年至四十，並無子息，以此爲憂。因向三位夫人說道：『人生斯世，光陰能有幾何？

所有家業田產，全賴子孫承繼，如今年已四十，尙無男女，雖有田產家業，倘若無常一到，只落

得赤手空拳，一事不濟。』想到這里，好不冷淡人也呀！

老員外思前想後心內酸。不由的滿眼落淚似湧泉。雖然是神力永扶家業振。常想着佛光照時子孫賢。

現如今年已四十身無子。別後來田產家業赴深淵。常言道一時光陰能有幾。又道是青春一去不回還。

成了個不孝有三無後大。遺留下不美之名在世間。老員外想到這裏聲聲嘆。好不該嘆壞徐章二少年。話說員外只因身傍無子，思前想後，心中酸痛，惹得二位夫人，亦是焦躁起來。因向員外說道：「員外不必過於悲痛，我觀員外平日濟困扶危，惜老憐貧，必不至於無後，妾雖女流，亦會讀書識字。」

傳家寶有云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人只在人心 人心生一念  
天地早先知 善惡若無報 乾坤定有私

「員外雖年至四十，身體強壯，精神加倍，倘若誠心向善，善行不倦，未必就終於無後，現今田產俱豐，家財用之不竭，員外捨衣捨飯，不時散給於窮人，所費能有幾何？陰功莫大。」員外聞言，轉憂成喜，說道：「賢妻之言正合吾意，即如此而行可也。」

話說員外立心向善，善行不倦，日積月累，功程浩大，不覺又是年餘。此時徐章二位夫人，俱各身懷孕，灶君上奏天廷，玉帝龍心大悅，遂差東斗文曲；西斗武曲二星下凡，與李應龍爲子。卻說員外一日正在客廳淨坐，忽見丫環來報：「啓稟老爺，我家二奶奶產生嬰兒了。」員外聞言，心中大喜，吩咐家人擺了香案，燒了紙馬，謝過神。不多一時，又有一個丫環來報道：「我家三奶奶恭喜了。」員外問道：「可是小喜大喜哩？」丫環說：「老爺容稟：」

丫環道 老爺在上聽 容我來報喜 聽我說分明

小丫環一一從頭說端詳。尊了聲老爺在上聽言良。若問俺大喜小喜我不曉。只見他代個臍帶二指長。小丫環說着，一遍抽身起。把一個員外喜的笑滿腔。老員外聞聽一言喜氣生。他說道賢妻之言甚分明。



從今後於孤恤寡憐惜老。一切里散財成美任意行。聞聽說修橋補路加勇辦。逐日裏施藥捨飯不心疼。造河船濟渡南交北往客。點路燈高照黑暗利人行。印經文勸化世人歸正道。修廟宇金粧神像施奇功。李應龍廣積陰功感上帝。到後來二子雙生揚名聲。

話說員外聞聽丫環說了一遍，心中大喜，說道：「謝天謝地，老夫自今以後，家業出產，就有人承嗣了。」

只因為半世無子長嗟嘆。今日里連得二子非尋常。大公子乳名叫作擎天柱。次公子乳名就叫架海梁。這一時四鄉八黨齊賀彩。都說是員外善行動上蒼。一切里三朋四友齊來賀。不論那富貴貧賤鬧廳堂。話說員外自得了二子之後，親友來賀，日日排筵，忙個不了，不覺已是月餘光景，一日正在客廳靜坐，忽見家人報道：「從正南來了一起貴客，相離不遠。」員外聽說，出了客廳，來至大門，抬頭一看，果然三位客來。頭前走的姓劉名會元，是個進士；后邊走的姓薛名定邦，是個武解元；中間一人住城南十里吳家莊，自幼納捐，姓吳名成功，三人來的切近，看見員外，一齊下馬，緊走幾步，各拱一揖，讓進客廳，敘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家人獻茶，茶罷飲酒，酒過三巡，菜上五味。吳員外說道：「李大哥爲弟去年自得雙女，人稱爲奇，不類吾兄今日所得雙男，乃爲貴耳！若李大兄不嫌爲弟家貧，俺當與李大兄做一個雙雙親家，不知吾兄尊意如何？」李員外說道：「爲弟性懶貪閑，不知料理家業，田產荒廢，只是寒門，不敢高攀。」會元薛定邦一齊說道：「李大哥不必推辭，恁二家主是門當戶對，真可做得雙雙親家，俺二人就是雙雙媒人了。」遂即看了皇歷，定於八月中秋，既望之日行聘，酒筵已畢，就各自告辭去了。

李應龍連得雙子喜在心。自此後日日在家不出門。一來是教養一雙親生子。二來是料理家業好殷勤。白日里克勤克儉理門戶。到晚來關鎖門戶加小心。常言道光陰似箭催人老。不覺的一日過了少年春。

話說員外在家教養二子，長子手足活動，眼力乖巧，力量無窮，請了一位教師，習學拳棒，演習刀鎗。師傅與他起名，叫做懷珠，看次子奉動溫柔典雅，有一派清和之氣，請了一位儒學先生，誦讀詩書，講論文章，老師排其兄，起名叫作懷玉；又過三年，也是生成奇才，兩個公子已是文成武就。那員外忽然身得重病，方藥不效，飲食不進，將一雙兒喚到床前，用手拉住，痛淚浚浚。說道：『我兒，爲父不久于人世了。』

老員外手拉二子淚雙傾。他把那姣兒連連叫幾聲。實指望養兒兄弟成人。那知道方纔十歲把命傾。熱上來好似老君爐中火。冷上來猶如冬月雪上冰。至如令得了一個送命病。想必是五殿閻君把信通。不久的老父一命歸陰府。撇下恁母子兄弟誰看成。老員外一時哭的如酒醉。旁邊里三位夫人放悲聲。不言他居家此時齊悲痛。李應龍未及三日一命傾。二公子焚香化紙換了孝。衆家人抬過棺木盛尸靈。

話說二公子自員外身歿之后，日日在家守孝，不出靈室，把這家業田產，交於家人李洪執掌。誰知李洪並非正人，逐日偷盜糧米，餘算銀兩，又加上天遭荒年，連年不收，二公子守孝三年，陳氏亦亡，前後就是六年，及到孝滿脫服，出了靈室一問，竟是田產盡絕。公子自思了一思，說道：『卽然家中貧窮，如何養活這些閑人。』一聲吩咐：『僕女們恁有家回家，無家投親，我這里不能養活你們，以待時來運轉，再來伺候罷。』公子吩咐已畢，合家奴僕。俱各悲淚。惟有李洪甚喜，大家去訖不提，單說他母子四人，度過光陰，習文演武，不覺的就是過歲年節。兄弟二人

回家問安行孝，尊道：『母親，孩兒聽得人言，傳說舊主失位，高祖登基以來，未開科場，今年開了科場，考試天下文才武藝，無論舉監生員，黎民百姓，有本事者就中狀元。俺兄弟有心上京應試，奈親家下無有用度，孩兒路途無有盤費，如何是好？』徐氏說道：『有何難處，當初你父在世，與你聘下姻緣，就是城南吳成功的，明日到在那里借他幾兩銀子，以待上京，回來不利本還，有何不可。』母子商議已定，各自收拾妥當，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飯，這公子懷玉辭了母親，別了兄長，出了大門，一直上吳家莊上而來。

這公子辭母別兄出門庭。好叫他低下頭來自想情。想當初兩家均好結親眷。到如今他家富來俺家窮。到那里若有嫌貧一個字。回家來怎見堂前母與兄。那時節想前容易悔言難。怕的是事後反悔總不中。到那時愧慚肺腑難消受。總有那靈丹妙藥治不通。到那時總有三江五湖水。怕的是難洗滿面羞通紅。待說是不上吳家莊上去。又恐怕哥哥有些不信心。少不的低頭愁悶往前走。少不的手拍胸膛奔路程。也是他辰時走到午時轉。看了看吳家不遠咫尺中。

## 第一回

### 李公子赴試去借銀

### 吳員外嫌貧把婿害

天覆地載不均匀 富者富來貧者貧 富人只見富人好 貧者只見貧者親

話說公子到了中途，心中躊躇，正走之間，抬頭一看。來至吳家門前，雖然未曾來過，也曾聽的人說，一直來到岳丈門首，只見有二人在那里閑坐，公子走至跟前，施禮說道：『此處可是員外府舍麼？』明公，你道此人爲誰，原是吳員外兩個家人，一個就叫吳進，一個就叫吳來，在

第二回 李公子赴試去借銀 吳員外嫌貧把婿害

六

門前閑坐。忽聽有人問他，抬頭一看，說道：「你這個小天子，來到門首，不但是尋碗飯吃，你還問那員外不員外怎的，他還給你些銀子麼？」公子聞言，滿面歡容道：「俺非尋茶討飯之徒，乃城北李家寨人氏，我名李懷玉，前來投親。」吳進聞言，大聲說道：「我家老爺有你這等親戚，城北李爺那邊，我雖未曾去過，也嘗聽說，良田千頃，樓房廣多，原是富豪之家，焉有你這樣公子，猪不吃的南瓜，一臉疤疤拉拉的。」吳來說：「你胡言是甚麼？我也聽的人說，自從李老爺行善，將家業化的也就不少，及至李老爺去世，撇下二位公子年幼，只知讀書，那曉料理家業。他有家人李洪，却是一個混賬壞貨，偷盜糧米銀兩，又連年不收，或者家下貧窮，也是有的，待我與你通報可也。」說罷一直進了客廳，稟道：「今有城北李姑爺前來投親，現在門外。」員外聞言，沉吟半晌。說道：「他身穿的何如？」吳來說：「甚是襤褸。」員外聞言，將頭點了幾點，說道：「里邊有請。」吳來聞言，來至大門以外，向公子說：「請進，我老爺穿衣整齊，二門以內恭候。」公子說：「頭前引路。」

吳來頭引路 公子隨後跟 心內暗思想 不住口尚心

他那里衣帽堂堂相恭候。俺這里遍身襤褸怎會親。雖然說縑袍狐貉可與立。總不如並肩平等運其身。老岳丈見此光景暗生氣。二小姐聞聽一言冷淡。真正是手長袖短難遮蓋。果然是惱殺人來愧殺人。這公子羞羞慚慚跟後走。不覺的來到員外客廳前。

話說懷玉跟定吳來，正往前行，員外笑喜喜的迎將上來，深深就是一揖，讓至客廳，敘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家人獻茶，茶罷，員外問道：「賢婿不在家中看書，今到敝處有何貴事？」懷

玉聞言，不由的兩眼落淚。尊聲：「岳父大人在上，聽小婿一一告稟：」

這公子未從開口淚不乾。尊一聲大人在上聽婿言。想當初先父在世身榮貴。何嘗有一日慮到吃合穿。那一時先父乘世兒年幼。甚可憐萬貫家財赴深淵。雖然是家人李洪行無禮。也不過仰天無愧憑在心。忽聞的皇王天子開科選。曉諭那天下文武上長安。俺兄弟想要長安去應試。最可憐手中那有分文錢。無奈何岳父這邊把銀借。回來時一本一利兩相還。李公子言罷借銀一些話。老員外懷揣鋼刀弄巧言。話說懷玉言罷借銀之事，員外滿面陪笑，說道：「賢婿上京應試，求取功名，乃是一款正事，豈有不相幫助之理。只是家下銀錢不便，昨日家人進城封糧，回來學說，掌櫃不會在家，銀子寄在舖內，我到有心將銀子取來，只是賢婿無人奉陪，」公子說：「大人深情，小婿實不敢領。」員外說：「既是賢婿不怪，吳進快備馬來，隨我進城去也。」

員外上了馬 吳進后邊隨 進城取銀子 却是假作爲

老員外代領家人赴洛陽。大廳內撇下李家讀書郎。只落的貓咬尿池瞎歡喜。那知道殺人鋼刀鞘中藏。只說是好言就有好心肺。誰料想善色却非善心腸。顏面間貧富不等難說話。幸喜的加恭加敬禮相當。單等的洛陽取銀回家轉。方顯得彼此面上都有光。李公子今日遇着喜面虎。準備着寅夜三更更有災殃。若不是貞節賢良鳳英女。苦死了天星下几架海梁。且不言公子廳內專等候。老員外路行中途勒索糧。不言公子在廳內等候，再說員外與吳進，行有五里之遙。員外說：「吳進接馬。」吳進回言，將馬接住，拴在樹上，撇下行李，員外坐下。一聲便問：「吳進，隨我進城所幹何事？」吳進說：「不是進城取銀子麼？」員外說：「那里是取銀子，老爺進城的心思，你如何曉得。只因你

那姑爺前來投親，身上衣服襤褸，料想家中一貧如洗，到後來你姑娘過門，窮日難過。我想心上一計，將你姑爺治死，與你姑娘另尋富貴之家，轎上來，馬上去，一來是你姑娘風光；二來也是你老爺門面，但不知如何則可？」吳進聞言，停有良久。說道：「小人到有一計，老爺只管進城，待小人自己回去，將一詭到後花園中，夜至三更，給他一刀兩斷，尸骸扔到花園井中，永無後患。」員外說：「此計甚妙，你若果能辦成此事，老爺自然重重用你。」言罷乘馬，直赴洛陽去了。

老員外催馬奔上洛陽城，一心里要害臨凡東斗星。常言道設謀定計將人害。怕的是天理循環不肯容。沒見他害了公子字懷玉。到弄的合家人等遭火坑。準備着堂前苦死姣生子。準備着秀樓失落二女童。準備着莊農院子死的苦。只落得足蹬地來手捶胸。且不言後來一切吉凶事。急回來再把吳進明一明。話說吳進在此坡前，歇了一時，看了一看，日已沉西，起來轉身回到門首，進了大廳。忙問道：「姑爺心焦了，偏偏俺主僕進城，櫃主不曾在家，小郎不敢擅發銀子，老爺又怕姑爺心焦，使小人回家，稟知信息。再問姑爺可曾用過午飯沒有？」懷玉說：「已用過飯了。」吳進說：「姑爺與我老爺是何等親戚，就在這里安宿一晚，明日再走，却有何妨。只是前廳現住有客，姑爺不得安靜，我想花園中有一書房，甚清閑，姑爺到在那里看書，豈不更好。」公子說：「既然如此，頭前引路。」吳進隨卽手攜被褥，打着燈籠，領着公子，直赴花園去了。

吳進頭引路 公子隨後跟 摸彎又抹角 來至花園門

這公子起身離了客廳門。不由的心中煩惱淚淋淋。聞聽說洛陽長橋花似錦。爲甚麼偏我來時不遇春。

喜的是岳丈仗義把錢借。怕的是樞主一去無信音。貧願我吳家莊上住一晚。怕的是母親哥哥掛在心。正是這公子心內胡思想。看了看前行來到花園門。後花園好比一座森羅殿。吳員外好比陰曹五閻君。賊吳進好似催命急脚鬼。李懷玉好似命盡該死人。那知道貴人遇難終有救。起早里天差紅鸞降凡塵。

話說二人進了花園，到了書房，吳進打着燈籠，展開被褥。說道：「姑爺，且自看書，小人前廳料理些事，不時就來送茶。」公子說：「不用茶了，前廳有事，你去了罷。」吳進回到前廳，心中自想：平日仗着老爺勢力，打人我也敢打，罵人我也敢罵。今說教我殺人，只覺有些艱怯。停了好久，心中想到，我看吳來這孩子，也成了個人了，不如叫他與我作伴，有何不可。明公你道這個人，但幹故事，豈能叫旁人知道。吳進真是沒主意人了，閑言少敘。再說吳進來到馬棚，見了吳來，低聲說道：「吳來，俺從今以後，可該俺好了，再不受窮了。」吳來說：「俺也就不窮，一不少吃；二不少穿的，不過是下作些。」吳進說：「休得胡談，如今李姑爺前來投親，俺老爺嫌他貧窮，叫俺二人手拿短刀，到花園書房中，黑夜間暗暗將他一刀殺死，俺二人若能辦成此事，俺老爺必然重重看顧與俺了，怎樣不是該俺就好了？」衆位明公有所不知，你道這吳來方才一十四歲，原是孩子家，聽得說叫他去殺人，只嚇的魂不附體，哎呀一聲，站起來一陣好跑。

小吳來聽說殺人一溜煙。賊吳進遂後追趕大步顛。他二人足踏平地如搗確。一霎時跑進一座柴火園。有一個丫環那里正解手。嚇的他咕咚栽個面朝天。一泡尿順着褲襠流下去。算是他平白吃虧不敢言。眼看着吳進邁步出園去。小丫環又把吳來叫一聲。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單等着請出家兄萬續全。

第三回 小丫環設計救公子 吳鳳英一怒殺吳進

生死存亡總由天 富貴貧賤非偶然 但有三分害人意 禍端定然在眼前

話說吳員外娶妻劉氏，一胎所生二女，不幸早亡，繼娶郭氏，所生一男，又不幸亡，遺下一男二女。男名吳用，長女名月英；次女名鳳英，年方一十六歲，皆有胆量，曾得仙人傳授，弓馬武藝，無不純熟。仙人賜他一對昆吾寶劍，斬妖除怪。姊妹二人常在花園跑馬射箭，演習兵法。一日晚間燈下綉花，覺得口渴，叫聲丫環取杯茶來。這小姐身旁有兩個丫環，一名刀兔；一名憨鶯，憨鶯聽得姑娘叫他取茶，隨即下了綉樓，到在廚房一看，爐火熄了，只得上柴園內拿把柴火燒燒去罷。及到了柴園內，偏偏的有了尿了，正然在那里撒尿，吳來頭前跑；吳進在後趕，如同搗確一般，把個丫環撞得跌個仰面朝天，一泡尿只往褲襠內交，雖然吃虧，全然不敢言語。只見吳來一頭札到干草垛內去了。吳進却未見丫環，遂低聲說道：「吳來，你去也罷，不去也罷，千萬不可走了風聲；倘若事犯，却也不少不了你。」說罷出園去了。丫環起得身來，叫道：「吳來，你出來罷，吳進走了。」吳來聽得是丫環聲音，方敢出來。丫環說：「吳進打你爲何咧？」吳來說：「那里是打我，他教我助他。且慢，你向這暗邊來，我對你說實話。」遂一把拉住丫環的手，來在干草垛後邊，吳來就把吳進謀害公子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丫環聽罷，說道：「可是實話麼？」吳來說道：「這是甚麼事情，我還哄你何故？」丫環說：「忙忙撒手，我去報于俺姑娘知道。」吳來將手一鬆，這丫環一直往綉樓，一陣好跑呀！



吳來鬆了手 丫環去如風 跑到綉樓上 急忙報事情

小丫環聞聽此言一陣風。一心里要上綉樓報事情。急忙忙兩步並作一步走。霎時間上了扶梯十三層。驚動了二位小姐抬頭看。只見他脚忙手亂不安寧。爲甚裏儘足亂步呼吸喘。爲甚麼面代懼色心內驚。想必是見了甚麼妖魔怪。慢慢的從頭至尾說分明。

二位小姐說罷，丫環只顧的發喘，停有良久，方纔說道：「姑娘不好了！如今有了大禍了。」二位小姐驚懼問道：「禍從何來？」丫環遂將怎樣取茶，怎麼取柴，遇着吳來，所說謀害公子之事，說了一遍。二位小姐聽得此言，只嚇的目瞪口呆，好不難爲人也呀！

小丫環從頭至尾訴原因。好不該難殺賢良二女人。吳月英抬起頭來心問口。小鳳英低下頭來口問心。想是俺前世燒的香不好。只因爲未出閨門禍臨身。只落得閨門寡婦旁人笑。只落得望夫臺上淚沾襟。到那時枕邊不斷傷心淚。準備着綉被單寒恨轉筋。待說是從了父親心頭愿。怕的是留下臭名醜萬春。待說是不從父親心頭愿。現如今堂前就是不孝人。吳月英不長不短干瞪眼。小鳳英手托香腮悶沉吟。一時間難殺賢良姊妹倆。旁邊里轉過丫環敘原因。

話說他姊妹二人，正在爲難之際。刀兔說道：「姑娘爲何不言不語，只管發瞪，倘若吳進下手，那時就不好了。」鳳英說：「丫環口出此言，你可有甚麼妙計？」刀兔說：「若是教他殺了，咱就不管，再與姑娘另尋富貴之家，豈不更好？」鳳英說：「丫環之言差矣，到底以結髮爲重，方是正論。」丫環說：「既以結髮爲重，不叫他殺，這也不難。你我主僕四人，可奔花園觀其動靜，若無此事，咱再回來；若還是真，俺就暗將吳進殺了，把尸首丟到花園井中。待我老爺回

第三回 小丫環設計救公子 吳鳳英一怒殺吳進

一二

來，與他個死無招對。『鳳英說：『此計甚妙，但不知姐姐以爲如何？』』月英說：『事已至此，還有甚麼說法。』遂吩咐丫環看看外邊清靜沒有。丫環開開房門，望一望，但只見月明如燈，聽一聽四無人聲，回來說道：『此時已是清靜了。』鳳英說：『既然如此，頭前引路，俺就往花園去罷！』

丫環頭引路 後跟二姑娘 已到花園內 相救架海梁

這才是一朵牡丹葉裏藏。皆只爲留戀花枝出粉牆。弄的他面貌羞的心內愧。弄的他又是驚來又是慌。驚的是爹爹若還知此事。准備着三尺白綾懸高梁。慌的是郎君若問嫌貧話。好叫我有口難辨怎應當。虧的是兩個丫環不謹口。今日里姐妹同去救海梁。正是他主僕四人往前走。猛抬頭來到花園小門旁。話說他主僕四人，到了花園門首，看了看花園門落鎖了。丫環遂即取了鑰匙，將門開了，四人進了花園，個個慌足亂步。此正是正月十六日，天氣溫和，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日，舉目一觀，但見東花亭北頭，是月影。四人回到月影之下，丫環找了四塊正磚，每人坐了一塊，觀其吉凶，這且不提，再說李公子在書館淨坐多時，猛抬頭一看，但見那牆上即有一個斗方字句，寫的是甚麼言語，撥起燈籠，近前仔細一看。但見那上邊寫着：

十年寒窗苦難熬 滿腹經綸透九霄 尼下若得三波浪 那怕龍門萬丈寬

公子觀罷，遂長嘆一聲，說道：『我懷玉命運否也！有一比。』遂吟道：

小小鯉魚來成龍 困在淺水淤泥坑 老天若助三場雨 平地地震雷響一聲

公子吟罷，抬頭觀看，轉眼之間；又見兩旁有對聯一付。上邊寫着：

讀書須下苦工夫試看寒梅傲骨方能撲鼻 立品始稱真君子進觀大學治國先要修身

公子觀罷，遂長嘆一聲，說道：『我懷玉苦讀寒窗，十二困苦，亦可謂寒梅傲骨，還不知幾時才能撲鼻。』忽又向東壁一看，掛着有一軸畫圖，乃是桃園三結義的故事。遂又讚道：

三聖結義在桃園 同胞弟兄亦差然 千秋義氣人郅見 萬古英名天下傳

公子觀罷，舉目又往向西壁上一看，那邊又掛着一軸畫圖，乃是董卓呂布爭色的故事。遂又譏道：

堪笑董卓事不明 父子爭色鳳儀亭 若非貂蟬連環計 漢室江山一旦傾

公子譏罷，忽又展開詩經一部，國風首章，上邊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心中想道，似俺讀書之人，求的是功名，好的是文章，至於那紅裙綠衣，何足道哉。忽然悔悟說：『是我懷玉錯矣，幸喜未曾說出口來，若是口出，被人聽去，父母曉知，豈不道我一番。』不如誦讀詩書，乃是正理。』想到這裏就大聲讀起來了。

這公子書房以內讀經文。一時間喜殺鳳英女釵裙。只聽得朗讀分明聲高下。又聽他咽喉響亮字清真，現如今苦讀寒窗學孔孟。定然是滿腹文章超英雄。久以後金榜以上顯名姓。小奴家必然誥命封夫人。正是這小姐暗誇公子好。不好了來了吳進凶殺神。

話說吳進手提茶壺，腰插短刀，來到書房門首，低聲便問姑爺開門來。公子正然看書，聽的有人叫門，公子問道：『外邊何人叫門？』吳進說：『是小人與姑爺送茶來了。』公子說：『夜已深矣，不用茶了，你們回去罷。』吳進說：『姑爺開門，將茶壺留下，用與不用，也不過小人走』

這一遭。」公子說：「一個人不用茶，也就罷了。何必苦苦纏繞。」吳進見公子真是不開門。遂說道：「你開門也是一死，不開門也是一亡。」遂即取出短刀，照定門上刷喇就上一刀。此時鳳英在月影之下，聽的真切，看的明白。遂一聲喝道：「那邊行凶者，莫非吳進麼？」吳進聽得有人講話，就停刀問道：「那邊講話的是何人？」丫環說道：「是俺姑娘。」鳳英說：「吳進，你的胆也不小，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你竟敢是持刀殺人，還不跪下。」吳進聽的是姑娘言語，把手一鬆，鋼刀落地。這邊遂即跪下，丫環從地下就將刀拾起，可遞與他姑娘了。鳳英說：「黑夜殺人行凶，有何理說？」吳進說：「此事不怨小人，乃是我老爺所使小人殺他的。」鳳英遂接着說道：「好賊子！少得胡言。」

賊吳進老爺二字未說完。吳鳳英喝聲賊子少胡言。俺老爺自來待你恩情重。爲甚麼與他平白起禍端。李公子平日與我無仇恨。今叫他鋼刀以下染黃泉。若不是姑娘偶過花園內。眼睜睜他的性命難保全。豈不知明明紅日照宇宙。豈不知滿滿青天不可瞞。這小姐連說代罵心頭惱。爽朗朗鋼刀一舉起光寒。只聽得卡叉一聲着了重。這吳進一顆人頭落平川。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單等着下回書裏說根原。

### 第四回 書房內夫妻相敘話 花園中贈銀始脫身

口如蜂蜜心如刀 身似猛虎未長毛 不結子花休耍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話說鳳英一怒，殺了吳進，吩咐一聲丫環，將尸首扔在花園井中，血跡打掃干淨。丫環領命而去，不多一時，就完畢。月英說：「妹妹隨我到在書房，探望公子去罷。」姐妹二人來在書房

門首。月英說道：「賢弟開門來。」公子正在心慌之際，忽聽的又有人叫門，就知是他姐妹到來。欲待開門，此時驚懼過甚，已是起不來了。無奈手扶桌子，靠定椅子，慢慢將門開了，二人進了書房。月英說：「不——賢弟到來，探望來遲有罪了，我這有禮。」公子說：「姐姐不必施禮，爲弟實實站著不牢，不能還禮了。」月英說：「賢弟不在家中看書，以備考試，今到此荒村，有何貴幹？」公子聞言，滿眼落淚。說道：「爲弟此來，正爲考試，指望借幾兩銀子，以作盛費。不料身遭橫禍，若非姐姐相救，爲弟已作刀下之鬼了。」說罷放聲大哭。月英說：「賢弟不必悲痛，俺有幾句良言相勸，你可聽呀！」

吳月英滿面陪笑開了言。他說是賢弟你且放心寬。常言道君子量大如滄海，又說是宰相肚內撐長船。雖然說家人吳進行無禮。其實裏與俺父女不相干。回到家千萬莫對母親講。怕的是氣壞堂上老尊年。就是那兄弟閑談亦休論。怕的是恩愛夫妻不美甜。吳月英良言善語說一遍。李公子低頭不語淚不干。

話說月英將好言把公子勸說一遍，指望公子歡喜，不料只是痛哭。月英心中想道。他與我妹妹原是結髮，我但閃個空兒，待他二人說上幾句知心話兒，公子開懷。想到這里，遂即說道：「賢弟不必悲傷，俺姐妹積有幾兩脂粉銀子，待我去取來與賢弟代去。」遂叫丫環隨我回去。說罷，出門就走，回頭一望，又見鳳英相隨。月英說：「妹妹，你往那里去，你若去了，公子有了失閃，如何是好？你在这里陪伴公子說幾句話，我回綉樓，去不多時，就回來的。」說罷，代領丫環竟自去了。鳳英回到書房，坐在交椅上，只是低頭不語。懷玉舉目一觀，但見小姐在旁悶坐，口中不言，心內自想。說道：「今晚小生之命，若非小姐相救，早已命歸陰府，待我施禮，一謝

救命之恩。『想到這裏起的身來，深深一揖說道：『今小生之命，敢勞小姐大駕親臨相救，使小生重見天日，我這邊有禮相謝。』公子施禮已畢，只見小姐身也不欠，半禮未還，這公子就不由的惱了。說道：『適才看你是一個賢德之女，誰想還與你父親通同作謀，惟恐人殺我不得，因而親身來至花園監臨其事，是也不是？』鳳英說：『相公之言差矣，君既讀書，豈不知聖人有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與你原是結髮，只爭未完花燭，若說俺有他意，奴心就敢對天明誓。』懷玉說：『你就對天明誓與俺聽。』

俏佳人跪在地下把誓明。祝告那空中神靈在上聽。那壁廂是奴主夫李懷玉。我是他自幼結髮吳鳳英。皆只爲夫主花園身有難。無奈何含羞忍恥救他生。俺本是真心實意爲公子。並不是狗肺狼心弄假情。今日里若有三心並二意。到後來死在千軍萬馬營。吳小姐方才發罷洪誓愿。李懷玉滿面春風長笑容。話說鳳英小姐明罷誓愿，李懷玉滿面代笑。說道：『小姐請起來，看起來俱是小生多心。』鳳英起的身來，坐在交椅上，仍是低頭不語。公子在燈光之下，觀看小姐那一段美貌形容，真正令人可愛。暗暗誇道：『好一個美色佳人！』

公子抬頭看 打量女花童 面上搽宮粉 朱唇露桃紅 杏眼柳眉襯  
烏雲挽盤龍 腰肚楊柳細 金蓮藕芽生 十指如春筍 美與西子同

只見他淡掃蛾眉分外好。又見他雙釵低垂別樣襟。黑甚甚烏雲高挽盤龍髻。紅鮮鮮兩朵鮮花插髮門。妙嫡嫡粉頸香肩天生就。黃登登金環眼照墜耳輪。飄洒洒月藍衫繫香羅帶。層登登八幅羅邊五彩裙。做就的玉勒金砂弓鞋小。窄蹺蹺金蓮三寸步難禁。李公子觀了一回春心蕩。走向前用手拉住女釵裙。

從來說書要以簡捷爲妙，大凡男女相會之事，人所共知，不必細陳，亦不過如此而已。

他二人百年恩愛自今會。果然的勝似金榜志題名。吳鳳英一把拉住李公子。聽一聽爲妻言語向亦明我贈你金釧一隻爲表記。準備着離亂之後好相逢。好一個聰明伶俐鳳英女。就知道日後離別各西東。若不是金釧一隻爲憑記。到後來五鳳嶺前認不清。他二人一時難盡恩愛話。忽聽的月英前來嗽一聲。

話說他二人正在留戀難捨之際，忽聽月英回來咳嗽之聲，二人各歸本位坐下。月英進了書房，見他二人一個是低頭不語；一個是粉面通紅，就知他二人恩愛成就了。一聲便叫：「賢弟，這是俺姐妹脂粉銀子一封，賢弟代去，與母親留下一半，以作路費，這天也就不早了，回去也罷。」懷玉聞言，說道：「愚弟此來，多蒙姐姐費心，轉上受弟一拜。」說話之間，深深就施了一禮。姐妹二人送出花園，洒淚而別。公子出了花園，心慌意亂，好似出籠之鳥，漏網之魚一般，急急忙忙，不知把銀子已先吊在花園以外，兩步並成一步，往前逃命去了。

花園外去了臨凡東斗星。時下里嘆壞佳人吳鳳英。可憐他黑夜淒淒難行路。可憐他耽驚受怕怎登程。可憐他寒風陣陣身受苦。可憐他黑夜難知西與東。可憐他自來不從把學離。可憐他十四五歲是幼童。恨不能兩手撥去黑雲霧。恨不能長杆料去滿天星。恨不能棒打更雞聲聲叫。恨不能推倒扶桑現日紅。正是這佳人牽望李公子。忽聽的同胞姐姐叫一聲。

話說鳳英見公子去了，不由的牽腸望肚。月英說道：「妹妹，你看那公子走的遠了，你我回上綉樓去罷。」言罷，遂代領丫環回至綉樓中，看了看殘燈還未滅咧！月英說：「妹妹適才在花園時，爲姐去後，恁二人怎麼樣了？」鳳英被他姐姐這一句話，只問的他粉面代赤，半晌無言。

月英又說：「恁二人原是結髮，將來必行夫婦之道，其實何以爲恥。」鳳英說道：「姐姐不知，聽我道來：」

吳鳳英滿面含羞把話言。他說道姐姐聽我說根原。雖然是結髮夫妻不爲恥。要知道多少難事在里邊。李公子今夜晚間脫了難。但恐怕爹爹明日轉回還。他若是不見家人名吳進。他必然打草驚蛇問一番。花井中打出吳進死尸首。難免的李家公子不受連。咱把那怎樣爭法全不論。怕的是秋後出決誰可憐。大姐姐美貌夫婦付流水。小妹妹恩愛夫妻紙糊船。吳鳳英說到這里心酸痛。到把那同胞姐姐作了難。衆明公要知其中端的事。且等着下回書中說根原。

## 第五回 二英女夜奔李家寨 李懷珠大鬧吳家莊

人生在世豈隨願 仗義救夫誠意堅 但待時來運轉日 禍消福致得團圓

話說月英聽得鳳英說了一遍，他也作起難來了。說道：「妹妹，必須拿個主意才好。」鳳英說：「妹妹到有一計，不知姐姐可肯相從否？」月英說：「事到如今，還有甚麼不從咧！」鳳英說：「你我今夜女扮男裝，私奔李家寨，見了他弟兄，把話說明，總有場天大禍，你我姐妹可以兩手高舉。」月英說：「此計大妙，丫環快取二套男衣來。」姐妹二人換了男衣，收拾行李，多代散碎銀子，丫環到在馬棚，便叫吳來速備大馬二匹。却說吳來自從在柴火園中出來，即回至馬棚，再也不安于寢；又不見吳進回來，心中正自納悶。忽聽丫環吩咐備馬，只得起的身來，一聲問道：「半夜三更備馬爲何？」丫環說：「大叔今晚向小南莊上算帳去咧！」吳來聽說：心中暗想



，往日備馬原是大叔吩咐，今日爲何却是丫環吩咐呢。況且我家大叔，只用一匹馬，爲何又要二匹馬咧。明是姑娘巧扮男裝，想必吳進那事犯了，也是有的。我也不管他是姑娘是大叔，將計就計，備上兩匹大馬，打發他出去了，就結了三千騾子，兩千馬，憑他怎的去。想到這裏，將馬備妥，拉出後門外。丫環搭上行李，二位小姐占燈上馬，直奔李家寨去了。

二小姐吩咐吳來把馬拴。後宅裏去了鴛鴦二子單。吳月英跨馬搖鞭頭前走。吳鳳英所轡催馬緊相連。實指望李家寨中重相會。不料想要得見面難上難。李懷玉許州做了螟蛉子。李懷珠爲王占了二龍山。二婆母逃難避災在衛輝。二小姐找尋夫主上長安。且不言後來一切吉凶事。對面上來了一個小魁元。話說他姐妹二人，正往前行，見對面來了一位少年君子。明公你道此人是誰？這就是李懷珠，只因晚上不見他兄弟回來，心中有些焦燥，須要上吳家莊，被他母親說了幾句，心中自覺不悅。夜晚和衣而眠，等至雞鳴，瞞過母親，出了大門，竟奔吳家莊而來。到在中途，正遇二位小姐。平日未曾會面，如何認得，兩下各閃路過去。

吳月英把馬一催奔陽關。小鳳英提轡催馬緊相連。猛然間想起書房那件事。不覺的悠悠魂飛九重天。俏郎君起名叫作金不換。弄的俺渾身麻木遍體酸。這原是腹內存恩愛語。不料想事不謹口出了言。說的個月英回頭微笑。問妹妹適才說的那一端。今夜里恁着書房佳期會。把你那真魂矢在後花園。吳鳳英粉面低垂無言對。一霎時低頭就有巧機關。我與你一母同胞姐與妹。爲甚麼丟下精神面麻纏。我說里遍身綾羅不覺煖。我說里陣陣北風透體寒。也不知狂風交耳聽邪了。也不知心上牽星小魁元。此一去李家寨內佳期會。你可也嘗嘗滋味甜不甜。正是他姐妹二人閑取笑。看一看東方發亮了天。

話說他姐妹二人閑談，不覺東方發亮，仰面觀見一座大寨，真正是雲霧靄靄，威風赫赫。月英說：『你看這座大寨，想必就是的了，你我進去一問，便知端的。』說罷，遂即把馬一催，來至近前，但見寨門早已開放了。二人進的寨口，順着大街，自南往北而行。走不多時，到在十字街口上，看見上馬台上坐着一位老翁，在那裏閑坐，姐妹二人下的馬來。月英將馬交與鳳英，遂向前走了幾步，遂即說道：『老先生在上，我晚生這裏有禮了。』老公慌忙還禮問道：『君子施禮爲何？』月英說：『請問那裏是李善人的府舍？』老公用手一指說道：『從此往北，過了七八個門面，那邊有兩株老槐樹，門面甚是破壞，就是他家了。』老公言罷，月英說：『多蒙指示。』轉身回來，接過馬匹向西行不多時，就來到了。他姐妹二人停身站住，看了看那一片彫零宅舍，好不傷感人也呀！

二佳人手挽絲韁意徘徊。不由的淚珠滾滾濕香腮。聞聽說公爹在世家豪富。到如今萬貫家業成土灰。想當初烘烘烈烈人欽敬。到如今冷冷淡淡故人稀。看了看滿院蓬蒿霜打草。瞧了瞧磚瓦石塊遍地堆。又只見兩邊那牆皆倒塌。惟有那曲曲小徑任徒行。大廳上窟窟洞洞漏風雨。兩廂房東倒西歪難支撐。有一座大廈對廳久傾壞。土堆上一株梧桐三尺樑。他二人觀不盡的淒涼景。總然是鐵石人聞也悲傷。

話說他姐妹二人觀看多時，心中悲嘆，將馬拴在梧桐樹上，背着行李，往後宅而去。進了二門，越過三門，到了後宅。他家別者無人，兩個公子不在家中，單撇下徐氏韋氏，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看了看次子未曾回來，長子又不知那裏去了，徐氏心中焦燥，在門外坐着向煖，忽然看見兩個年少男子。徐氏問道：『恁是那裏小相公，莫非是失迷路徑麼？』姐妹二人並不回言，直

往堂上而來。徐氏韋氏見來得切近，只得起身來，讓到堂屋內敘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徐氏問說：『這相公你居住在那裏，姓甚名誰？』月英說：『你老不必問俺，敢問二位伯母，那懷珠懷玉弟兄，可是你家甚麼人？』徐氏答道：『乃是我兩個兒子。』月英說：『既是你兩個兒子，俺二人便是恁兩房媳婦了。』徐氏聞言，大吃一驚，說道：『既是我的媳婦，爲何這等形容而來，想必是你家有了禍麼？』月英遂把前夜晚間，放走公子之事，說了一遍。徐氏大驚說道：『果然有禍，次子昨晚未曾回來。長子今早又往那里去了，還有甚麼好情理嗎？』月英聽說，懷珠去了，大驚失色。說道：『妹妹你且住在這裏，與婆婆敘話，待我前去看其吉凶何如？』徐氏說道：『媳婦好容易，千辛萬苦，私奔而來，我那兒子雖然勢弱身孤，拳棒過人，力量無窮。那吳家莊上雖有幾十個人，也就放不到我那兒子心上，恁姐妹二人且自放寬心罷。』

這徐氏攔阻媳婦莫還鄉。只落的各人心中犯思量。這徐氏牽累兒子心悽慘。到那裏話不投機面無光。若還是吳家養的人勢重。準備着隱名埋姓把身藏。韋氏女憂慮兒子身年幼。怕的是黑夜路中被人傷。倘若是姣兒有了好合歹，到後來坟前缺少拜孝郎。吳月英恐怕爹爹行無禮。小郎君單身獨自怎承當。若還是郎君有個好合歹。只落得拿起拳頭打胸膛。鳳英說夫主花園三更去。爲甚麼這般時候不還鄉。若還是夫主有些好合歹。只落得望夫台上泪兩行。咱不言婆媳四人各憂慮。下回書吳家莊上鬧急荒。

## 第六回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人生一世總由天

爭名奪利是枉然

能守金銀積滿櫃

臨死難代一文錢

## 第六回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第六回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二二

話說李懷珠半夜起來，暗暗出了大門，入了大路，直撲吳家莊而去。走至天明，早已來到吳家莊後。遠遠望見花園角下，有一件白物，不知是甚麼東西。走至近前，拾起一看，原是白銀二封，輕輕揣在懷內，轉步走至在前。只見門前有一少年，在那裏閑坐。懷珠向前問道：「此處就是吳員外家麼？」明公道：「此人是誰？乃是吳來，自從打發他姑娘去後，回到馬棚，反來複去，如何能睡的着，等至天明，看了看李公子不見，尋了尋吳進沒有。一行想着，姑娘走着不明，又慮着老爺回來，必有一災。正在那里胡思亂想，忽聽有人問話，慌忙起來答道：「此處便是，你何人？」懷珠答道：「我是李家寨人氏，我名李懷珠，前來投親。」吳來說：「你是李姑爹麼？」到家里坐坐，到這里有甚麼事情？」言罷，引着公子到了大廳坐下。懷珠說：「昨日你二姑爺前來投親，你可見了麼？」吳來說：「小人只知料理馬匹，打掃馬棚，並不曉得客廳之事。」懷珠又問道：「你家老爺可在家否？」吳來說：「我老爺進城去了，未曾回來。」懷珠又問道：「你家大叔那里去了？」吳來說：「現在南學攻書。」懷珠說：「快去叫他前來，我有話問他咧！」吳來聞言，不敢怠慢，慌忙前去。不多一時，主僕二人一齊前來。再說吳員外公子名叫吳用，雖然年幼，到也知禮，見了懷珠，緊走幾步，深深一揖說道：「不知姐夫大駕來了，小弟少迎，多多有罪。但不知姐夫駕臨敝處，有何貴幹？」懷珠說：「昨日你二姐夫前來投親，如今他那里去了？」吳用說：「二姐夫昨日前來，小弟正在學中攻書，未曾在家。所以一字不知。」懷珠聞言心中大怒，把口一張，二目一瞪，大叫一聲：「氣殺我也！難道說家中有客，全無一人知道嗎？分明是恁父子嫌貧愛富，通同作謀，將我舍弟害死，豈能容呢！」

豪傑心中燥 狗子你是聽 結親愛俺富 悔親嫌俺貧

上三尺尺遠 老天必不容 探身伸虎爪 抓住不放鬆

他二人話不投機動無明。手指着吳用連連罵畜生。俺兄弟與恁父子何仇恨。好不該害他一命赴幽冥。咱今日冤家路窄逢狹道。我豈肯冤仇不報經放鬆。小吳用見事不好就要跑。小豪傑進前幾步抓住胸。那吳用使盡氣力往外扯。李公子乘勢一送地流平。只聽的克叉一聲着了重。又只見花紅腦子往外噴。李公子大廳摔死吳公子。小吳來嚇的魂靈飛在空。

話說懷珠一怒之間，將吳用摔死，吳來在一旁，唬的魂不符體：「不好了，將俺大叔摔死了。一言未及盡，只見四個大家人，自外進來，見客廳有人行凶，將小主人摔死。遂大聲喝道：『何處來的強盜，無故進院行凶？』遂即大聲喊叫，懷珠纔要脫身，只見外面來了三四十個人，各拿刀鎗呐喊，齊擁而來。公子雖然強壯，無奈手無寸鐵，左右一看，只得拿了一把交椅，迎將上去。衆人一齊動手，李懷珠手執交椅，左擋右阻，四面圍住，正在着意，內有一人姓孔名曹，原係逃兵出身，仗着自幼習過鎗棒，手持長鎗，大喝一聲，照定懷珠就是一槍。公子眼快手疾，將身一縱躲過，順手接鎗，捨了交椅，雙手持鎗。大聲喝道：『今日我少爺已有兵器了，不怕死的，只管前來。』遂趁着勢走出客廳，家人見勢凶猛，四下一望，惟有孔曹又擊一桿桑叉，迎將上去。懷珠用鎗一挑，桑叉落空，趁一脚踢去，把孔曹踢在牆上，腦漿流出，嗚呼哀哉，好不驚怕人也。

說起孔曹 要把人傷 手拿桑叉 向前一慌 公子一脚

第六回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第六回 李懷珠打死小吳用 吳成功鳴冤擊堂鼓

二四

踢在南牆 撞破腦代 把口一張 從今以後 再不喝湯

這孔曹撥開家人去逞能。一心要拿住公子去獻功。好一似蜻蜓展翅撞石柱。又如同螳螂奮背把車撐。從今後陰曹地府去點卯。只落的一點孤魂任飄零。再不得掄鎗舞棒誇驍勇。再不得早起晚睡把田耕。不言那孔曹一命死的苦。時下里吓壞莊農合院工。那說是往日見他力量大。誰知道遇着對手他不中。小豪傑英勇好似下山虎。那一時莊農僱工走不清。一個個頭破血出往外跑。回家去關門閉戶不敢哼。正是這公子提鎗往外趕。又只見吳來展手喚一聲。

話說懷珠將衆人殺散，提鎗起來，又見吳來在馬棚邊展手說道：「姑爹何不趁此時無人，這里現有馬匹，只可遠走高飛，還趕他們作甚麼？」公子醒悟，遂即牽了一匹快馬，出了大門，提鎗上馬，急忙奔往海角天涯逃命去了。

小豪傑占鎗跨馬手提鎗。此一時捨了家園奔他鄉。那管他岳丈悲痛不悲痛。顧不的母親安康不安康。只想着大鵬展翅九萬里。却想了雁過南樓盼衡陽。終日里曉行夜宿登古道。終日里飢餐渴飲奔路忙。不言這公子投奔他鄉外。急回來再說員外打急荒。

話說吳員外自從在坡前，與吳進定計謀害公子，打發吳進回來，自己乘馬進城，到了鋪內，住了一宿。次日早起，茶飯已畢，吩咐小郎，將馬匹備好。辭別了衆人，遂即牽下馬，出了南門，扳鎗上馬，一直徑回吳家莊上去了。

吳員外辭別主人出城南。急忙忙跨馬提轡緊加鞭。在路上思念昨日那件事。也虧了吳進用的巧機關。此一去倘若害了李公子。爲女兒另尋富貴結好緣。但只願女兒出門不受苦。也不枉出定這計又一番。

正是這員外思念心間事。不覺的來到自己大門前。

話說員外來至自己門前，吳來正在那里張望，忽見主人來了，急忙上前接過馬來。一面說道：「老爺可不好了，自從吳進昨夜回來，二位姑娘不見蹤影，吳進亦不知那里去了？今早又有李大公子到來，找他兄弟，不知便與俺大叔在客廳，說理爭鬧，將俺大叔摔死在地下，小的們率領佃戶傭工，一齊拿他，不料又被他打傷。」吳員外聽得此言，幾乎嚇死，一直上客廳里來了。

吳來方道罷 員外吃一驚 雙手只打頭 急忙往前行

進了客廳內 看見兒尸靈 上前忙抱住 不由大放聲

這員外一見兒子倒流平。你看他抱住死尸大放聲。哭了聲姣兒一個死的苦。好容易姣生慣養十幾冬。一心里送你南學把書念。指望你日後成名光門庭。不料想身遭橫禍死非命。叫老父想起心疼不心疼。只把那李家公子一聲罵。我與你誓不兩立把賬清。此一去洛陽城內告上狀。拿住你剝皮抽筋下油烹。老員外客廳哭的悲又痛。又只見丫環前來稟一聲。衆公明要知後來端的事。但等着下回書中說分明。

## 第七回

李公子避禍逃他鄉

月英女打死衆衙役

從來世事莫強求 未必任人天不由 本欲害人反害己 豈知天理在心頭

話說員外在客廳中，正然大放悲聲，忽聽丫環前來稟道：「老爺不好了，我家二位姑娘，昨晚夜間不知向那裏去了？稟與老爺得知，快快着人去找尋。」員外聽罷，只氣的目瞪口呆，過了半晌，方才轉過氣來，越發大放悲聲，啼哭起來了。

第七回 李公子避禍逃他鄉 月英女打死衆衙役

老員外氣滿肺腑痛傷心。你看他頓地捶胸動悲音。一來是痛傷兒子死的苦。二來是惱我二女又私奔。現如今死的死來逃的逃。眼看着一家人口盡離分。這員外一行哭着欠身起。出言去叫聲吳來小家人。我命你速速去買棺一口。將尸首急忙殯殮客廳中。府門外與我備好馬一匹。我上那洛陽縣內把冤伸。展眼間出了大門將馬上。你看他夾馬扑下去如雲。論行走縱快也得一大會。真來是心急馬快行似神。不多時來到衙門下了馬。排柵上拴住坐驥馬一乘。急忙忙跑上大堂擊了鼓。

話說洛陽知縣周太爺，正在官宅靜坐，忽聽的堂鼓響亮，即正衣出堂外坐下。見大堂書役亂成一堆，又見公案下跪着二人，知縣大怒問道：「你有甚麼大事？敢擊堂鼓，從實說來。」員外道：「職員吳成功，捐戶部員外郎，在城南吳家莊居住，今有李家寨惡人，李懷珠兄弟二人，無故到在敝職家下，將職子吳用打死；又打傷家人佃戶二十餘名，肯乞父台與敝職拏人報仇。」周太爺聽說，心內驚懼。說道：「年兄暫且回去，待本縣立刻與你拏人。」那員外遂即謝了，起身回家去了不提。再說知縣遂即吩咐，傳齊了人役聽說，不敢怠慢，書役一齊奔寨去了。

周太爺大堂以人怒冲冠。投一根火簽放在地面前。用硃筆寫上公子名合姓。又叫聲三班人役恁聽言。恁挑上精壯人役三十個。李家寨拿他合家到堂前。周太爺吩咐已畢把堂退。衆人役一直起身出了門。這個說害人身死家業敗。現如今兩位公子在少年。這個說吳家員外家業盛。想必是如今愛富把貧嫌。那個說不管他的是合非。咱壓着太爺發來有火簽。此一去到在李家寨內地。不論他男女大小一齊拴。把衆人暫且記在中途路。明一明迷昏人兒在那邊。

話說李懷玉自從出了花園，慌慌張張，將銀子丟吊，全然不知東西南北，却向正東去了。走



至天明，見此自北方出來，方知是迷了路徑，忽見前邊有一小小莊村，不多一時，來到村中，見一人迎面而來。公子並手問道：『借問兄台，此處離李家寨還有多少路途？』那人說道：『你問的可是那個李家寨？』公子說道：『洛陽城北二十多里的李家寨。』那人說：『李家寨在此西北四十五里，你如何却向東去？』公子說：『我原是夜間迷了心機，所以失迷路徑。』遂辭別那人，出了莊村，一面走着，想起懷內銀子，伸手摸摸是沒了，不住的頓足捶胸，一聲哎呀！說道：『我枉受了一番心苦之勞，幾乎喪性命，仔細想起，我的命運，真好苦也呀！』小公子一陣傷心淚珠傾。少不得南頭又向西北行。不由的悽悽慘慘心酸痛。不住的口口聲聲怨命窮。想起來花園之中身有難。多虧了二位小姐救我生。恨不能一步走到家園內。見了我母親哥哥訴屈情。爲甚麼失吊銀子不知曉。爲甚麼癡心迷路向東行。黑夜間心迷意急走的快。到如今兩足疼痛難登程。正是這公子途中心酸痛。那壁廂來了知己好賓朋。

話說公子正往前行，抬頭一看，對面來了一位朋友，此人乃是張好義，山西澤縣人氏。他父河南生理，失去本錢，一氣身亡，閃了此子，無處存身，員外將他收留，甚是恩待。今已十六七歲，又幫助銀子，以作資本，這好義甚是聰明，買賣興旺，今日回來家鄉，對面相迎，二人見面，公子將所遭之事，說了一遍。好義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他，昨日你哥哥因你未曾回家，遂往吳家莊上去找尋于你不見，心中大怒，摔死公子吳用；佃戶孔曹又被打死，還打傷許多人，現今你岳丈告上狀了，知縣周太爺差了三十名衙役捉拿你弟兄，千萬不可回家。』公子聽得此言，更覺傷心，全然沒主張了。好義看了，甚是悽愴，只得勸道：『事已至此，不必過哀，現在你令

兄也竟逃走，公子不可回家，自投羅網。』公子說道：『雖然如此說，我若不回家去，二位母親如何支持？』好義說：『二位令堂總然拿到公案，也不至於抵償，公子只可私自進京，求取功名，倘得魁名高中，亦可打救二位老母。』公子只得依言，不敢回家，只因手中無錢，怎能得到長安。好義看此光景，遂即打開拒箱，有數百文錢，取出遞與公子。說道：『這是數百文錢，暫且代到身旁，以作路費。』公子也不便推辭，遂接在手中，說道：『多蒙你厚意了，但待異日補情，我就在此告別了。』說罷，找問路徑，一直赴長安城去了。

李公子不敢回家要進京。止不住悲悲切切大放聲。怨的是哥哥不該闖下禍。怨的是生身老母不相逢。恨的是岳父無故傷天理。念的是吳門賢妻二女英。想了想茫茫前途難逆料。只落的單單孤身在飄零。只落的戴月披星奔古道。只落的冒雨冲風往前行。想當初在家那知出外苦。到如今一身無依路途窮。白日裏挨門乞討尋茶飯。到晚來宿在神堂古廟中。且不言公子流落他鄉苦。再明明吳門月英合鳳英。

話說二位小姐，陪伴婆母，正自思念他兄弟之事，忽聽前邊一片人聲。一人說道：『怎麼院中無人，想必躲了不成，恁打殺許多人命，也料躲不過，就到內宅搜搜何妨。』徐氏慌忙出了二門，正對衆人，遇在一處。只見三十人役，一擁而進，方要問他，早有一人手執鐵鎖，將徐氏拴住。再說二位小姐，見婆母代去，又聽外邊聲音不善，忙取兵器在手，扎緊腰帶，前去相救，出了二門，正值拴住徐氏。月英一見，向前問道：『總然他兒打傷人命，也非謀反大逆，何至抄家之罪？』那人說：『我也不知恁有罪無罪，現有太爺火簽在，拿恁進縣，見了太爺，再去分別。』言罷，令人役拿人。月英見來勢不善，擁身向前，將徐氏奪回。鳳英在背後，將徐氏背起，向後

宅去了。急忙回身，見姐姐與衆人相持，遂手舞雙劍，闖上去，姐妹一陣好殺。

二小姐李家寨中發威風。苦死了三十衙役衆兵丁。吳月英雙舞寶劍左右砍。小鳳英手執寶劍上下騰。衆人役仗着人多力量大。怎能敵仙家門徒二女童。見幾個少了胳膊缺了腿。見幾個割了鼻子冒眼睛。見幾個手爬足蹬還掙命。見幾個渾身疼痛出了聲。只見那人頭落地四下滾。只見那白色脖兒冒鮮紅。二佳人擒力舞劍一閃陣。只見那三十衙役靜打靜。衆明公要知其中吉凶事。單等着下回書中再敘清。

## 第八回

婆媳們逃難衛輝府

李懷珠訪師枚鹿鎮

貞節烈女非等閑 孝親敬夫須兩全 試看吳門二女英 留得美名萬古傳

話說月英鳳英，將三十名衙役，殺得干干淨淨，回到堂樓，見二位婆母怕成一塊。月英說：『母親不必害怕，事到如今，此處已是存留不住。不知那里可有投向，俺居家裏躲避方好。』徐氏說：『投向到有，你老老家在河北衛輝府，只是隔山阻水，俺是女流之輩，如何能去？』月英說道：『母親只管放心，兒雖女流，總遇兵荒馬亂之時，亦所不懼，況是太平年，三五百里路，料也無妨。』隨即收拾行李，婆媳四人，一齊到了前邊，出了大門，抬頭一看。只見所騎來兩匹馬，在門前拴住。月英懸愁着四人，兩匹馬不便騎跨，可甚湊巧，就又有這兩匹馬在那裏。明公敢說李家寨苦，那里還有馬匹，此乃是前來一伙人役，兩個頭目騎的，正好送他娘們，省了脚力。可見天無絕人之路，二位小姐不勝歡喜，遂打發二位母親先上馬。二位小姐亦自上馬，出了莊村，一直扑河北衛輝府去了。

二小姐保定婆母離門庭。聽了聽街上人兒亂咕嚕。明知道人命牽連非小可。却無有一人進前問一聲。爲甚麼衆人無心行方便。只因爲當日得過員外情。婆媳們催馬出了李家寨。一心里要赴河北衛輝城。走了些曲曲彎彎陽關道。走了些高高低低路不平。見了些古寺無聲風掃地。走了些城池集鎮多鬧閨。經了些日落西山天色晚。經了些老公扶杖曠野行。見了些神前無火月作燈。見了些少年跨馬趁春晴。走了些鄉村孤莊寂寞境。經了些玉兔東昇月當空。見了些年少佳人鞦韆戲。見了些垂髫童子放風箏。那一日過了黃河到北岸。依然是天地乾坤路坦平。此一時日煖風和初春節。俱都是歌聲載道樂年亨。每路上一言難盡新春景。那一日催馬進了衛輝城。

話說婆媳四人進得城來，到了徐家門首，下的馬來。徐氏雖說離家十有餘年，看了看門戶牆垣，却還仍舊的。遂將馬匹拴在樹上，取下包袱，一同進院。那徐老翁已不在多年了，其子相繼而亡，撇下他婆媳二人，只有一孫子，方纔數歲，那徐母正在草堂紡棉，忽聽小孫說道：『外邊有幾個女人往俺家來了。』徐母聞言，抬頭一看，果然進來四個婦女，皆不認的，只得起的身來，這徐氏見他母親，急走幾步，放聲大哭道：『我的娘呀！不料想母女今日又得重相見了。』這徐母方知是他的女兒，急忙上前，遂一把手拉住大哭。說道：『我的苦命姣兒，你從那裏來了！』

這徐母拉住姣兒淚珠傾。徐氏女不由一陣痛傷情。徐母說自從河南分了手。徐氏說直到如今纔相逢。徐母說你的父兄皆亡故。徐氏說你的門婿一命終。徐母說山高路遠難通信。徐氏說隔山阻水信怎通。徐母說你的姪兒年輕小。徐氏說你的外甥是幼童。徐母說幾回見面三更鼓。徐氏說屢次相會一夢中。

徐母說不能相見又相逢。徐氏說不得重逢又重逢。他母女一時哭的如酒醉。旁邊里轉過龐氏說一聲。話說他母女二人，只哭的似醉如癡，從一邊轉過他媳婦龐氏，一聲說道：『姐姐，今日回家來，原是一場大喜，一來行路勞苦；二來還有客在一邊，豈不簡慢？』徐母這纔止住哭了，遂把他婆媳讓到草堂內，敘禮已畢坐下。徐母問及備細，徐氏見問，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娘親呀！』

這徐氏滿眼落淚說衷腸。不由的開言叫聲我親娘。想當初衛輝府裏遭荒旱。俺居家逃荒避難到洛陽。只因爲爹爹有病家無度。把孩兒賣與李家做妻房。恁居家思戀故土回家轉。撇的兒孤孤單單在他鄉。好容易低三下四三年苦。幸喜的膝下有了小兒郎。爲兒的養子名叫擎天柱。我妹妹生子名叫架海梁。只因爲員外下世兒年幼。只落的萬貫家財赴東洋。忽聽的皇王開了大科場。你外甥想求功名趕帝邦。我次子吳家門上借銀子。誰打想親家安心甚不良。若不是一雙兒妻賢良女。到把我姣兒傷害一命亡。三更天次子花園脫災難。到明晨長子又上吳家莊。殺死了員外之子名吳用。打的他莊農院子命有傷。吳親家洛陽縣內告下狀。周太爺差出人役下了鄉。若不是兩個媳婦武藝好。那時節兒的性命必有傷。這就是原郡家下遭的禍。爲此事千里迢迢奔親娘。徐氏女越說越痛心慌亂。一旁裏轉過龐氏說衷腸。

話說徐氏對他母親訴說情由，甚是悲痛。龐氏一旁說道：『姐姐不必過哀，事既如此，只可令人打聽外甥下落，只管啼哭，也是無益。』徐氏方止住淚痕，用過午飯，他婆媳得了安身之處，暫且不提。再說懷珠自從逃出吳家莊，無處可住，在路尋思，忽然想起他的業師鎗棒教師姓謝名魁元，係湖廣枚鹿鎮人氏，師徒相得，不免前去相投，到在那裏再作區處，遂一直問路，行了

多時，一時到枚鹿鎮，問了卽忙來到門首。只見雙扇緊閉，一聲叫道：「內邊可有人麼？」只聽答應一聲，有一老蒼頭出來開門。問道：「你是那裏來的，有何事情？」懷珠因向他說「家鄉姓名。那人說：『原是李相公到來，請到里邊。』遂接過馬來拴住，進了頭門，來至客廳坐下。懷珠問道：『適纔見頭門上貼着守制斗方，可是何人服制？』蒼頭答道：『就是先老爺下世去了，因路途遙遠，本家相公也未及送信。』言罷，遂向後宅去了。不多一時，只見出來一個少年，遍身重孝，懷珠見了納頭便拜。公子慌忙還禮，敘禮已畢。說道：『小弟謝花蘭，前年先父下世，因路途遙遠，未曾通報，實爲缺禮。』公子答道：『好說，老師幾時病故，未得臨弔，心實歉然。』遂向身邊取出紋銀十兩，付與蒼頭，到在街上辦了一棹祭品香獨紙馬，擺列停當，來至老師靈前，拋了紙馬，慘然焚香拜奠，不由的一陣好痛，哭起來了。

小謝遂點上紙馬焚上香。小豪傑大哭一聲振上蒼。自從那洛陽師徒分了手。終日里睡夢思想拍胸室。只因爲千里訪師難見面。誰知道一時來遲師早亡。想起來師傅教我一切藝。從未有半點藏技好心腸。早知道老師有病我必赴。請來個明醫治好是應當。只因此千里相問從怎曉。至如今師徒心慌在夢陽。好容易千里探師不能見。誰打想一命歸天上西方。從今後教師之恩無處報。惟有個老塋陵墓服正喪。自從此聲音不聞空夢想。再不得相伴相隨侍門牆。惟這是徒弟一片心間意。所備來一切祭品供孝堂。李懷珠一時哭的如酒醉。後宅內驚動花蘭老萱堂。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等只等下回書中說其詳。

第九回

洪海棠酒樓中訴苦

李懷珠仗義救他生

從來欺心如欺天 天理循環在眼前 恃惡行霸天不佑 濟困扶危得保全

話說懷珠痛哭師長，驚動謝老夫人。夫人已然紡花，忽聽有人哭的分外悲痛，遂款步來至孝堂門首，見謝遂在那裏化紙，花蘭看見他母親出來，遂稟知懷珠說：『你師母到了。』彼此見禮已畢，即讓至前廳坐下，酒飯以後，閑談之間，已稟上燭來，話至更深，方才各自就睡。懷珠在謝家住了數日，只是悶悶不樂。一日花蘭說道：『大哥到在寒舍，爲甚事情不快？』懷珠說道：『小的在家下鬧下大禍，打死妻弟吳用，與佃戶數人，因此心中快快不樂。』花蘭說：『今日小弟陪着師弟至大街遊玩一回，或可散悶。』懷珠說：『如此甚好。』花蘭遂即命謝遂跟着，二人一齊離了客廳，出了大門，一直上街去了。

公子出門庭 抬頭看分明 一街並兩巷 人聲鬧烘烘

這公子出了大門二目睜。只見他舉目抬頭看分明。但見那大街正冲小巷口。又見那胭脂雜貨果然精。但見那生藥鋪對熟藥鋪。又見那當衣店對十字行。街南裏首飾樓與香粉對。街北里書間鋪坊各西東。人參店山珍海味般般有。雜貨店茶飲果品美味精。飯館中走出走進人不斷。酒店內一來一往提壺行。但見那大街小巷生意盛。看了看門面俱是耀眼明。還有那祠堂廟宇多齊整。還有那招商店對接客廳。見多少背換肩担小買賣。見多少推車打擔過營生。他二人散步閒觀街市景。忽見個杏花村莊半懸空。話說他二人正在大街遊玩觀景，看不盡街市一切鋪面，買賣正盛。忽然觀見一座高大的招牌，上邊寫着：安寓官商宦往來大小客商，酒飯兩便。下邊有大言絕句一首云：

小店寬闊清閒 高樓大廈百間 飲來佳肉美酒 悶有琵琶絲弦

第九回 洪海棠酒樓中訴苦 李懷珠仗義救他生

又見店門旁還有對聯一付，上邊寫着是：

日之夕矣可止則止 東方明矣可行則行

又見店門旁立一高杆，上邊有一酒幌。上邊寫着是：

江南夏風蓮，自造五味美酒，能療一切病症，不思悶暢心懷。

酒幌字下邊，還有一行小字。七言絕句一首云：

蓋世無雙五味酒 又甜又苦酸辣香 病有四百四十樣 酒通八百八十方

又見他酒店正中間，掛着一付對聯，上邊九言句法。上邊寫着是：

文飲三盃狀元三及第 武餐幾盞掛印封王侯

話說公子觀罷，不由的笑了笑。花蘭說：『兄長所笑爲何？』公子說道：『我笑他那酒幌上邊，口氣太大。』花蘭說：『他那所賣之酒，原也可以，臨街這門面七間，內邊有樓房數十間，內中收拾擺設桌椅床帳，四壁圖畫詩句古玩，花草盆景，魚池假山，色色精緻。其中還有小間曲室，琴棋書畫，笙簫管笛，各樣玩耍，無不雅致。就是那酒肴果品，亦俱鮮美，正欲邀兄一酌。』言罷，二人上的樓來，吩咐酒保先將精緻小菜幾碟，五香美味酒一壺取來俺用。酒保遂即掇來幾碟小菜，一壺美酒，盛在桌上。謝遂掛上了酒二盃，二人坐下飲酒。兄弟二人，各自舉盃嘗酒，果然是香美，異常味佳，正說着，忽然見一個女子，懷抱琵琶，滿面愁容，上的樓來了。

小豪傑端盃抬頭用目觀。來了個二八佳人站面前。只見他滿面愁容花代露。又見他青絲不正鬢邊懸。只見他秋波含悲滾珠淚。又見他柳眉彎生鎖春山。只見他銀牙直錯心含怨。又見他朱唇微啓代羞慚。



行動時腰如楊柳春風擺。步踏塵慢移三寸小金蓮。嬌嫩嫩鳳鳴鸞和歌音細。尖絲絲輕動玉筍彈絲弦。只見他一身布衣真可惜。又見他溫柔美容聲唱妍。看年貌青春不過十五六。真個是風流典雅美貌端。再看他不相貧窮下賤女。爲甚麼懷抱琵琶到街前。這女子朱唇未啓先落淚。小公子停盃開口問一番。

話說懷珠一見那女子，不像風塵下賤之人，心中甚是疑惑。忽一聲問道：「這一女子，我看你並非下賤之輩，因何懷抱琵琶，在街前賣唱。那到像是無可奈何光景，其中必有隱情？」那女子見問，未曾開口，淚流滿面。長嘆一聲，說道：「既蒙爺台下問，奴把實情告訴來。」

這女子未曾開口淚兩行。尊爺台聽俺一一訴衷腸。奴家住山東濟南平原縣。就在那城南十里洪家莊。我的父名登金榜洪元貴。現如今陝西知府做正堂。老母親生長楊門好行善。終日裏持戒念經在佛場。二爹娘所生兄妹人兩個。奴的兄名叫文秀奴海棠。

懷珠說：「你且住口，你說你的父現在陝西做知府正堂，難道說無人接你任上去麼？因何只你一人流落此地？」女子說：「爺爺聽稟。」

那一年平安家報歸故里。老母親不享富貴戀故鄉。只因爲本處連年遭荒旱。老母親身得重病一命亡。

懷珠說：「既然家中遭下荒年，就該即速投任，纔是正理。今日在此大街賣唱，豈不知羞恥麼？」女子說：「爺爺在上，聽奴告稟。」

俺兄妹一心陝西去投任。誰打想行到中途有災殃。我的哥路上得了傷寒病。海家店七日七夜一命亡。話說謝花蘭聽的說出海家店三個字，就有三分懼怕的意思。隨說道：「那一女子話也太長了，況且男女交談，旁觀不雅，這是三錢銀子，你拿了回店去罷！」那女子接了銀子，尙未動身，

第十回 海里虎行霸枚鹿鎮 李懷珠怒殺惡棍徒

三六

公子說道：「賢弟這是怎說，我看此女必有隱情，正要問他，賢弟何故攔擋？」謝花蘭見公子如此，不好再阻，遂說道：「兄長既想問明，那一女子你就依實往下講來。」女子說：「爺台在上，聽奴告稟：」

這女子未曾開口先落淚。尊了聲爺台在上聽端詳。自從那奴兄亡後留此地。每日間常在店中守淒涼。把先時亡兄撇下一切物。到後來費用賣盡打急荒。那知道既來無食誰人問。這纔是人逢難處自悲傷。白日裏忍饑過日還可受。到晚來愁悶夜長實難當。只說是苦熬還有出頭日。誰料想遇着店主起不良。那一日店主見奴容貌美。一心裏要逼奴家作妾房。他說是酒飯房錢銀十兩。又說是販買人口理相當。那時節小奴幾番尋自盡。多虧了對門有個王大娘。那一日他把小奴叫家下。他說道我今與你可相商。因何事你把短見去尋死。奴說是店主逼奴作妾房。他爲俺是個出外女流輩。誰可憐少年女子無主張。他把那琵琶歌唱教與我。俺無奈不顧廉恥到街坊。到那時有了銀子放我走。若還是沒有銀子命有傷。望爺台積福行善把奴救。小奴家刺骨銘心不能忘。洪氏女哭訴冤情哀哀痛。李懷珠一般浩氣達上蒼。衆公明要知其中端的事。但等着下回書中說其詳。

第十回

海里虎行霸枚鹿鎮

李懷珠怒殺惡棍徒

自古英雄打不平 於今豪傑動無明 只因世上多爲惡 惹得少年下絕情

話說懷珠聽女子說完，心甚不平。說道：「洪小姐，不必悲痛，且自回店，等候我隨後就到，救你出來。」洪小姐聞言，心中大喜說道：「既蒙重憐救奴殘生，感恩不盡。敢問爺台貴姓尊

名，鄉居何處，萬一得全性命，好報答深恩？」公子說：「我名李懷珠，係洛陽縣人氏，自幼生性好打不平，豈圖報答。」那女子聽罷，遂即拜謝，就下樓去了。謝花蘭說道：「兄長既是避難出來，何必多管閑事，只可回去了罷。」公子聽了甚是不悅，說道：「濟困扶危，英雄本色，若貪生怕死，豈爲丈夫。」言罷，奮然下樓去了。花蘭見此光景，情知海里虎凶惡勢重，恐怕懷珠遭了毒手，隨叫酒保撤了殘饌，隨後暗暗聽信不提。單說李懷珠來到海里虎店中，一直到上房坐下。跑堂慌忙前來問道：「君子可是下店，可是吃酒？」公子說：「非是吃酒，非是下店，我今前來還賬。」跑堂聽罷，遂進後宅，見主人海里虎說道：「前邊有一小君子前來還賬。」海里虎聞言，自思向來無人能欠我賬，是那裏來這還賬之人？「想着走着，到在上房，見公子面代怒色，就知不是前來還賬。問道：「君子幾時欠賬，前來還賬？」公子說道：「我到不欠你賬，乃是小房那一女子欠的酒飯銀子，特來請算了賬。」海里虎說道：「敢問那一女子與你係何親故？」公子說：「你不必問俺係親故不親故，只管我有銀子還你就能！我再着十兩銀子交付與你，將你的女子叫出來，與我作個侍妾，你豈不是發大財麼？豈不更好呀！」

小豪傑一般怒氣透九霄。罵了聲賊子不必逞英雄。要知道天大還有天更大。須知道山高還有山更高。這是你平素積下冤業債。也算是天理循環在今朝。只知道強佔良女圖快樂。並不管人家煩惱不煩惱。嘗想着霸佔良女爲妻妾。俺也該照着樣子抽一抽。前店中不得海棠洪氏女。後宅內拆了你的親女嬌。恁也該嘗嘗滋味好不好。恁也該試試心焦不心焦。李懷珠說長道短只管罵。海里虎怒發如雷喊聲高。話說這海里虎在枚鹿鎮上恃強霸道，手下有數十個徒弟，四方無賴之徒，俱來拱扶，手下數

第十回 海里虎行霸枚鹿鎮 李懷珠怒殺惡棍徒

三八

百人，常想着橫行天下，今日受此辱罵，如何容得？把口一張，二目圓睜，大喝一聲道：「好小輩如此無禮無法！」他便隨手在架上，抽鎗一桿，照定公子就是一鎗。公子左邊側身而過，又一轉身，望架上抽了鐵錘一柄在手，海里虎還過鎗來，又是一鎗。公子左手架鎗，右手執錘，卽往前打。海里虎用鎗一攔，往後一退，也是冤家路窄，合該喪命。正正在棹子前邊，有一鐵火盆，拌倒了脚，仰面跌倒。公子趕進一步，舉錘照定打來，只聽得克叉一聲響，打得腦漿崩裂，可就嗚呼哀哉了。

上房動了手 掄開錘與鎗 乒乓連聲響 唬壞女紅粧

二虎來相鬪 必定有一傷 不是彼先死 就是此後亡

他二人變臉各掄錘與鎗。霎時間賭鬥相爭在上房。只打的乒乓交加連聲響。小房內唬壞洪門小海棠。常言道二龍相鬥潮海水。又說是兩虎相爭躍山崗。今日里可算好漢遇好漢。誰敢定那個弱來那個強。小店內死了賊子海里虎。今日後一方百姓得安康。若還是傷了李家那公子。小奴家目下一定有災殃。總就是死我一身值多少。最可憐連累青春義氣郎。不言這洪氏小姐担驚怕。海里虎鐵錘之下把命亡。小豪傑提錘邁步店門外。看了看滿地俱是刀共鎗。聽了聽內喊強人莫逃去。小豪傑站在人前氣昂昂。你仗着一狼不能敵衆犬。那知道獨虎由偏能降狼。李懷珠兩柄鐵錘打八面。只打的一伙強人鬧嚷嚷。你看他東街殺上西街去。你看他南街又殺北街旁。不知那洪氏小姐心胆顫。就是那謝家敢有心也慌。眼看看紅日西墜天色晚。謝花蘭忽然有了大主張。

話說謝花蘭提心吊胆，只在旁邊不敢動手，眼看着日已沉西，天色向晚。暗暗的把家人點到

近前，附耳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那家人領命而去，待不多時，回來黃酒一盞，油餅一捲，還有銅錘一對，遞與謝花蘭，接過在手；看着懷珠來的切近，將錘往上一舉，大聲喊道：『好你強人少得發野，有我在此，久候多時了。』懷珠看見是師弟花蘭，走至近前。花蘭將錘往上一舉，懷珠自錘下鑽過去，接過酒與油餅，用在腹中，只覺得兩膀添力千斤。與花蘭並錘靠體，一陣好打，只打到三更以後，大街上靜悄悄，並無一人，花蘭說：『大哥不必在此久戀，你的鎗馬俱在南門以外，還不急速回去。』懷珠聞言，出了南門，果然鎗馬俱在，掄鎗在手，飛身上馬，跑了一轡。心中暗暗自想說道：『且住，今日這場死殺，爲着誰來，我若去了，不止緊要。閃下那一女子，焉有他的命在，常言說的最好，殺人要殺死，救人須救活。待我回去將他救出，再去不遲。』想到這裏，隨勒回馬來到在店內，下的馬來。走至小房門外，叫道：『洪小姐快忙開門，隨我走罷！』這小姐聽的是懷珠聲音，將門開了。說道：『可教奴上那裏去逃命哩？』懷珠說：『你不必多問。』遂即把洪小姐扶到馬上，自己從鎗在手，隨後緊跟，一直奔扑南門去了。

他二人出了枚鹿古郡鄉。如同是因鳥出籠過大江。洪海棠夾馬搖下鳳展翅。李懷珠提鎗邁步虎躍崗。小豪傑心端意正登古道。洪小姐低下頭來暗思想。我與他一無親來二無故。爲甚麼捨命殺了這一場。一愛他報打不平丈夫志。二愛他仗義疎財君子腔。三愛他英雄義氣真男子。四愛他美貌青春少年郎。他如今走遍天下無投向。我如今不能見我爹合娘。但得是他心若隨奴心願。願與他結爲絲羅成一雙。且不言佳人暗愛李公子。小豪傑緊走幾步勒馬韁。

話說他二人離了枚鹿鎮，行了三十餘里，懷珠緊走幾步，勒住馬韁道：「小姐請下馬來，我有一事與你商議。」洪海棠亦不知所爲何事，只得下的馬來問道：「少爺有何心事？請講。」懷珠說道：「離枚鹿鎮上是遙遠，你可上陝西投任去罷！我遍遊天涯去。」洪海棠說：「少爺慢走，奴還有一言告稟，既蒙少爺天恩，舍生忘死，救出枚鹿鎮來，必須將奴送到任上，見了我爹爹，俺父女還有重謝。」懷珠說：「這却去不得，這到陝西千里迢迢，白日怎樣行路，夜晚如何安眠，我不去，你休攀我。」海棠聞言，眼中落淚說道：「咳，奴的命好苦也！」

洪海棠淚流滿面好心痛。尊了聲少爺方才聽奴言。常言道殺人不死添仇恨。又講道救人不活枉徒然。既蒙你枚鹿鎮上救奴命。必須是送到陝西報恩還。既說是隔山阻水路不通。豈不知孤女無伴行路難。若還是途中遇着不良子。難免得三尺白綾掛樑懸。老爺官居四品聲名敗。教少爺救奴一場紙糊船。既不肯把奴送到任上去。願與你結爲絲羅偕百年。洪小姐含羞帶恥求配婚。好不該笑殺懷珠義氣男。衆公明要知姻緣那件事。下回書再說姻緣那一番。

第十一回

洪海棠途中求婚配

李懷玉張家作螟蛉

紅鸞照命到處亨

難中却遇喜相逢

百年夫妻已早定

千里姻緣如線牽

話說洪海棠說罷一切話，李懷珠微微冷笑說道：「這是甚麼說，俺本是堂堂大丈夫，義氣真男子；豈肯做那曲曲小人之事？其中情節，你還不知，須聽我向你道來：」

俺本是堂堂七尺義氣男。休與那曲曲小人一樣看。雖然是綠衣紅裙人人愛。就不怕舉頭三尺有青天。

海里虎欺心行竊，錘下死。我要是求你爲妻，臭名傳。想一想身陷火坑，遭大難。恨不能一步跳在順水船。幸喜的託去地獄出塵世。又想望步登青雲上九天。我若是將你送到陝西去。怎免得小兒談論外人言。豈不知千山萬水路遙遠。又搭上你在青春我少年。我與你少親無故心行路。我與你授受不親夜怎眠。不管你陝西投任去不去。我一心遊穿江湖走山川。小豪傑言罷上馬就要走。洪小姐急忙上前扯衣衫。

話說懷珠說罷，就要上馬而走。洪小姐上前一把扯住，說道：「少爺既不肯送奴投任，還有別論，等的少爺去後，把奴拋在荒郊，尙再遇着不良之人，豈不又是一番羞恥嗎？總不如把奴一鎗刺死，一來全吾之貞節；二來少爺去後，也竟放心。」懷珠冷笑一聲說：「世無此理，我既然將你救下，焉有再殺你之理？小姐一心保節，我情原借鎗與你自用罷了。」海棠說道：「也罷。」李懷珠說：「鎗在這裏，你自用罷。」海棠沒奈何，行了幾步，就去拿鎗，用兩手託起鎗頭，對准前心，哭了三聲爹，叫了三聲娘，就要一死。懷珠覺知不好，說道：「一箇人死在眼前，我如不救，更待何人。」也是公子眼力快滑，脚步活，用脚挑住鎗杆，朝上一勾，勾個鎗杆朝天，鎗頭着地，把海棠勾個嘴吃泥，就跌在塵埃了。

洪海棠一陣痛來一陣酸。只哭的不能語來不能言。一時節止住息氣又出語。他把那少爺連連叫幾番。俺本是三從四德裙釵女。怎比那閑花野草一樣觀。俺也曾自幼從師習文字。我也曾熟讀幾卷列女傳。豈不知禮義廉恥是小事。豈不知父母之命理當然。俺雖是無廉無恥將婚配。無非是世情出於無奈間。一來是得你恩情無由報。二來是哥哥那裏把身安。如今我死不了來活不了。也不知你是惱來你是玩。洪小姐悲悲切切說不盡。李懷珠滿面倍笑說一言。

話說懷珠說道：「小姐不必尋死，站起來再作商議。」海棠說：「陽世之間，無有容身之地，怎麼不叫我尋死呢？」懷珠說道：「我如今指一條明路，你去罷。」海棠說：「家鄉遙遠，又無親眷，那裏有甚明路？」懷珠說：「你婆婆的人來了。」海棠說：「我自幼未許字人，那裏有我婆家人來呢？」懷珠說：「是你不認得的，我就是你婆婆的兒子。」海棠聞言，沈音了半晌。說道：「少爺口出此言，莫非是你把奴收下了？」懷珠說：「收下，只是我四海爲家，漂流在外，你不能嫌我窮呀！」海棠說：「求之不得，豈有致怨呢？」懷珠說：「既然如此，也就罷了。小姐請上馬來，跟我遊穿天下去了罷！」

可笑是如了佳人心頭願。果然是友愛佳偶鳳偕鸞。兩箇人郎才女貌彼此敬。他二人你恩我愛重如山。他二人走遍天下無門路。到後來爲王霸占二龍山。早先裏招兵買馬聚糧草。又來了投明訪友謝花蘭。弟兄們投任柴紹鐵玉將。單等那懷玉提兵平湖南。

話說鐵玉柴紹，領兵平許州，被李懷珠謝花蘭擋住大兵，不能前進，這且按下不題。再說李懷玉尋茶討飯，那日來到許州東關，關內有煬帝駕前一家故臣，名叫張獻。曾做過陣前總兵，只爲煬帝失位，高祖登基，一臣不保二主，隱居林泉。今晚夜至三更，偶得一夢，夢見一支黑虎，骨瘦如柴，跑在面前，口出人言，講說叫我救他性命，醒來時渾身是汗。遍體生津，又不知主何吉凶。等至天明，起的身來，梳洗已畢，吩咐家人代了行坐，坐在大門以外，看看是何應兆。這懷玉來至東關，正往前走，觀見張獻。心中暗想說：「我看此人必非小器之輩，嘗言道，能求一箇君子，不求十箇小人，待我上前央央，想必周濟於我，也是有的。」想到這裏，遂前面行了幾



步，來至近前，齊地一揖稱道：「老先生，府中可有殘茶冷飯，捨於我乞人一碗？」張獻抬頭一看，只見他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舉動厚重，龍行虎步，大有可觀。想必夜來夢兆，應在此人身上，也是有的，我自有道理。說道：「這一乞人，你看天還早哩，辰飯未到，隨我到客廳少坐片時，自然有飯與你吃的。」吩咐家人代了行坐。張獻在前，公子在後，進了客廳。張獻坐下。吩咐家人與那乞人看坐。懷玉說：「來至老先生府中，無有貧人足踏之地，焉敢討坐。」張獻說：「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公子告坐坐下。張獻說：「我看你不像貧家子，為何流落到乞討行中，將你家鄉姓名，一一向我說來？」懷玉說：「老伯容稟：」

李懷玉未從開口淚汪汪。尊一聲老伯在上聽端詳。俺自來家住河南洛陽縣。就在那李家寨中有家門。我姓李父名應龍樞員外。也丟下萬頃田地幾間房。我母親吃齋好善陳氏女。只生下不孝不弟無義郎。只因爲先父去世吾年幼。最可憐萬貫家財付東洋。一來是在家無有存生地。二來是腹中那有戶口糧。我因此離了洛陽投他處。無奈何沿門乞討到此方。李懷玉苦訴真情哀哀痛。老張獻喜在心頭笑臉揚。

話說張獻聞言，滿心歡喜說道：「你也是官門公子，你不知老夫根基，我名張獻，曾在煬帝駕前，官居總兵。自煬帝失位，高祖登基，老夫不事二主，隱居林泉，年近五旬，乏子無後。只有一女，有心把你收下，當一親子，不知你意下如何？」懷玉聞言暗暗想道：「我如今飄流在外，無處存身，不如暫在他府安身，以待考試回來，再作道理。」遂欠身離坐，叩頭說：「爹爹在上，爲兒拜過。」張獻說：「我兒莫要施禮。」吩咐家人快把靴帽藍衫一套，與少爺取來。家人領命而去，又說：「我兒甚麼名，多大年歲？」懷玉說：「兒年十五，本名李懷玉。」張獻說：

「自今以後，莫姓李了，老父與你改名張懷玉，我家無人，只有你母親與你姐姐，名叫美容年十六。」正當講話，忽見家人取衣服回來，接過看了，吩咐家人，把你少爺領到書房更衣。公子跟着家人，到書房，梳洗已畢，脫去破衣服，換上新衣服，回來又與張獻施禮。張獻一看，儼然把箇人改變了，真真叫人可喜呀？

老張獻上下打量小姣生。好一似上方臨凡左金童。嘗言說人是衣裳馬是鞍。果然的就與從前大不同。從前時好似秋後霜枯草。至如今到比春前花色紅。從前時好似蓬蒿殘色敗。至如今如同南山不老松。看前時好似紅銅堆泥土。至如今如同赤金放光明。看前時好似鯉魚困池沼。至如今如同蛟龍起雲中。老張獻越看越愛越歡喜。又把那姣兒連連叫幾聲。衆明公要知叫他話怎說。等着我下回書裏說分明。

## 第十一回 桃花星思配俊俏郎 二美並前生前定就

天差桃花降臨凡 姻緣相定五百年 只爲缺少媒約定 自招羞辱兩三番

話說張獻觀罷公子這個形容，甚是歡喜，一把拉住說道：「我兒不必在此，從我到後宅見母親去罷！」拉住公子，出了客廳，走進二門，又過三門，就是內宅。老夫人在堂樓看見問道：「老爺你拉的是誰家相公？」張獻說：「誰家相公我可拉他，這是咱的兒子。」說着就走上了堂樓說道：「我兒這就是你母親，上前拜過。」公子聞言加禮叩頭，老夫人用手攙起說道：「老爺當真這是那裏來的兒子？」張獻說：「是我方不在大門以外，收來這個兒子。」老夫人聞言，一把拉公子的手，臉對着臉，細細看起來了。

老夫人手拉姣兒要看清。好一個聰明伶俐小學生。只說這今生無子絕了後。誰打想自今有子來傳宗。從今後家郎院子有小主。從今後萬貫家財你照應。只要你二老堂前行孝道。好好的待你姐姐張美容。老夫人提起美容兩箇字。忽然間想起心裏事一宗。

話說老夫人說到小姐身上，一聲吩咐丫環，到綉樓快把你姑娘請來，與你少爺見得一面，認識認識，到後來行走俱便。却說他府下丫環，雖說不少，得用的只有兩個：一名金枝，侍奉夫人；一名玉葉，侍奉小姐。這金枝領了老天人命，來至綉樓，正值小姐在那裏詳夢。我說：「小姐做的何夢呢？」這小姐清晨早起，梳洗已畢，向玉葉說道：「玉葉，昨夜做了一夢，甚是奇哉，你與姑娘圓圓。」玉葉說道：「姑娘，我怎會圓夢，只有看書圓夢的，有憑書一夢的。」美容說：「姑娘夢還上那裏去尋男子來圓夢不成，不過是矮漢中選將軍，你若會圓，就是你圓上來，圓不上來也罷，誰難為你不成。」玉葉說：「圓好圓不好，只要姑娘不怪我，我就與姑娘圓一圓。」小姐說：「我昨夜三更時，做了一夢，夢見個俊俏男子，頂代王帽，身穿蟒袍，來咱府內，雙足站住，懷中抱一塊玉。那時我就問你老爺，我說：那人懷抱甚麼東西？你老爺說：是一塊奇寶，我說明明是一塊玉石，怎麼說他是奇寶？你老爺說：女兒不曉，既到我家，叫他爲石是石，叫他爲寶是寶。醒來乃是一夢，聽時已打三更，不知主何吉凶？」玉葉說：「可是哩！這夢好出奇呀，你看他穿的奇寶，將不是小官，定是大官，你說他在這院內站着，此人萬不能居，要是久居，就該進城相去，就代的必定是個大官。還想必那人後來還到咱家哩。難道說，姑娘認得是塊玉石，老爺就不認的是塊玉石？應這塊玉不說在那院內站着。」美容說：「正是哩。」

主僕二人正在猜疑，忽見金枝上了綉樓，說：「稟姑娘，我老爺今早清晨，在大門外收了一位少爺，年十四五歲，那個人物生得實在齊正，好中看呀，老奶奶叫來請你哩，說叫你姐弟見得一面，以後就熟了。」美容一聞，心中暗想說：「我那個夢實在好奇，正不知怎麼圓法，看來想必應在此人身上。」沈音半晌，說：「你且先行，我隨後就到。」小丫環聞言遂即出樓門。俏佳人左思右想喜在心。急慌忙象牙梳子拿在手。你看他拆開青絲髮萬根。毛竹篦黃楊櫛子把髮正。霎時間三梳兩梳雨裏雲。

左梳右挽盤龍髻 右梳左挽水波雲 盤龍髻已加潮惱 水波雲中射香熏 前梳昭君抱琵琶

後梳齊王亂點軍 昭君琵琶人人愛 齊王點軍愛殺人 左梳青龍來戲水 右梳童子拜觀音

中間梳個鴛鴦髻 挑起一堆菊花心 捧起北方壬癸水 洗去面上舊脂粉 南京宮粉搽了面

杭州胭脂點嘴唇 嘴唇點的紅似火 粉面搽的似銀盆

戴幾根龍頭簪鳳尾簪秀花煮舞插滿雲髻 戴幾對翠珠右瑪瑙前蜜蜂次後彩色琥珀新妍

戴幾朵相翠花玫瑰花戰微微步步打顛 戴一對赤金墜沙羅環都碌碌懸掛耳輪

穿一套來又一套 外邊又使紅紗罩 穿一層來又一層 外邊又使綠衫蒙

大披風小雲肩芝蔴梭小銀鈴走一步爽朗朗人人見愛

束一條百折裙上綉着十樣景觀二眼翠爭爭實實驚人

織錦褲腿縐金綉 竹節帶子五色新 三尺白綾把脚裹 紅緞小鞋綠後根 佳人打扮多一會

姣姣嬌嬌玉美人 十人見了九人愛 自己看見也動心 高叫丫環來引路 後跟多情多義人

丫嬭下樓撲騰騰 小姐下樓格登登 一般都是裙釵女 爲何行動兩樣聲 洗鍋煨灶與使女  
閨閣蘭房女姣容 撲騰騰來格登登 希溜撲騰下樓棚 手扶欄杆把樓下 下了胡梯十三層  
路上走來路上行 路上稍代草花名 草花名字人人會 各自音同字不同 一步迎春初放蕊  
二步杏花別樣紅 三步行來桃花瓣 四步走動柳條青 五步行來蓮花瓣 六步足下藕牙生  
七步海棠花帶露 八步芙蓉面面紅 九步銷銷菊花俊 十步十樣景不同 小姐前行走好快  
堂樓不遠咫尺中 張獻好比張九齡 堂樓恰是廣寒宮 佳人好比天仙女 公子如同左金童  
二人前身早定就 今天見面後合成

老夫人

大開三月蟠桃會。這一會金童玉女兩相逢。張美容輕移蓮步朝上走。老夫人就把姣兒叫一聲。話說張美容上得堂樓來，夫人說道：『我兒懷玉，那是你美容姐姐到來，上前見禮。』公子聞言，起的身來，說道：『姐姐在上，爲弟拜過。』美容說：『有禮相還。』定睛一看，好一個風流俊俏才郎呀！

小公子打躬行禮曲身拜。樓上喜壞了多情女佳人。好一個青春年少讀書子。實在是人物出衆更超羣。一愛他天庭飽滿生的俊。二愛他地閣方圓動人心。三愛他五岳朝拱四瀆稱。四愛他銀牙緊靠朱紅紅。五愛他春風淑和可人意。六愛他秋波精神勾人魂。七愛他聰明伶俐讀書子。八愛他溫柔典雅俏郎君。九愛他直捻身子如仙骨。十愛他少年美貌正直人。恰相似雲天王子離天位。真猶如金童仙人降凡塵。若還是爲此得了郎君配。總就是死到黃泉也心甘。這佳人越看越愛心焦亂。笑吟吟輕啓朱唇問父親。衆明公要知其中端的事。但等之下回書中敘分明。

第十三回 小玉葉傳情兩美並 李懷玉無心遇佳緣

多情多義女娥皇 癡心還意戀才郎 父母不遂心頭願 一股怨氣病着床

話說美容把公子看了一回，心中焦亂，問道：『爹爹，我兄弟多大歲數，叫甚麼名字？』張獻說：『你兄弟今年一十五歲了，本名李懷玉，老父與他改名張懷寶。』美容說：『改姓不改名，就叫張懷玉也罷了。爲何又叫張懷寶？』張獻說：『女兒不知，既是我的兒子，可就在在我，我叫他是懷玉，他就是懷玉；我叫是懷寶，他就是懷寶。』張獻言罷，小姐心中了然，想起他夜間之夢，應在此人身上，果然是實。可惜這等青春才郎，就該招他爲婚，爲何收做兒子呢？不是叫奴空自愛他一場了。正在胡思混想，忽見丫環報道：『啓稟太太，酒筵齊備。』張獻吩咐調棹，不多一時，俱已正齊。張獻坐了首坐，夫人想時論姐弟，東位應該是小姐坐，只因小姐懷恩愛，不敢自以爲尊。說道：『賢弟請坐。』公子說：『姐姐本位，小弟焉敢僭坐。』小姐說：『雖然如此，賢弟初次到府，只骨空子，下次再敘。』張獻說：『到也使的，我兒你就坐下。』他姐弟二人，各自告坐坐下，丫環過來斟酒。頭一杯與了張獻，二杯與了夫人，第三杯應該與小姐呢？論起上下，却該是公子哩，丫環知小姐之意，因此這三杯就放在小姐面前了，美容兩手舉杯，說道：『賢弟請酒。』公子笑說：『爲弟斗膽僭坐，焉敢勞姐姐敬酒。』美容說：『非是爲姐姐敬你一杯，你看堂上雙親，年近五旬，無人侍奉，自今有了兄弟，一早一晚，要你行孝，因此敬你一杯。』張獻說：『與兒落杯。』丫環又斟一杯，你遞與小姐。美容遂使兩手高擎，說：『賢弟

請酒。」公子說：「敬我一杯，爲弟就不敢，但爲何又敬二杯？」美容說：「非是敬你二杯，你看咱萬貫家產，百口奴僕，全無人照管，幸喜有了兄弟，一朝一夕如此煩索，因此敬你二杯。」張獻說：「是理，你只落杯。」丫環看了看小姐面前，仍然無酒，又與他斟三杯。小姐還是如此敬之，這公子變色說道：「姐姐美意，只可再一再二，那有再三再四之理？方纔那兩杯酒來姐姐講話有理，二來爹爹有命，爲何又敬三杯？」美容笑着說道：「賢弟，這酒也非無故而敬，姐姐上無兄下無弟，獨自一身，女流之輩，孤身難立，如今可喜，有了兄弟，終身有了倚靠，因此敬你三杯。」張獻說：「你都落了。」小姐雙手遞酒，公子雙手去接，小姐用左手衣袖遮住爹娘的眼目，隨用右手小指，望公子手中就戲了一指。

俏佳人遞酒三杯把情留。弄的箇義氣男子低下頭。不住的斜眼偷看裙釵女。果然是窈窕淑女君子逑。一愛他芙蓉面上搽宮粉。二愛他青絲光明梳柏油。三愛他秋波含情多神氣。四愛他柳葉眉像賣風流。五愛他雪來銀牙白玉砌。六愛他櫻桃小口紅代羞。七愛他嫩筍玉指把酒斟。八愛他垂金楊柳占風頭。九愛他柔弱身體衣難勝。十愛他三寸綉鞋朱紅緞。好一似九天仙女臨凡世。又如同月宮嫦娥降下方。若要爲人得與此人配。總就是死到黃泉心也休。不言懷玉暗裏誇美容女。張美容意馬難拴不定由。眼看着慾火燒身變了相。老夫人吩咐一聲把席收。

話說張美容在席前觀看公子，一時情動，不覺的把樣子都走了。老夫人一眼看破，酒席未散，吩咐丫環把酒席收了，又向小姐說道：「女兒速回綉樓去罷。」美容說：「俺兄弟才見面，連句話也沒有說，就叫我走，我再與俺兄弟少敘幾句，恰有何妨？」夫人見小姐不肯回去，因向

公子說道：『我兒在家所幹何事？』公子說：『讀書爲事。』夫人說：『好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兒好好用心讀書，以待上京應試，只用你父一箇帖到，管保你金榜題名了。』叫丫環把你少爺送到書房去罷！公子領命告辭而去。小姐看了看公子走了，說道：『我還在這裏做甚麼？』遂亦下了堂樓，這就是氣迷心邪，跟着公子可就走進綉樓門了。玉葉說：『姑娘你也不坐主呢，老奶奶看着哩。』小姐聞言，方纔覺悟，回頭一看，只見他母親還在堂樓門以外看着。少不的跟隨丫環，上自己綉樓中，坐在交椅，如同把真魂引去一般，要哭呀好難受也。

俏佳人自己招煩不安甯。如同是奪了三軍亂了營。渾身上一陣熱來一陣冷。粉面上一片紫來一片紅。又被那丫環看透其中意。滿口裏姑娘姑娘叫幾聲。下樓去好似經鎗猛烈虎。上樓來好似傷弓淡翅鳶。莫非是席前多貪幾杯酒。不就是卜樓卜樓遇寒風。或者是老爺太太責備你。再者是少爺待你禮不週。小丫環提起公子兩個字。俏佳人一口怨氣赴上胸。

話說丫環提起公子身上，美容就長歎了一口氣。丫環說：『姑娘住口，有甚麼心事肯對我說，今日長呀短歎，不言不語，到底是爲的誰來？』美容說：『總有心事對你說，也是枉然。』丫環說：『姑娘呀，有話你還背我麼？只管對我說；我若能辦，必然盡心去辦；若是不能辦，把些寬心言語說幾句，能與姑娘消愁解悶，豈不好些。』美容說：『姑娘這件心事，終久要對你說，你先猜一猜罷。』玉葉說：『就猜着了，不是衣服不適體，定是茶飯不美口。』美容說：『不其哩，照你小爺身上猜罷。』玉葉明知故意說道：『我猜着了，你說今日有了少爺，萬貫家財有主，到後來姑娘出門時節，釵環首飾顏色衣服，定然不如意，是不是呢？』美容低頭含羞說：『



不是呢，你不能猜着了。」玉葉說：「能猜，我就猜着了，只猜的不好，恐怕姑娘見怪。」美容說：「姑娘不怪你就是了。」玉葉說：「早知姑娘不怪，不用三猜兩猜，只用一猜，我就猜着了。姑娘你明明見俺少爺生的俊秀，想着招他爲婿，是與不是呢？」玉葉說到此，只見美容低頭不語，滿面通紅，玉葉又說道：「姑娘，你就是爲着這事麼？俺姑娘呀，你只管放心罷，你這事終久交與我小玉葉身上，作合就是了。」

小玉葉未從開口先發笑。尊了聲姑娘且自放寬心。早看透酒席筵前那情義。俺不是不董人事小丫環。若不是老爺奶奶上邊坐。早經是褒王巫山會女仙。準備着金鍼刺破蓮花蕊。準備着含羞忍恥解羅裙。準備着才子佳人懷中抱。準備着玉露滴濕牡丹心。準備着西廂月下崔張會。準備着姑蘇台上迷嚴君。恁好比織女牛郎河兩岸。我好比鵲橋一道隔水津。也非是丫環對你誇海口。管教你一處春來處處春。

## 第十四回

張美容有心題佳句

李懷玉無意招怨尤

心猿意馬實難拴

任意遂情順水船

本仗玉葉作媒正

誰料張公不上弦

話說玉葉言罷，美容說：「丫環口出此言，你還有什麼妙計嗎？」玉葉說：「我也不用什麼妙計，只用姑娘修書信一封，小丫環送到書房，俺少爺一見此書，諒無不從之理。」美容說：「既然如此，我就修書。」玉葉說：「姑娘你就修書，我就去下書。」這小姐把筆在手，不多一時，將書修成，遞與玉葉收了書札，藏在袖中。提了一壺暖茶，下了綉樓，來至書房說道：「少爺我與你送茶來了。」公子說：「將茶壺放在地下，你回去了罷！」玉葉說：「俺少爺如婢方纔來到

## 第十四回

張美容有心題佳句

李懷玉無意招怨尤

三

，就叫我走，我在這裏說兩句話再走不遲呢？」公子說：「丫頭胡言，你與少爺還有甚麼話說呢？」玉葉說：「非是奴婢與少爺有話說，原是我姑娘與你說話哩！那一日少爺未來的時節，我與姑娘在花園中去玩花，拾了一張字，俺姑娘看了看說道：是箇虎，不知是箇呀虎，你說俺是個閨女家可去問誰呢？俺姑娘因此愁思悶想，想了一身病，幸喜少爺來了，我今日纔得送此與你看一看，是個呀虎呢，好與俺姑娘消愁悶罷！」公子說道：「可曾帶來沒有？」玉葉說：「到也帶來了。」遂即取出遞與公子，這公子拆開一看，原是書字一封：

這公子拆開書皮抽出封。你看他從頭一一看分明。上寫着美容提筆頓首拜。拜上了李家相公得知情。休看得身居螟蛉情義重。想一想誰家義子有後成。俺本是閨閣蘭房貞節女。也算是德容言工件件通。你公子若是不嫌奴容醜。願與你綉樓歡娛到三更。上寫着拜上拜上多拜上。下書着順從順從必順從。其下邊還有四行小字，是七言句一首題云：

公子見字莫疑猜 遊蜂展翅因花開 但得才子佳人配 絕詩題名列二台

話說公子看罷，玉葉說：「看清咧，明白不明白，是個呀虎咧！」公子說：「到也明白。」又說道：「你曉得什麼，待我與你回了書，帶回綉樓，你姑娘一見便知端底。」玉葉說：「却也罷了。」這公子提筆在手，刷刷梅花放彩，點點金星落紙，不多一時，回書寫完，封固停當，付於玉葉。玉葉以爲得意，出了書房，來至綉樓。美容迎着問道：「你少爺可曾許下了麼？」玉葉說：「停當了，這不是回書嗎？姑娘你看罷。」美容用手接過，拆開一看，你道上邊寫的是甚麼言語，聽我道來：「

張小姐拆開書皮仔細觀。從頭兒字字行行看分明。上寫着懷玉提筆頓首拜。拜上美容好姐姐見字知。休看着今宵夜月是美景。想一想爲弟焉敢把姐欺。恁本是金枝玉葉千金體。就不怕說長道短人笑恥。勸姐姐閨門堅守貞節志。到後來自有媒妁把筆提。上寫着拜上拜上多拜上。下寫着參擬參擬細參擬。其下邊也有四行小字，是七言絕句一首題云：

一朵梨花靠粉牆 遊蜂往來過兩旁 傍花無意隨流水 纔然見節烈女行

這張美容看罷字句，只是坐臥不安，腹內好似劍刺，中心猶如刀割，氣上心來，真來一陣好惱殺人也。

張美容觀罷回書好傷心。滿腹中萬把鋼刀刺心腸。滿臉上撲上灰塵四指厚。到何日方得清水臉洗光。這纔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這纔是升雲不能落水江。

小玉葉見他姑娘看罷回書，不知其中事故，便問道：「姑娘你看的明白，到是停當不停當？書中是何言語？姑娘你對我說，我聽聽。」

小丫環不知好歹前來問。問的個小姐倒在象牙床。兩條腿伸來拳去無處放。不住的舉手起來拍胸堂。不住的眉頭雙縐合着眼。不住的一氣短來一氣長。這佳人三日不吃茶共飯。到叫那玉葉丫環着了忙。

話說小姐看罷回書，一來可惱，二來想思人病在床。玉葉一見着忙，急急報於老夫人得知，老夫人聞言，大吃一驚。遂跟定玉葉來至綉樓以上，只見他女兒，臥床不起，眉眼不睜，叫了幾聲，並不言語。老夫人心中甚是悽慘，說道：「我的兒呀！」

老夫人一陣傷心淚珠傾。他把那姣兒連連叫幾聲。好容易懷胎十月千辛苦。好容易乳哺勞神姣養成。

實指望生兒養女防備老。誰打算竭力勞心一場空。若要是姪兒有了好台歹。叫老身百年之後誰送終。老夫人一時哭的如酒醉。忽聽的多情小姐喚一聲。

話說老夫人正在啼哭，美容聽的有人講話，在夢寐之間，一聲呼喚：『相公，是你來了。』慢開秋波，看了看是他的母親在此一旁，遂把二目一閉，又是不言不語了。老夫人聽姪兒之言，就有八分明白了，遂即長歎一聲，說着：『我的兒呀！』

老夫人見此光景暗氣生。他把那姪兒連連叫幾聲。總然是心中有些什麼事。必然是慢慢商議且從容。雖然說女大思嫁是正理。也看是該不來該中不中。你未曾自古及今論一論。那有姐弟二人就把親成。

話說老夫人說到這裏，不覺的又生一股愛女兒的意思來。遂叫道：『我的女兒呀！』

等待我與你父親閒談論。我定然曲曲彎彎細經營。也不是爲你特地誇海口。把這個俊俏男子姑手情。勸女兒放心開懷且養病。管叫你良宵夜月佳期成。老夫人說罷還回堂樓上。綉樓上撒下病人張美容。李懷玉記在許州書房內。再把那月英鳳英明一明。

再說月英鳳英把一雙父母送到衛輝府安身，住了一宿，到了明日，用飯已畢。說道：『母親且住此處安身。俺姐妹二人，回到河南去，找一找你那兒子下落。』徐氏說：『兒呀，恁是女流之輩，叫爲娘如何放心，不如聽天由命，可也罷了。』月英說：『母親只放心，俺雖是女流，與女流不同，總有揭天大禍，俺姐妹二人敢兩手高擎，俺姐妹是去心已就了。』徐氏說：『無是去心已就，中途路上須要小心，不可大意。』二位小姐說：『曉得了。』二家小姐辭了婆母，出了大門，扳鞍上馬，一直的順撲河南大路去了。

二佳人辭別婆母上河南。一個家提轡催馬緊走下。不過是思想結髮恩愛主。不過是想望善氣俊俏郎。走了些高高低低不平路。走了些四四方方流水潭。聽了些風吹田歌聲細細。聽了些百鳥爭巢叫喧喧。見多少樵夫打柴奔山嶺。見多少垂釣漁翁坐一旁。見了些高車駟馬來往過。見了些買賣客商任往還。又見那王孫公子騎駿馬。又見那二八佳人笑容顏。又見那八十老公扶拐走。又見那七歲孩童耍笑玩。走到那鎮店集場問個信。走到那府城州縣訪根源。誰知道府城州縣無蹤跡。那知道鎮店集場皆不傳。那一日姐妹馬蹬黃花鎮。看了看紅日將近辰時天。衆明公要知下回端的事。請出了衆兄數女再敘完。

## 第十五回

吳鳳英力捉水馬怪 黃花關斂錢齊餞行

二八佳人逞英豪 年少身小殺氣高 九里坡前降水馬 黃家莊上又捉妖

話說月英鳳英二個姐妹，正往前走，不覺的辰時就到黃花鎮了。

佳人往前行 舉目着眼觀 樹木多茂盛 潤下流清泉

周圍十六里 樓台首間寬 廈拉闊三丈 吳是水應磚

有一座坐北朝南關帝廟。看了看對聯一付在上邊。上條是義存漢室三分鼎。下條是志在春秋一部書。看了看對門有座觀音堂。門上邊有付對聯甚可觀。上寫着紫竹林中慈悲士。下寫着白蓮台上救難星。

隔壁有個油匠鋪 對聯寫成一洞仙 山上一聲陳雷睨 潤下滾滾流清泉 近鄰就是生藥鋪

對聯寫成岐黃單 四方有病包人好 八百八方保周全 那邊有個裁縫鋪 對聯令人長笑顏

女愛花紅男愛素 冬喜棉來夏喜單 這邊有個木匠鋪 對聯寫的非等閑 雕刻猛虎奔山嶺

第十五回 吳鳳英力捉水馬怪 黃花關斂錢齊餞行

五五

筆描彩鳳飛上天 街東有個過客店 對聯分明好笑玩 茶香酒香五味香 飯噴棗喧米鋪喧  
街西有座蒸酒店 對聯寫的更新鮮 能文能武來飲酒 奈戰三合開酒錢

二佳人看罷一時微微笑。最不可無故信口發狂言。莫說是排兵布陣臨軍隊。只怕你見了興兵心膽寒。  
兩姐妹看不盡的對聯景。忽見小跑堂過來把路攬。

跑堂一攔住 客人聽我言 天到辰時候 爲何不打尖 蒸飯四兩重 燒餅二兩三

包子調和好 火燒園又圓 扁食共麵條 多加油和鹽 飲酒狀元紅 哈茶上毛尖

若還撒扣馬 槽頭又展寬 扞草鋤得碎 香料遂手添 將就吃的罷 那裏不要錢

過了此鎮去 前邊沒飯店

好一個花言巧語跑堂的。將那兩個佳人就下身安。姐妹兩便轉就在前頭走。跑堂的酒飯一齊往上添。  
常言道男兒吃飯如狼虎。依然是女子用飯是猫餐。一時間酒足飯飽撒了去。吳月英只把跑堂問一番。

話說他姐妹兩人，用飯已畢，向跑堂問道：『這離裕州還有多遠？』跑堂答道：『去年只有三十里，如今遠了十五里，是四十五里了。』月英說：『可是州走了，可是路長了呢？』堂官說：『二位君子不知，州也不能走了，路也不能長了。只因內中有個緣故，在這正南有個干坡，名爲九里坡，到如今成了一個水坡，只爲去年十月間，不知那里來了一個水怪，只吃的路斷人稀，買賣客人繞道而去，所以遠了這十五里了。』月英又道：『你可見過有什麼形像沒有的？』堂官說道：『到也見過形像，君子在上，聽我道來：』

堂官開言道 君子聽原因 說起那妖怪 生生嚇死人 像龍龍赴水 像虎能騰雲

前後長八尺 上下過人身 文官驚破膽 武官弔下魂 頭有斗來大 張口似血盆  
有人前來過 不適一口吞 我說你不信 若去恐傷人

話說堂官言罷，月英聽了一遍，說道：『如此凶惡，咱們繞道而去罷！』鳳英說：『哥哥，你在此少等一時，待爲弟去看看，是甚麼東西。』月英道：『如今出門在外，那樣凶惡之物，惹他怎的，不如遠走幾里，却有何妨？』鳳英說：『哥哥不必阻擋，爲弟是定要去。』言罷，出了大門，來至馬棚，把馬牽出來，出得店來，占鎧上馬，一步一步，不多一時，來至九里坡前。抬頭一看，只見蘆葦冲天。荒草滿地，並不見那妖怪下落。這鳳英一來憑着兵法強勇；二來仗着寶劍鋒利，遂勒馬停鞭，大喊三聲說道：『好妖怪，你不出來趕死？』喊罷三聲，霎時間水勢滔滔，狂風大作，從葦草中出來一個怪物，好利害呀！何以見得，有賦：

賢良佳人喊三聲 蘆葦波中起狂風 風聲響 霧氣騰 閃出成妖作怪精 口似盆 牙似釘  
鼻子口內冒火星 頭似斗 眼似鈴 擺頭擺尾二目紅 說是馬 又像龍 四蹄八瓣地生風  
頭有雙角分八叉 項下龍麟一片明 四分是馬真是馬 三分像龍不像龍 銀鬚白尾青雲獸  
身長腰粗危實凶

這佳人正然觀看，那妖怪頃刻間來至近前，凶惡之甚，前蹄抱起，後蹄站立，兩支蹄子抱在一處。約有千斤餘力，望定小姐打將下來。鳳英看了看，既不能破，又不能對，少不得避能！抽馬向左邊一跨，那怪物蹄子，就在右邊落將下來，只打的土起三尺高。那怪物又將身子一縱，望定鳳英又是一蹄子。鳳英把馬向右邊一讓，他起雙蹄，自左邊打將下來，話不過重，一連就是打

了三四回。鳳英看他別無甚麼本事，因在桃花馬上，將身一縱，跳到水馬身上，左手抓緊，右手執鞭，打的那水馬疼痛難忍，搖頭搖尾，四蹄生風。耳邊只聽的風聲大作，不多一時，周圍跑了三四里餘地，一連跑了三次。只跑得那水馬渾身是水，打他也是不動了。鳳英下了水馬來，將桃花馬上鞍轡揭將來，備在那水馬身上，那水馬還是啼跳咆哮。鳳英大喝一聽，那馬貼耳定蹄，渾身打戰。鳳英扣備停當，騎上了雷獸，牽定桃花馬，一直向黃花店來了。

吳鳳英跨了水馬轉回還。直來到店堂降下馬水龍。正此時月英站在店堂門。思想着姐姐去把怪獸擒。未知道能擒怪獸與不能。正在那胡思亂想心不定。忽然間看見鳳英轉店門。鳳英把擒獸之事說一遍。喜壞了合鎮人民衆百姓。

不言衆人一齊歡喜，單說許春宋連兩人，迎面而來。拱手說道：『兩位傑士英雄蓋世，真乃可喜可賀，敢問這是甚麼妖怪？』鳳英說：『非是妖怪，名爲登雲駕霧，銀蹤白尾青龍獸。』衆人聽說大喜，把他姊妹讓至上房坐下，也有敬好茶來的，送好酒來的。許春宋連一齊說道：『衆位街坊們，今日天降奇才，除了妖怪，開了大路，黃花關上始見天日。俺有心與傑士備些車馬，治些盒酒，送些盤程，不知列位街坊意下如何？』衆人一齊說道：『真不錯不錯，大家都是心願的。』許春宋連遂取過紙筆，自富及貧，也有三個的，也有五個的，還有一兩的，結算一算，共計數百兩銀。到大街來治盒酒，與鳳英送來，鳳英拿酒收下，銀兩不受。許春說：『莫非嫌少，如此不恭敬罷。』鳳英說：『可不令載收下就是。』吩咐跑堂殺豬宰羊，要過桌椅板凳，我要待客。許春說：『人多則亂，不擾可也罷了。』鳳英說：『既蒙厚意，焉有不擾之理。』言罷，堂



官一時酒席齊備，都坐下，好不熱鬧呀。

敬讓他二位傑士上席坐。陪坐的就是許春合宋連。上房裏推盃換盞加恭敬。當院裏猜拳行令喜歡天。這個說能以飲酒多飲酒。那個說不必張狂太聲喧。這個說若還放肆失禮節。那個說准備義士笑話咱。這個說此人降馬名聲重。那個說後來一定中狀元。這個說回來仍請此地走。那個說送他一程理當然。且不言衆人席前胡議論。來了個員外黃姓到席前。衆明公要知其中端的事。請看着下回書中再敘明。

## 第十六回

吳鳳英仗劍捉妖怪

黃花莊天現金盃甲

假者假來真者真 真假二字難辨分 一天能買三個假 三天難買一個真

話說衆人與吳鳳英正然談論，忽見一人到席前獻帖。鳳英說：『這是那裏帖？』許春說：『傑士不知，這是正南五里之遙，黃家莊有一黃員外，他家有一女，名喚翠平，三年以前，得了一個異病，屢治不好，今聞傑士大名，特來相請，現在大門以外。』鳳英道：『何不請到席前？』衆人將員外請至席前，鳳英月英起的身，敘禮已畢，各自坐下。員外問道：『傑士尊府貴縣，上姓高名？』鳳英說：『家住洛陽縣人氏，哥哥李懷珠，晚生懷玉。』言罷，宋連說：『員外，你的來意，我早已對傑士說過了，我也不敢留客，吩咐盛價收拾車輛。』月英說道：『俺弟兄原爲訪友而來，實在不能降妖。』鳳英說：『哥哥莫推，就到員外貴府看看，到也無妨。』員外聞言，不敢久停，命家人套車，衆人相送。送至店門以外，兩位小姐辭了衆人，上了車輛，離了黃花關。不多一時，就到黃花莊上，各自下車來，員外拱手相讓。這鳳英舉目一觀，只見那門東牆邊上，貼

着有一曉諭，上邊寫道：其字人黃百萬，下邊寫着四方君子，往來親友知悉：

其字黃百萬 曉諭在大門 家有翠少女 年方十五春 得下妖邪病 請過數百人  
屢治三五次 病未去毫分 有能降妖怪 恩情似海深 女子拜姊妹 男兒結姻親

還有那決不食言四神字。黃百萬親筆花押上邊存。吳鳳英看罷曉諭知其意。自慌忙一同員外走進門。

話說黃員外將二位小姐讓進大廳，敘禮已畢，各自坐下。家人送上茶來，茶罷，即是酒飯，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鳳英問道：「令媛居住那房，妖精來去甚麼時候？」員外說：「小女居住綉樓，每夜二更以後，狂風大作，就是妖精來了；但不知用甚麼鎮物可以驅除？早些吩咐出來，預備定當，免的臨時着忙了。」吳鳳英微微冷笑說道：「那些一切鎮物，虛套哄騙，我今都要他不着，只憑本事行就是了。」

吳鳳英聞聽此言微微笑。尊了聲員外不必聽邪言。時常的念訣念咒假把戲。不過是哄人財物騙人錢。那都是女人行中老婆話。那有這義氣男子信異端。若還是鎮物就能除妖怪。黃先生今日請俺爲那端。鳳英說雖是不用鎮物好。還有那應用之物預備全。迅速的吩咐丫環傳出去。把小姐早早移下後樓廳。預備下燈籠火燭不可少。預備下肥肉三觔酒二斤。預備下釵環女衣要兩套。俺兄弟脫去男衣換女形。等待他二更以後狂風起。你看俺赤手空拳降妖精。小鳳英言罷降妖一切事。到無有喜壞員外老黃公。

話說員外聞言，滿心歡喜，吩咐丫環小子，預備了。講話之間，日已沈西。鳳英說：「黃先生把俺弟兄們早些送上綉樓去，看看形勢，好做準備。」員外說：「小子把傑士送到綉樓去。」小子聞言不敢怠慢，打起燈籠，頭前引路，姐妹二人隨後走進三門，就到綉樓不遠。小子說：「

傑士那一片明的就是綉樓，只管去罷，我不敢去。」鳳英說：「見過形容沒有？」小子說：「却也沒有，說起這話，也有三個多月，不知那裏來個傑士，到撲排多少鎮物要掉：要白銀一百兩，紅綢二匹，黃金兩錠，硃砂四兩，黃表紙十二刀；又要六十斤重的麵老虎一個，及至上了綉樓，一夜並無動靜，到了天明，上的樓去，看傑士嚇死了，所以我真真不敢前去。」鳳英接過燈籠，上了綉樓，看了看到也清淨。姐妹二人脫了男衣，換上女衣，月英說：「今日俺可施展施展。」鳳英說道：「姐姐不必多言，各備兵刃，且先飲酒，看看有甚麼動靜。」

好一個心高胆大吳鳳英。他敢在是非窩裏飲劉伶。一來是憑着他的乾坤劍。二來是仗着兵法武藝精。說一回太公韜略怎麼用。話一回孔明八陣這麼能。試一回長蛇陣勢怎麼破。看了回攻打城池怎麼攻。論了回槍來刀去怎麼擋。談一回劍砍戟刺怎麼對。姐妹正在此閑談飲美酒。忽聽得綉樓門外起狂風。話說他姊妹二人，正然飲酒閑談，忽聽得綉樓門外狂風大作，望外一看，只見上柱天，下柱地的，有一個大怪物來了，嚇殺我也。

兩小姐且瞠病迷往外看。進來了一個成妖鬼怪精。只見他頭似巴斗豬眼暴。只見他口似血盆牙如釘。只見他肚腹身自丈二尺。只見他兩把板斧賽月明。吳月英一見要戰不聽動。吳鳳英雙手舞劍往上攻。那邊相纔見寶劍心害怕。霎時間入地而去影無蹤。

話說那妖怪一見了寶劍，遂即入地而去，不見他的蹤跡了。待不多一時，又起了一陣狂風，依然那怪物又來了，比前凶得更甚呀。

忽聽的樓外二次起狂風。看了看這妖更比那妖凶。只見他青臉紅花藍靛手。只見他兩個眼睛兩盞燈。

只見他口吐舌尖一尺二。只見他手託長槍八尺零。吳月英兩把鋼刀左右舞。吳鳳英一對寶劍往上迎。那妖物不敢招架不敢破。霎時間復又入地不見形。兩人等候有多時無動靜。這才把家人小子叫一聲。

話說二位小姐等了多時，不見動靜，便喊一聲道：『你們快來拿住妖精呀。』員外早已預備停當，叫僕人在廚房中吃的吃，喝的喝，聽的叫了一聲，一個個手拿切菜刀，杆麵杖，火棍，一齊上了綉樓，看了看不見甚麼東西。問道：『傑士，那是恁拿的妖精呢？』鳳英說：『入地而去了。』小子說：『這好分明是恁害怕，叫俺與恁作伴，是不是？』鳳英說：『莫取笑，快拿鐵鍬來我用。』小子即尋了兩把鐵鍬，掘開地磚，往下就掘，竟是掀也不動，無奈四外搜掘，掘出大石盒一個，上有硃砂大字，寫的是若得石匣開，但待二英來。鳳英看了說道：『時辰到爲何不開？』說了一句，只聽撲刺一聲響亮，把個石匣打得粉碎。內中兩個小石匣，一個上寫『月』字；一個上寫『鳳』字。看了看，原是活蓋，用手揭開，不好了，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滿樓上就像火起的一般，那衆僕人無不駭怕，鳳英近前看，原是金盃金甲。說道：『衆人不必害怕，不是妖怪，原是個奇寶。』兩位小姐穿起帶起來，真如天神一般。小子說：『傑士，不必在此，請前廳去罷。』兩位小姐下了綉樓，往前廳走。早有人報於員外，員外聞言，隨即向後宅去瞧。走至二門，正與二位小姐相迎，抬頭一看，就大吃了一驚也。

兩小姐降妖捉怪回前廳。黃員外走至二門兩相迎。猛然間舉目抬頭金光照。把一個年邁員外吃了驚。昨晚上看他好似金童子。至如今好似大帥左天蓬。俱都是頭帶金盃起祥瑞。俱都是身穿金甲照眼明。平素里匣藏盒封無價寶。臨陣去入藥不過鎗刀定。誰知道二位洪福齊天大。至如今好似大寶賜才能。

起先是都是無福全死了。若不遇傑士收寶女必傾。黃員外不知不覺心中喜。一回手拉任傑士到前廳。衆明公若要知曉其中事。等只等下回書中再敘明。

## 第十七回

吳鳳英假男許婚配

張美容真女鬧書房

堪以時人事弄假 誰知假事卽成真 都緣世上人多假 迷却紅塵無數人

話說黃員外看了多時，原是國家奇寶，一伸手拉住，來至廳前。又是謝勞，又是拜喜，遂吩咐家人速擺酒筵慶賀，不多一時，俱各齊備，分賓主坐下。員外又那百般的恭敬。

黃員外待客廳中排酒筵。只落的滿腹心事話難言。等的那酒過三巡菜五味。又將那傑士連連叫幾聲。現如今降馬捉妖名頗重。大約來久後一定中三元。也非是老漢高攀富與貴。俺不是忘恩負義失前言。一來是小姐病症今該好。二來是傑士成名自不凡。三來是早早曉諭大門外。四來是外人皆知四海傳。這可是公子昨晚親眼見。可不是虛傳假意沒實言。咱把那曉諭二字且不表。不過是有個良辰交拜天。黃白萬酒席筵前許親事。吳月英滿面陪笑把話談。

話說黃員外當席許親。月英說：『黃先生之言，本該應允，爭奈俺是出門在外之人，又無父母之命，就爲不孝，實在不敢應。』鳳英說：『哥哥不必推阻，黃先生一言既出，重如山岳，若不應允，面上就不好看了。』月英說：『既然允親，就應該謝。』員外說：『允了親事，就是百般傲幸，不敢勞謝。』正然講話，忽見後宅跑出一個丫環說：『俺姑娘沒有病了，如今又說又笑，又要吃飯哩。』員外說：『曉得了。』又吩咐小子把你姑爺送到書房，小心伺候，但等過了三

天，你姑娘着實好了，看個良辰，一拜花堂。言罷，二位小姐辭了員外，來至書房。月英看了看，別者無人。低言說道：『妹妹，你好不該允親。允親不打緊，要若拜天地入洞房，那時節妹妹該當如何？』鳳英說：『姐姐你且放心，俺治好他的病症，降下他的妖怪，就是他的個救命恩人，俺有好意於他，他豈有惡言於俺。如今咱找遍河南，不見他弟兄信息，就在這裏安身。等秋後開了大場，他弟兄必然應試上京，到那時候，再訪他弟兄不遲。』書要截斷爲妙，且說那三月初二日，就是良辰，他二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這正是：

桃之天天三月三 之子于歸鳳和鸞 男婚女嫁本至理 洞房花燭假姻緣

吳鳳英當玩耍坐書館，黃翠平真心實義嫁夫男。急忙忙移着羅幃向外看。笑哈哈推開交椅用目觀。常言道男兒女相主大貴。果然是新郎容貌姣又姣。喜孜孜觀罷一回心燥亂。悶攸攸海水漲漫腹內焦。輕閃閃雙手挑開羅幃幔。明明朗燈下現出女多姣。笑吟吟芙蓉面上搽宮粉。黑真真青絲烏髮朱繩交。忽令令秋波杏眼柳葉眉。恍當當窈窕身子楊柳腰。姣嫡嫡慢款金蓮行俏步。紅鮮鮮朱唇一點似櫻桃。黃翠平行至書案停身站。吳鳳英愁上眉頭聲音高。

吳鳳英說：『小姐不自保重，來至書案，有何話說？』翠平含羞答道：『相公，二更以後，何不安寢？』鳳英說：『小姐生長宦門，讀書識字，我有一首詩句，你若能對得上來，我就情願奉陪小姐安眠；如對不上來，你還守孤單去罷。』翠平說：『願問請講。』鳳英說道：

男婚女嫁是良緣 良宵夜月非偶然 雌鳥若得雄鳥配 試問雄鳥在那邊

黃翠平說：『這詩也不見出奇，若要是我對得一對，有何難。』遂即說道：

男喜洞房花燭夜 女愛佳期借鳳鸞 才子佳人恩愛重 雌鳥雄鳥何須言

吳鳳英說：『胡對起來了，你不能曉得，我向你說明，這女子與女子，如何成親咧？』翠平道：『這話我就不信。』鳳英說：『我自叫你信。』遂卽脫去鞦韆藍衫，現出兩節女衣，翠平問其緣故？鳳英把後前之事，一一說了一遍。把翠平那個興頭，活活就去八分，待有片時說道：『多蒙姐姐救我，實指望鋪床疊被，以報救命之恩。誰想你也是個女子，罷罷算了。姐姐訪着李公子，我與你一同事一夫，不知姐姐尊意如何？』鳳英說道：『既是妹妹情願，我有甚麼不肯，只要啞言，莫叫外人知之。』翠平說：『夜已深了，你我各自安歇了罷。』

從來是男婚女嫁是良緣。今晚洞房花燭少夫男。雖不能雲雨歡會佳期美。也算是你恩我愛重如山。吳鳳英恭而有禮親又敬。黃翠平心誠意實香日甜。翠平說遇着公子共衾枕。鳳英說妹妹先成並頭蓮。這個說今生今世恩合愛。那個說後生世世來結緣。姐妹倆一夜難盡恩愛語。不覺的東方發白明了天。吳鳳英黃家莊上且記住。回文書再把美容言一言。

話說張美容害病，不覺到三月初十日了，正是清明佳節。美容一聲使叫丫環。恰往那裏去了。玉葉連聲答應，跑至近前。說：『姑娘說下咧！』美容說：『姑娘在昏迷之間，只聽得備下甚麼供物，甚麼紙馬，莫非你姐姐爲姑娘病症，那裏去降香，往那裏拜佛，是呀不是？』玉葉說：『不是咧，今日清明佳節，家家上坟掃墓。』美容說：『每年上坟，你老爺初初必叫姑娘前去，今日並沒吩咐一聲？』玉葉說：『老爺恰說叫姑娘去的，老奶奶說你有病，叫你在家養病。』美容說：『你少爺可曾去上祖坟去了麼？』玉葉說：『老奶奶說叫他去哩。』老爺說：他讀書，到秋

後叫他去應試哩。』美容說：『你少爺沒去麼？』玉葉說：『未去。』美容說：『丫環，你趕速取壺茶來我用。』丫環領命而去，不多一時回來，已見姑娘起身，正頓衣服，接過茶壺，下了綉樓，一直往書房而去了。

這才是織女一心渡鵲橋。今要去歡會牛郎任逍遙。提一把茶壺借他作媒證。拿一條紅花汗巾嫩又姣。走至了書房以內停足站。嚇是個公子舉目偷眼瞧。只說是丫頭前來送茶水。不知是姐姐親來不敢勞。只見他烏雲蓬鬆未理調。只見他秋波眼內多倦困。只見他面容憔悴無宮粉。只見他粟米銀牙白玉砌。只見他半染不紅朱色挑。只見他十指瘦尖現茶盞。只見他三寸金蓮站不牢。只見他牡丹體態多帶病。只見他楊柳腰細怕風搖。李懷玉觀罷姐姐離了座。那佳人輕啓朱唇聲不高。衆明公要知其中端的事。等片時再往下說要清交。

## 第十八回

### 李懷玉無奈許婚姻

### 老張獻怒氣逐螟蛉

理真男子美貌端 佳人一見動心猿 因爲一件恩愛事 自招羞辱兩三番

話說李懷玉見美容欠身離坐，滿滿斟茶一杯，兩手高擎。說道：『相公請茶。』懷玉說：『姐姐爲何如此，爲弟敢勞姐姐大駕，親身獻茶。況且姐姐講話差矣，如今既爲姐弟，不論爲何，只稱我相公二字，是何道理？』美容長歎了一聲，說道：『相公呀！你聽我道來：』

你把那如弟二人放開懷。俺如今一心只要赴瑤台。要知道兩樹開花非一姓。須曉得姐弟不是同胞胎。俺也是二八閨閣裙釵女。又不是容顏醜陋體貌歪。恁本是聰明伶俐讀書子。爲甚麼糊塗心住悟不開。



俺也曾遞酒三杯留情意。爲甚麼假裝不知光發默。俺也曾命過了頭把書下。爲甚麼直言壯語問裙釵。奴爲你茶不思來飯不想。奴爲你睡臥牙床起不來。奴爲你睜眼像你面前站。奴爲你幾番合眼兩和諧。這是我忙裏貪閑得個空。特意來書館之中會郎才。望相公莫怕開懷須放膽。愿只愿蜜蜂展翅花早開。這佳人說着就要成婚配。那公子只是低頭不敢抬。

美容言罷，李懷玉說：『這是怎麼講，若是旁人知道，這還了得，你趕速回上綉樓去罷。』美容說：『佳事不成，要妄想叫我回去，是萬萬不能。』懷玉說：『姐姐保重身體，你聽弟有幾句良言相勸。』

這公子躬身施禮把話宣。尊了聲姐姐聽弟有句言。你縱不烈女傳上想一想。就不怕說長道短人笑談。老爹官居一品聲名重。至如今那有一人敢妄言。大姐姐總鎮之女千金體。才稱得金枝玉葉花滿園。不論你輕出粉牆不常緊。豈不怕外人談論笑話咱。勸姐姐將身早回綉樓去。方免得外人口中說真言。李公子執意不從佳期事。張美容心中有了巧機關。

話說懷玉再三不從親事，美容說：『你若想在張家爲後，允從親事，好比步入天台一般，若不允親事，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呀！』

你不必花言巧語把我瞞。我叫你來時容易去時難。這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這就是畫龍不成落水潭。常言道能自虧人莫虧己。俺豈肯輕易留你在家中。

懷玉說：『姐姐口出此言，莫非是夢將爲弟逐出門外麼？』美容說：『那却不然，只在我咧。』

只用俺書館以內吶聲喊。暫時間鄉約地保把你拴。

懷玉說：『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爲弟有何罪過？』美容說：『我說你就有罪了。』俺就說今日從你書館過。你將俺拉進書館強鳳鸞。只用俺一把抓破梨花面。只用俺兩手扯碎綠羅衫。管教你遍身是口難分辨。一時間繩捆鎖綁要當官。說不了國家五刑怎麼受。怕的是秋後出決誰可憐。打聽得城內死了你公子。俺奴家三尺白綾把樑懸。到那時陰曹地府找着你。俺兩個一定要成並頭蓮。這佳人虛情假意要吶喊。嚇的個公子魂飛到九天。纔說了順從順從從下罷。不好了大門以外人馬喧。

話說美容小姐正然纏繞公子，忽聽的人馬鬧雜，正是員外夫婦上坟回來。嚇的公子魂飛魄散，小姐胆戰心驚，慌忙出了書館，往後宅去了。誰打想未進二門，又被張獻看見，他女兒從書房出來，心中着實的惱怒。到堂樓少坐片時，茶也未吃，回上前廳去了。老夫人看見去的風頭不順，遂叫丫頭快快跑到閃屏以後，聽你老爺說些甚麼話！玉葉領命去了，在閃屏以後，聽的張獻叫道：『胡振那裏？』胡振答一聲，說：『老爺喚老奴有何吩咐？』張獻說：『今日書館中之事，你少爺甚是可惡，只用你今晚打一報來，就說你舅爺身得大病，有人叫你家太太前去探病，我命小畜生前去，用你送到中途路上，一刀兩斷，將他殺害，方消我心中之恨。』胡振聞言，往後兩步。說：『老奴曉得了。』玉葉細聽真切，急回堂樓，稟於老夫人。老夫人心思想，說：『今日之事，豈不屈了李家公子麼？』丫頭，這事咱也不能做主，你速速到綉樓，啓稟恁姑娘，任他自便去罷。』丫頭走到綉樓，對小姐一一說了一遍。美容聞言，沈吟多時，把胸堂捶了幾捶，金蓮跺了幾跺。道：『罷了，也是命該如此。』遂即收拾散碎金銀，顏色衣服，包裹行李，收拾停當。

；又叫丫頭將好馬備上一匹，牽到後花園內。丫頭領命而去，小姐下了綉樓，來至堂樓，見了老夫人。說：『爲兒做下無恥之事，母親快與兒拿個主意。』那老夫人說道：『我那兒呀，你父親正在盛怒之時，爲娘不能作主，任兒所爲罷。只是又屈了那李家的孩子！』小姐聞言，不覺的痛淚滔滔，叫了聲：『娘呀，只苦了你了！』

張美容聞言不禁淚兩行。不住的悽悽慘慘叫親娘。好容易十月懷胎千辛苦。好容易三年乳哺熱與涼。只說是生兒養女防備老。誰打想到做黃梁夢一場。若要是爲兒後來得了意。俺一定忙裏偷閒探親娘。張小姐一時哭得如酒醉。老夫人一氣知來一氣長。母女們一言難盡離別苦。忽聽的丫頭一旁叫姑娘。

話說美容小姐，正然與他母親啼哭，丫環說：『姑娘不必哭了，馬匹牽到花園。』夫人說：『我兒不用哭了，也是命該如此。』美容小姐止住淚眼，遂辭了母親，跟着丫環，來至花園，上了坐馬，只撲前邊，等待公子去了，這且不提。但說張獻一聲叫道：『家人喚你少爺。』家人領命而去，不多一時，公子到得客廳，施禮已畢。說：『爹爹你把孩兒喚來，有何吩咐？』張獻說：『我兒那曉爲父上了幾歲年紀，上坟回來，午飯未用，這時覺肚中餓了，吩咐廚下造飯來，與老父同用。』言罷，令人掇上酒飯，酒飯將終，張獻使了箇眼色。胡振跑至近前說：『啓稟老爺，我舅爺身得大病，有人前來請我太太去看。』張獻說：『曉得了。』待有片時說：『我兒你舅身得大病，你母年紀高邁，如何能去。況且黑夜淒淒，有心叫我兒替你母親前去，不知我兒意下如何？』公子說：『爲兒行孝，理之當然。』張獻說：『好個孝順兒子。』叫胡振速備一匹大馬，隨你少爺去探病。』公子遂辭了張獻，來至大門以外，上了馬匹。胡振亦上了馬，主僕二人，遂一

直上大路而去了。

李公子催馬提轡頭而走。後跟着胡振隨後馬能行。常言道紅裙綠衣最無情。弄的個義氣男子跳火坑。主僕們暗地定下傷鬼計。那知道多嘴丫環走了風。丫環到綉樓見小姐送信。早行程快馬提刀向外行。他在那曠野荒郊來等候。那知道陽關大道岔路行。若不是胡振心上有天理。纏就是十個公子活不成。只說是身居螟蛉情義重。誰想到今日絕了父子情。方說是此地就是安身處。誰想道自此一回命歸陰。老胡振安心要救李公子。怕的是家下丫頭走了風。

## 第十九回

### 李懷玉黑夜逃災難

### 張美容父女大交兵

從來萬事皆由天 相逢相遇是前緣 君如不信回頭看 事事相根幾萬千

話說胡振領了公子，心中暗想，今日之事，並非少爺之過，若是聽了老爺之言，害了少爺，我今生不如人，還要修個來生。我如今把少爺領到俺家，再作定奪罷了。那知張獻又使有家人打探信息，打探明白，回來報於張獻。張獻聞言大怒說道：『好個胡振，膽也不小，你們將教手頭與我喚來。』教手頭李能，來至客廳，問道：『老爺將俺喚來，有何吩咐？』張獻說：『胡振違我命令，甚是可恨，命你帶領四十名打手，隨老爺前去，將他拿來殺了。』李能領命前行，張獻卽上馬，帶領四十名打手，從後追趕前去，暫且不提。再說張美容在那荒郊，不見公子，心中發躁，把馬催開，左右盤旋，南北找尋。忽聽的人馬喧叫，聽了聽是他父親的聲音。他說道：『小畜生，甚是可惡，一定拿他殺了方休。』美容聞言，把馬一提，攔住大道，衆人一聲招呼，甚麼

人攔住去路。』美容說：『我是恁姑娘。』張獻知是他女兒，心中大怒，將馬一推，來至近前。說道：『我把你這小畜生，不在家中，到此曠野招風惹草，要你何用。』言罷，望美容就是一刀，那美容不慌不忙，用刀架開。說：『你是俺生身父親，頭一刀俺不還手。』張獻說：『莫道一刀，就是十刀八刀，料你不敢還手。』言罷，又是一刀。美容說：『我看俺母親面上，二刀還不同手。』話不可重敍，一連劈了三刀。美容說：『爲李家公子，是你記名義子，這三刀俺也是不同手。』張獻心中更加惱怒，又是一刀。美容急架相還，真乃父女二人就殺一處了。好一個粗心大膽張美容。竟敢與生身父親動刀兵。老張獻偃月大刀劈面砍。張美容綉絨大刀劈面迎。老張獻雖然居過總兵職。至如今殘高邁兵法鬆。張小姐雖是年幼力量勇。他豈肯忘了父女骨肉情。不過是掛牽公子李懷玉。也不過擋住去路不放行。老張獻刀去刀來生死路。小美容馬走馬住折架功。老張獻刀法不勝親女妙。忽然間一條計策上心中。

話說張獻不勝女兒美容，只急的渾身是汗，徧體生津。忽然心生一計，遂向李能說道：『我在此這裏與你姑娘交戰，你們亞亞的從小路上去，到胡家莊上，急速把那小畜生殺了；胡振全家，也是一口莫留。』李能遂奔胡家莊不提。且說胡振領着公子，到了自己門首，下的馬來，即跑至門房前，高叫開門來。胡振家中，別的無人，只有老婆孫氏；女兒玉蓮。夜晚母女二人，正在房中紡花，忽聽有人叩門，玉蓮聽的是他父親叩門，說道：『俺娘呀，俺爹爹回來了。』孫氏說：『這般時候，還來家來做什哩！』玉蓮忙站起身來，出了草堂，至頭門，將門放開。說：『爹爹回來了，』胡振說：『回來了，俺少爺在此，還不同避。』玉蓮聽說，往暗地裏一躲，他二人過

去，進了草堂。玉蓮心中暗想：「往年我在張府伺候，並未見這位少爺，這是那裏來的，這一個少爺咧？我要倒看看，將身躲在門東邊，玉蓮偷看公子不提。單說公子進了草堂，胡振看坐，公子坐下。公子說：『胡振，你領老爺言明，往你舅爺家下探病，爲何將我領到你家來？』」胡振言道：「少爺你還在夢裏呢！只爲你在書館那件事，老爺令家人將你殺害，探病是假。」這公子一聞此言，胆戰心驚說道：「胡振你快救我罷。」

這公子聞聽此言胆戰驚。只把那胡振連連叫幾聲。細思想今日書房那件事。你看俺只可屈情不屈情。雖說是做了他家螟蛉子。俺不過一番敬來兩番恭。你老爺家教不嚴降我罪。怨只怨家中賤貨張美容。他不該酒席筵前留情意。他不該一封情書到書房。他不該親身降臨書館內。他不該強逼佳期鸞鳳交。你老爺也該看看誰的錯。你老爺也該看看通不通。貪順他瞞心昧己將人害。還不知頭上青天容不容。望胡振早尋良謀將我救。到後來終身不忘你的恩。草堂內哭壞公子李懷玉。屋門外嚇殺玉蓮女花童。老胡振夫妻低頭無有計。忽聽的大門以外喊一聲。

話說公子正然啼哭，忽聽門外喊叫。胡振知道是李能來了，想必老爺知曉，差他來拿他的，這事可怎麼哩！李懷玉聞言，頭上走去真魂，用手拉住胡振說道：「快救俺救俺。」胡振說：「老奴爲着少爺，俺舉家性命不保，叫我如何救你？」他二人忙亂不提。單說胡玉蓮在門外看見公子，這個形容，恨不能一步闖進門去，與他講話。不好，爭奈他父母在此，可喜父母手足無措，一步進的門去。說道：「爺爺，緣何失驚，交付於我，只管開門，到也不妨。」胡振忽然想起他女兒在張府與他姑娘，在花園中習了一鐵棒錘，步下立打八面，馬上能拍千軍，交付於他，也無

妨礙。遂叫女兒快把少爺領到小房去罷！玉蓮將公子領到小房，胡振走至前門，將門開放，說道：『衆位兄弟們，到此何幹？』李能回道：『俺老爺差你所幹何事，還來問俺？』胡振說：『那事我已完了，離家切近，回家探望探望，不時就回去回稟老爺。』李能說道：『那話你休來哄我弟兄們，只管進去搜尋。』言罷，這四十名打手一擁而進，到了草堂，找了三回，不見公子。李能說：『那邊還有小房，只管進裏去找。』誰知胡玉蓮早已預備停妥，聽說要找小房，一步跑出門外，掄開鐵棒錘，一陣好打也。

胡玉蓮手使鐵棒發了風。這一回四十名人走不清。吳家莊也算不該懷玉死。幸喜是結髮夫妻吳鳳英。許州城懷玉二次遭磨難。又有那天降桃花張美容。胡家莊萬丈火坑捨身跳。也算是天月二德有救星。大揚莊若非多情皮仙姑。如何能七篇奇文中頭名。若不是常家莊上秀蘭女。怎能到掛印封侯調領兵。咱把這後來吉凶且不表。眼看着四十人役跑個清。爲甚麼處處皆說女子勇。皆只爲困住臨莊女曲情。那些人順着大路跑得快。胡玉蓮手提鐵棒不放鬆。往前趕眼看一里有餘路。正遇着多情佳人張美容。不言玉蓮追趕家人，再說張美容正與他父交戰，心中想道：方纔有許多人，兩旁站立，這時怎麼就不見了。呵是了，路邊過去，上胡家莊提拿公子也是有的。公子有了失閃，豈不枉費了一場好心，不如早早打發我父親回去，我好尋找公子。想到這裏與他父馬跑對，使了個刀口朝上，刀背朝下，重重舉上，輕輕落下，把父親打落馬下，也不管他死活，遂揚長去了。那胡玉蓮正趕衆人，忽聽的馬乍響鈴響亮，美容聽的是玉蓮聲音，問道：『你是玉蓮妹妹嗎？』玉蓮說：『正是。』美容就問他你少爺，可在你家麼？』玉蓮說：『在俺家內，快速隨我救護少爺去罷。』他

二人一個馬上，一個馬下，不多一時，就來至胡家莊上。美容下的馬來，走至院內，不見一人。明公這胡振夫妻，那裏去了，從前他女兒與衆人動手，那時嚇的他夫妻無處所藏，下一頭扎在牀底下去了。

他二人到在家中多時候。看了看不見一人院中存。不知是爹娘二人那裏去。今叫我去向何處把他尋。衆明公要知下文端的事。單等只下卷書中接前因。

第二十回 張美容大鬧太平鎮 白玉蓮自招意氣勇

萬般由天不由人 害人如同害己身 賠上女兒作妾小 到惹人間笑破唇

話說胡玉蓮與張美容，二人來自家中，站立多時，不見一人。玉蓮想了想說道：『我爹娘必然藏在屋內床下。』進的屋去說道：『爹爹娘呀，你快出來罷。俺姑娘來到咱家了。』胡振夫妻聽罷，遂從床底下走將出來。看見美容就說道：『罷罷，姑娘來了，還怕他怎的兒呀！你快把少爺請來罷。』玉蓮說在小房，領着公子，到了草堂，美容望見公子，停身站住。懷玉望見美容，不由的一陣好惱呀。

這公子一見佳人怒冲天。只把那賤人連連罵幾聲。想當初原郡家下遭橫禍。好容易胆戰心驚到這邊。雖然在你家做了螟蛉子。不過時暫避風雨把身安。從先前你父待俺恩情重。皆只爲賤人身上起禍端。想一想身是千金自輕賤。就不怕水性楊花臭名傳。幸喜的胡振且自存天理。爲甚麼無廉無恥到此間。這公子惡言惡語聲聲罵。那個人低頭無語好傷慘。



話說美容小姐聽的此言，滿眼落淚。胡振說：『這就費事，老奴千法百計，恐其不能救你，幸喜俺姑娘來了，老奴才得放心，爲何惡語傷人，女兒還把少爺領到小房去罷。』少爺去了，小姐在此，還是啼哭不止。孫氏說：『姑娘不哭罷，他是個男人家，說幾句有那意思哩！惡夫婦還是奸夫婦，還能改了不成麼？哭的俺少爺惱了，若是真不要你，那可怎了。不過叫他陪事陪事，你就是了。』小姐聞言，止住眼淚，只是長吁短嘆。孫氏說：『你也不用嘆了，我且去勸說俺少爺去罷！』到了小房，見了公子說：『俺少爺，你是怎的了？噯呀！既到這個成色，你就還中的麼？你再細想俺姑娘，身居宦門總兵之女，那些玷辱於你；二來金枝玉葉，美貌如花，也不虧負於你；三來你是男人家，你看俺姑娘原是女流之輩，提筆千言，出口成章，上馬有萬夫不當之勇，況且此來有許多金銀財寶顏色衣服。你要收下俺姑娘，一來不少吃的，不少穿的，無論他走到那裏，皆萬無有閃失。』公子說：『一言方出，悔之晚矣。』孫氏說：『好沒意思，你與我到草堂，好話多說幾句，可就停當了，咱就去罷！』公子跟着孫氏，到了草堂，望見美容，滿臉陪笑說道：『方纔失言，有罪有罪，切莫要見怪！我小生陪禮了。』美容連忙還禮說道：『方纔教訓小奴，自是正理，却也何妨；又教相公與我陪禮，正是罪殺妾身了。』

好一個鋼唇鐵舌孫夫人。如向時善說六國名蘇秦。常言道知病下藥服服效。又說是知梢論根句句准。見了那小姐就說有不是。見了那公子也說理不真。說一回多欽多敬是良女。論一回寬洪大量好夫君。說的個公子閉口沒了氣。說的個小姐無語笑吟吟。公子說不是還是我不是。小姐說不是還是奴自身。公子說小姐須寬恕俺過。小姐說公子不懷奴感恩。夫妻兩含哭就笑如一體。夫妻們有恩有愛是一心。

霎時間夫唱婦隨無別意。老胡振說道此處莫久存。

話說胡振見他夫妻含哭就笑，並無別意。說道：「少爺姑娘，此處不可久存，你夫妻二人，不如上京趕考，若還得中，不負老奴救恁一場，老奴也要回到原郡去哩！」明公不知，玉蓮在他母親旁邊，聽說打發他姑娘起身，把他娘拉了一拉。孫氏心下明白，說道：「我把你這個老公殺的，你沒有看見咱那女兒，把少爺拉上來，領下去，黑夜三更，你叫少爺去了，把咱那女怎麼安排呢？」胡振這纔想起，說道：「少爺這事，如何是好？」懷玉向張美容說道：「好娘子，今晚小生之命，若非玉蓮打救，早已命歸陰了，算是他恩惠不小。小姐就該把他安置了方纔好！」美容說道：「家有千口，主是一人，相公安置纔好，爲何就推在妾身上？」懷玉說：「甚麼夫妻二人，今就是夫妻三人了罷！」胡振說道：「老身就謝過少爺。」玉蓮說道：「姑娘少爺，此處不可久存，看馬來，咱夫妻起身。」胡振拉過馬來，先打發他夫妻三人起了身，然後又收拾行李，他夫妻二人也回原郡懷州去了。

且不言胡振一心返故鄉。再說他夫妻三人上長安。雖不是天子傳軍出宮院。却有那保駕將軍在身旁。左邊是跨馬提刀美容女。右邊是催馬把胡胡玉蓮。雖然說夫妻同心登古道。那知道喜怒哀樂不一般。李懷玉無語低頭一路上。不住的珠淚點點濕衣衫。也不知前世燒的好香少。也不知今生該遭禍萬千。也不知同胞哥哥在何處。也不知母親身安不身安。老天爺保佑懷玉得了第。願許下馬豬口羊謝神前。不言這公子心中胡禱告。到沒有喜壞小姐張嬋娟。張美容提轡催馬奔前川。不住的斜目偷看俊俏郎。自從那酒席筵前見愛他。好叫俺自招羞辱兩三番。也只說難以成就恩合愛。想打想二船也上俺的官。

好比就猴不上樹多敲鑼。又好比馬不上場緊加鞭。可算是心滿意足完了事。願許下長安燒香正二年。不言這美容小姐心暗想。那北廂愛殺女子胡玉蓮。胡玉蓮催馬揚鞭奔長途。不住的打量那個少年郎。只說爲人奴婢的無好處。恰得個俊俏男子配鳳鸞。到幾時同床共枕了宿願。也不枉陽世之間走一場。却不願老夫少妻爲正配。願只願同年等輩爲妾方。這可是足了俺的心頭願。願許下泰安神州燒長香。正是他夫妻三人往前走。看了看西山將近落太陽。走了些玉兔東升乾坤照。行了些金烏西墜轉扶桑。白日裏饑食渴飲陽關道。到晚來披星戴月大路旁。他夫妻行了三天並三夜。那一日太平鎮上鬧急荒。

話說他夫妻三人，走了三天三夜，那日正行之間，懷玉說：『娘子，小生甚是困乏，今夜俺歇息歇息，明日再行何如？』美容說道：『也使得，俺還怕甚麼不成，前邊黑黝黝的，必是大戶人家，就到那里住宿一晚，明日再行。』言罷，不多一時來至近前，問起來，卽是靈寶莊地方，名爲太平鎮。夫妻們順着大街，往前行走，只見街北里高立招牌。上面寫着：白善龍開設來往客商老店。看罷，一齊下的馬來，白善龍上前問道：『君子是投宿的麼？』懷玉言道：『正是住店的，可有清淨小房無有？』白善龍說：『有！』一聲喚道：『小郎呢，把客的行李馬匹，運進店去。』小郎拉馬去了，把他夫妻三人讓到小房，懷玉看了看，果然清淨。店主又問道：『用飯不用？』懷玉說：『在路上用過飯了，只用煖茶一壺。』店主去了，待不多時，小郎進上茶來。他夫妻們每人用了一杯，收拾安歇不提。再說那白善龍並非公正之人，只因爲煬帝無道，天下漸亂，刀兵齊舉，三十六家稱王，七十二處賊盜，各處裏跑馬射箭，演習刀鎗。白善龍習就的一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他家下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叫白雲，次子名叫白雪，妻子樊氏，有一女名喚白玉。

娥，俱是無技不通。及至煬帝失位，高祖登基，這白善龍安心要奪李唐王江山，因此就使他兩個兒子，結交天下的好漢，他在此處就開一座黑店。逐日謀害客商，解取錢糧，預備起事。今晚打發店中的客商安歇，回後宅去見了樊氏說道：「夫人，又該俺發財了，看那肥羊入園裏，前店裏來了一位男子，兩位女子，俱在那青春年少，行李沈重，還有二匹馬。單等夜深，你在小房，同我即將公子殺了，留下那兩個女子，久後爲丈夫面南登基，昭陽正院，不用說就是你的，把那東西兩宮，賞那二位女子，爰他夫妻。」正然講話，忽然驚動女兒玉娥。玉娥與他父母同房安歇，聽他父母之言，心中暗想說道：「天呀！天呀！逐日謀害良人，傷天害理，久後女兒必然落娼。等我的父母睡熟，我則啞啞的到往前店內小房，將他的門叫開，放那三位君子逃命，走了罷。」

好一個奸心竊計白善龍。一心裏要害臨凡文曲星。若知道公子要被仇人害。他怎能來到靈寶古太平。吳家莊天配姻緣相搭救。許州城恩愛賢妻作救星。今一日天仙降臨太平鎮。想一想要害公子萬不能。沒見他害的公子李懷玉。却把他夫妻二人一命傾。沒見他得的姣妻并美女。却見他賠上自己女花童。沒見他得的金銀共財寶。却只是賠上自己馬能行。且不言後來一切傷自己。要把他女兒玉娥明一明。他夫妻正然要定羊虎計。白玉娥心下不住暗叮嚀。總不如今日隨從君子去。方免的自招羞辱落下風。那佳人想到這裏難合眼。只落的翻來覆去不安甯。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等只等下回書中說分明。

第二十一回

李懷玉誤入狐仙洞

皮老仙設饌待嘉賓

窮苦得失且開懷 歷盡千難萬苦來 若待時來好運轉 敢教天下稱英才

話說白玉娥想到這裏，翻來覆去，再睡不着，熬到三更以後，就有八分困乏，二目一閉，也有待睡的意思。夢寐之間，只聽得門聲響亮，猛然睜眼一看，只見柴門大開。說道：「不好了，這件事情，又被我就誤了。」遂即起來，手提兩口寶刀，到在店前，見他爹娘已到小房門首。白玉娥站在月影之下，等看吉凶不提。單說白善龍夫妻，二人來到小房門外，用刀掀門，美容小姐在夢寐之間，聽見崩崩響了幾聲，就知有了歹人。急忙起得身來，穿整衣裳，也手提了寶刀，就躡腳躡手，來到玉蓮牀前。玉蓮早已知覺，預備停當，姐妹二人一個站在門西，一個站在門東，又將門門拔一拔，就抽開了。白善龍就推開門，往裏面走，未及進去，不提防胡玉蓮手提鐵鎚，分頭打來。那賊覺着不好，用刀向上一格，把那鐵鎚架開，那知美容在那左邊，分頭就是一刀。那賊不防備他，一刀就劈了個挺挺的兩截，嗚呼哀哉了。

好一個粗心大胆白善龍。看輕了年少女子無才能。暗摸索用手推開門兩扇。步遲遲躡足躡手往裏行。一霎時那裏招架無迴避。冷嗖嗖須臾落下棒無情。亮灼灼美容鋼刀分頭劈。咕咚咚肉破骨開響一聲。血淋淋連頭帶身分兩半。滑碌碌將身倒在地埃塵。白善龍一夢陽台西方路。樊刁氏雙舞鋼刀往上迎。就是他顧了左來難顧右。不料的一着錯了送無名。忽聽得大街吶喊聲不斷。又見那槍刀劍戟似山林。二佳人邁步殺到大街上。可巧的玉娥得信會學生。

話說玉蓮美容殺上大街去了。白玉娥看了一眼，店口並無一人，去到小房以內。說道：「小君子，還在這裏等死，急速隨我逃命去罷！」叫公你說公子正然心驚膽戰，魂不附體，聽的這話

，猛然問說道：『你是什麼人呀？』玉娥說：『我是店家女兒，盡好心來了。』公子聽的此言，慌忙起身來，托起衣衫無領，摸着褲子無腰，團做一堆。玉娥走至近前，與他調理，穿上衣服，一把拉住離了小房，到了後宅。急急忙忙包裹衣服，行李，慌慌速速，備上兩匹大馬，托着公子，出了後宅，先打發公子上馬前行。隨後自己上馬，把他騎的馬，摧了兩摧，加了三鞭，一溜烟到五里坡內去了。

他二人馬行前來曠野地。白玉娥勒馬停轡意沉沉。昨夜晚君子雖在小店內。俺本是女流之輩不知音。我問你家住那鄉並那縣。我問你父是何人母何人。我問你因甚出家他鄉外。我問你因何進了小店門。

公子說：『小生家住河南洛陽，李家寨人氏，我爹爹李應龍，母親陳氏，哥哥懷珠，我名懷玉，只因上京赴選，昨晚投這寶店，不用問了，咱速速去罷。』玉娥說：『你忙迫怎的？』

奴爲你堂上雙親死的苦。奴爲你撒下二兄冤難伸。奴爲你閃下槽頭驥共馬。奴爲你不想金珠寶和銀。咱二個一無親來二無故。想一想奴家救你何心。倘到了路途以上人盤問。你把奴當作你的什麼人。況且是你是青春年少客。要知道男女授受兩無親。白玉娥前後俱是瞞哄話。李懷玉膽戰心驚說緣因。

話說白玉娥言罷，公子就有八分明白，說道：『小姐莫怪，小生心粗，本願結爲絲羅，你意如何？』玉娥說：『那正合吾意，請問郎君，太平鎮上那兩位女子是你甚麼人？』公子說：『那是你兩房姐姐。』玉娥說：『既然如此，郎君催馬前面林中少等，妾身回去接了二位姐姐，大家同行才是。』公子說：『不去罷。咱們急速走罷。』玉娥並不答言，把馬一催，反回太平鎮去了。公子在此林中，看了一眼，蓬蒿陰陰，聽了一聽，林中刷刷，不由的心戰膽寒。扯過馬來，占

蹬上馬，跑上陽關去了。

太平鎮去了多情女佳人。把公子拋別荒郊曠野中。惡恨恨把馬復加三鞭子。刷拉拉四蹄生風如駕雲。霎時間前行二十有餘里。可好了東方發亮天又明。眼看了五空石橋當大路。李懷玉下的馬來等佳人。

話說李懷玉跑了一程，東方發亮，就不怕了。只見面前有座五空大橋，下馬來撒下行李，就在這裏歇息，等着小姐來了再行，言罷，就坐在行李以上，等這衆家小姐不提。再道此橋名五空橋，橋柱長了一株大楊樹，有二尺多粗，高有七丈，根深有三丈六尺，有一個大窟洞，如斗口大，內裏却住着一個狐仙，自稱姓皮，名錦，號老仙。他有了千年道行，他有一女，名叫秀英，也有八百年的道行。只因清明佳節，皮秀英正帶着一個侍女踏青玩景，只見許多王孫公子，美貌少年。說說笑笑，那等恩愛情景，真是有趣。秀英回到洞中，起了一片思凡之心，又不好向他爹爹面前道說。那皮老仙靜坐洞中，忽然心動，屈指一算，方知其情。算着女兒當今年今日今時，有人必從此橋經過，將女兒招贅與他。忽然想到說：『不好，若是衆家小姐到來，同公子去了，豈不枉做了一場杯酒。』遂即使起隱身法，把公子的行李馬匹，俱已罩住，蔽了日月，取出睡蟲兒一撒，到公子頂上，衆家小姐過去，再作道理。暫且不表。再說白玉娥把公子送到林中，又回太平鎮大街，且無一人，淮店房內，正遇着張美容胡玉蓮，白玉娥說道：『我家相公被你官淫，你休想走。』言罷，批面就是一刀。白玉娥用劍架住說：『姐姐不必動怒，我是一片好心。』張美容說：『賊女你有什麼好心？』白玉娥說：『我把公子送到林中，又來救二家姐姐，怎麼不是好心？』美容說：『你且不必誇口，咱們同到林中一看。』言罷，他三人出了店房，離了太

平鎮，不多一時，來至林中。下得馬來，尋了一遍，不見公子。美容說：『好女賊將咱公子害了，又想害俺姐妹，怎能與你干休，看我取你頭來。』言罷，就是一刀。白玉娥說：『姐姐息怒，想是公子害怕，往大路去了。也是有的。奴家倘有三心二意，我敢對天明誓。』美容說：『也罷，你且發了誓來，方見你的真心。』白玉娥出於無奈，只得跪在地下叩首，明誓起來了。

俺本是真心實意保公子。並不是虛心假意賣風情。俺把那公子送到荒郊外。又來了二家姐姐同路行。今到林中不見公子的面。想必是心中害怕這路行。若要是俺有三心並二意。到後來死在血湖轉產生。白玉娥方才明罷宏誓願。張美容滿面陪笑說一聲。

話說玉娥誓罷，張美容說：『請起，上馬同趕公子去。』玉娥起來，三人一齊上馬，往前走來，來至五空橋下，那公子被法渾身罩住，小姐却多不見公子。公子睡熟，却又看不見小姐。衆位小姐，催馬奔上長安去了。

衆佳人只顧催起馬過去。那知道五空橋前會面來。好比那有眼難觀罩身法。李懷玉昏昏昧昧赴陽台。實指望趕上公子重相會。誰把想當面錯過費移猜。好比那並頭蓮花風吹散。好比那比目魚兒浪打開。好比那冷彈打散鴛鴦鳥。好比那孤雁寒汀苦哀哉。他居家若得重想見一面。除非是五鳳嶺前把兵排。衆佳人催馬奔上長安去。皮老仙手把洞門笑言開。要知道以後怎樣進洞法。聽着我說出書文在下回。

第二十二回 皮老仙化出幻境 李懷玉睹物生悲

人生恰是一孤舟 蕩去漂來不自由 這般世事皆如夢 不遇風波怎肯休



話說皮老仙，手把洞門，哈哈大笑。說：『走的遠了。』遂卽出了洞門，將大楊樹化作一坐大莊，自己變了一個老公，騎了一匹大馬，走至公子面前。說道：『這公子醒得一醒，讓個路，我老漢過去。』懷玉在那酣睡之際，忽聽有人喚他，起的身來，旁邊一閃，老仙趕着大馬進院去了。公子看了看，守着人家門戶盹睡，方才來時，乃是高橋大楊樹，怎麼就成了一個莊村呢？方才來時紅日將出，怎麼天到黑了，抬頭一看，只見門上橫着一個匾，上邊寫有三個斗大金字。名曰：朝陽洞，門兩旁邊有金字七言對聯一件。上邊寫道是：

日月星辰化仙子 酒色財氣迷愚人

公子觀罷說道：『分明是一坐莊村，爲何這樣對聯，正在犯疑，忽見皮老仙從門內出來。懷玉上前施禮說道：『老伯可有閒房沒有？小生借宿一晚，明日再行。』皮老仙說道：『可好我家却有閒房。』遂叫皮交秋，你把那客行李，運進宅去。老仙說：『請公子進院。』公子隨着老仙，到在客廳中，抬頭一看，真乃好一個清氣去處耶！

李懷玉抬頭舉目看分明。好一個世人罕見大客廳。外修着八寶攢珠瓊瓦。這好似桃花源與廣寒宮。俱都是玲瓏雕嵌千般景。俱都是金玉珍珠磨琢空。門東邊千年長青靈芝草。門西邊萬載不却牡丹紅。上邊是金漆方棹生瑞氣。下邊是棕床交椅放祥光。左一邊茶壺酒瓶金打就。右一邊茶杯酒鐘玉雕成。正中間碧玉花瓶嵌八寶。大約着不是紫金是赤金。那一邊擺着几把象牙筷。這一旁設着几個白玉盅。閣頭上八扇八格八軸畫。看一看從頭一一認的清。第一是紂王龍信妲己女。第二是吳王鍾愛西施情。第三是齊侯無鹽中宮醜。第四是呂布貂蟬鳳儀亭。第五是鄧信誤入月宮去。第六是秦女瓶上渡楚卿。

第七是洪福黃攸遇李靖。第八是少年婚配嫦娥女。爲甚麼糊糊塗塗看不清。粉牆上一首詩句何人寫。真正是曲曲灣灣是盤龍。第一句三皇治世年深久。第二句五帝爲君禮義明。第三句日月兩輪天地眼。第四句詩書萬卷聖賢心。畫壁廂還有一付擎梁對。這與那尋常言語大不同。左一聯道如北海長流水。右一聯壽比南山不老松。四角里四盞沙燈懸四面。就地下一條絨線鋪當中。有几盒似珠非珠多照耀。有几盒似玉非玉放光明。有几處似玉非玉含斑點。有几匣似木非木古怪形。往上看似雲非雲吐雨露。往下看似土非土起金星。李懷玉一言難盡客廳景。忽聽的皮老仙人請一聲。

話說他二人進了客廳，敘禮已畢，分賓主坐下。懷玉說：『小生無故來貴宅打擾，敢問老先生上姓高名，寶居何處？』老仙說：『你問我麼，我這荒村，名叫大楊莊，我老漢姓皮，外人多稱我老仙，君子貴鄉何處？上姓高名？』懷玉說：『老先生不知，晚生家居河南洛陽，李家藥人氏，父親姓李名應龍，哥哥懷珠，晚生名懷玉。只爲赴京考試，與我同窗趕路，經過此地，又到先生宅上打擾。』老仙說：『好說，失敬，那里無有相遇朋友。常言道尋人不如等人，我這門首就是東山大路，你不如暫歇寒家，不嫌陋隘，就在這里等他幾天，却有何妨。小子們今有貴客到來，忙把擺筵。』皮老仙吩咐了，只見那些小子調度棹椅，提壺上菜，一霎時酒宴般般齊備了。

皮老仙酒宴排到大客廳。賓與主轉上轉下把禮行。皮老仙吩咐一聲就上菜。霎時問菜山酒海總鋪陣。添幾味猪羊尋常家中菜。添几味虎豹二肉是山珍。添幾味野鹿雲雁世罕有。添幾味雞魚鵝鴨爆烹成。添幾味青菜紫菜出黃鳥。俱都是美味香甜不知名。添幾味龍肝鳳髓出東海。俱都是玉盤金盞兩行程。

李懷玉見此盛筵起恭敬。皮老仙滿面陪笑說一聲。

話說公子見此盛筵，扶然而起，拱手一揖說道：「晚生無故叨賜，這般盛筵，心多愧惶。」皮老仙說：「公子說那里話來，四海之內，皆朋友也，相公請。」

你看那五湖四海結朋友。想一想人到何處不相逢。常言道山在西來水在東。果然是山水長流到處通。李公子駕臨敝地少恭敬。不過是蔬菜粗飯水一鍾。勸相公放心解悶飲幾鍾。莫把那點點小事放心中。若說起木平水汗那節事。不過是你心明來我也明。

話說皮老仙說出一個我字，這懷玉心驚說道：「老先生能如此曉得晚生之事？」皮老仙開口說道：「我曉得甚麼？」

我說是你心明來我也明。到在那五鳳嶺前見真情。霎時間酒醉飯飽各倦疲。皮老仙又把公子叫一聲。話說公子酒醉飯飽，老仙令人撤去殘饌，便說道：「公子貴體困乏了。」即命小子把公子送到書房安息了罷。言罷，老仙自回后宅去了。公子跟隨皮交秋，到在書房，照上蠟燭，皮交秋出門去了，公子抬頭一看，甚是清奇，粉牆上有七言絕句詩一首。上面寫道：

萬里紅絲一線通 恩愛只在頃刻中 金童玉女斗牛府 嫦娥等候廣寒宮

又觀見那中間有畫一軸，兩邊有七言對聯一付，上面寫道：

共結絲紅山海固 永偕琴瑟地天長

話說公子看了一會，不解其意，遂閉了門戶，息了蠟燭。睡到床上，左思右想，翻來復去，好不歎殺人也。

李懷玉閉了門戶息了燈。只落的左思右思暗傷情。在家中無故自遭橫禍。至如今命運不幸遇火坑。也不知同胞哥哥歸何處。也不知親安寧不安寧。吳敬功平素與你同仇恨。你爲何苦苦害我是怎生。到他日時來運轉得了地。我與你奸詐賊子賬算清。論天氣良夜才交初更鼓。李懷玉翻來復去盼天明。話說李懷玉安寢，天色還早，躺在床上，翻來復去，是睡不着了。那知道天氣才交初更時候，忽然間長嘆了一聲。

一更一點響琴瑟 想起結髮吳鳳英 拋頭露面將我救 西里西來東里東 二更二點好傷情  
想起恩情張美容 兄弟恩情全不顧 要認見面萬不能 三更三點鼓聲敲 想起女子胡玉蓮  
捨生忘死救了我 要想見面難上難 四更四點鼓打多 想起太平山玉娥 適才方把牛郎會  
忽然阻隔一天河 五更五點天將明 時裏更雞報曉聲 滿天收了圍棋十 東方送出太陽星

李懷玉早起還到書房坐。皮老仙走進書房請一聲。衆明公要知端的其中事。專等着下回書中說分明。

### 第二十三回 獻奇女願結良緣 共合歡忘却功名

鯉魚擺尾望雲霄 龍門昭昭萬丈高 能遇奇女兩個字 一步登天何須標

話說公子一夜未睡，及到天明，起的身來，梳洗已畢。這皮老仙一步進的門來，滿面陪笑，躬身施禮。說：「屈煞公子，簡慢公子，請到客廳再敘。」懷玉隨老仙進了客廳，少坐片時，就要辭行。老仙說：「這是那裏話來，常言說得好，尋人不如等人，老漢今日有一小事，我的姑娘壽誕之日，要前去祝壽。依公子這個說法，我老漢就不去了。」懷玉說：「晚生有何德能，敢勞

先生這等厚情，既是先生不放行，晚生就不去了。今先生有此貴幹，先生即請自便。」老仙說：「這就是了，若是公子不去，老漢少不的就到娘娘家走走，不可失信。」說罷，遂即辭了公子，一直出大門去了。閃下了懷玉在此客廳冷冷清清，左思右想，好不歎殺人也。

出了個會顯神通皮老翁。閃下他客廳獨坐李公子。我父親惜老憐貧把善做。爲甚麼老天瞑目不開睛。爲甚麼風雪不化千層凍。爲甚麼嚴雪獨打無根萍。爲甚麼長長家貧多磨難。爲甚麼步步走的是火坑。正是這樣懷玉淒切堪痛。忽然間只聽耳傍環佩響。好像似足步金蓮有人走。來了個二八青春女花童。只見他粉搽香腮染胭脂。又見他明晃烏雲桂花生。只見他雪白銀牙如嫩筍。又見他忽伶秋波放光明。只見他一點朱唇明似火。又見他兩道娥眉似彎弓。只見他十指如玉尖又細。又見他三寸金蓮小又尖。只見他身材直立如筆管。又見他楊柳腰兒軟又輕。移金蓮香風習習叮嚀響。動朱唇輕言巧語燕鶯聲。細看他不像宅下使喚女。必定是閨閣蘭芳女嬌容。爲什麼不在深閨藏身好。爲甚麼來到前邊大客廳。自從在張朱府內經一次。到如今睡在夢裏帶着驚。李公子看見佳人就要走。那女子攔住去路不放行。

話說李懷玉在那客廳之中，十分悽慘，忽見青春女子，手托茶盤，來至門內。公子滿心懼怕，反身就走。女子攔住說道：「相公要往那裏去呢？」公子少不得就問他姑娘，你是皮老仙家下甚麼人兒。女子答道：「那是我家父親，奴名秀英，只因我姑母壽誕之日，今日爹爹前去祝壽，恐怕令人慢待公子，我父命奴親身送茶。」懷玉道：「承姑娘送茶，小生有何德能，敢勞你父女們這等厚愛，請將這茶留下，姑娘請回。」秀英說：「公子說話差矣，我今奉父命，前來送茶。我與你就在此少敘幾句話，這又何妨。」言罷，就放下茶壺，就與公子對面坐下，滿面陪笑，尊

了一聲相公呀！

那女子坐在交椅笑玲瓏。叫一聲公子從容莫慌忙。敢果是父親命奴送茶來。就說是少敝幾句有何妨。你那里貴居河南洛陽縣。俺這里賤住靈寶大楊莊。若不是前世定下恩和愛。怎能彀大南地北到這廂。小奴家閨門癡長十七歲。並沒有冰人月老到門旁。一來是熟讀前賢烈女傳。二來是習熟韜略件件強。俺也曾提筆落寫千行字。俺也曾上馬提刀萬將慌。若是不嫌奴家容貌醜。願與你姻緣結訂並牙床。那女子一言說出佳期事。到把個養氣男子着了忙。任是他千萬巧計無門路。忽聽得老仙咳嗽到門堂。皮秀英抽身回到後宅去。皮老仙走進大廳笑揚揚。

話說皮老仙進得大廳門來，滿面陪笑道：「慢待公子，躲避公子，多多有罪。」公子見此光景，把那恐怕之心，就放下了些。便問道：「老先生令親那里筵有多少，客有幾棹？」老仙說：「客有八百八十，筵有二百二十棹。其中客多清雅，惟有一賈才子，多言起身，向衆拱手說道：『列位諸親，今日里一家大喜，何不吟詩作對。』衆人答道：『俺們多不能此，還是賈相公，你才能，請吟了。』賈才子說：『如此小生獻醜。』他遂把才子爲題，作了一首。」

詩曰：『小小鯉魚秀英豪，浪裏江心頭上搖；但得鯉魚時運至，』

老仙說：「這賈才子吟了三句，竟是不能完篇了。李公子你續全他收尾一句罷。」懷玉道：「這又何難。」遂吟道：『雷鳴一聲騰九霄。』老仙又說：『你說這個賈才子頭一首詩，尙不能全篇，他又作第二首。』懷玉道：『第二首比前一作如何？』老仙道：『以佳人爲題。』

詩曰：『一朵牡丹菜肉飯，何曾半點出粉牆。旁花無意隨流水。』

老仙說：「公子你看他第二首詩，又不能全篇。公子再與他全上一句。」公子道：「這又何必難哉。」遂吟詠道：「本稱守節烈女房。」老仙鼓掌大笑，說：「才子，他二首詩皆未能全篇，只羞的他面紅過耳，他還作第三首詩。」懷玉道：「他第三首的詩，他又不能全篇了。」老仙道：「這才子偏偏吟那第三首詩，他把佳人才子合在一處，遂詩云：

「又愛佳人價鳳英，佳人才子結良緣；今朝喜氣從天降，」

懷玉說：「這一首詩，又是不全，不如我再接了一句。」老仙說：「最妙。」懷玉遂吟道：「他日題名中狀元。」皮老仙冷笑一聲，說：「公子這是你錯了。」

李公子你沒思想這件事。要知道男紅女綠自古傳。皮老仙滿面代笑把話講。尊了聲公子不信知心偏。多知道男喜洞房花燭夜。誰不曉女愛佳期和鳳鸞。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大。一來是男女居室人倫全。這才是老漢失陪失恭敬。却喜的小女送茶到這邊。若說是得罪李門小公子。豈不知頭上三尺有青天。若說是逼死老漢親生女。如同是刀刺肺腑割心肝。也是我前思後想無主意。總不如結爲秦晉理當然。這是我好朋友友結爲果。怎免的說長道短人談笑。勸公子手摸胸膛想一想。仔細想洞房金榜那樣先。皮老仙前後俱是知己話。李懷玉低頭無語不開言。

話說皮老仙說的公子不言，這些話都是拿拔公子，公子無言可對。老仙說：「公子不言不語，想是允下親事了嗎？小子們快取這皇歷，擇過良辰吉日。」皮老仙將皇歷細細的看了一看，遂即開言道：「今朝四月十三日，明日十四日，就是良辰。」皮交秋說：「忌婚姻使不得。」皮老仙說：「你曉得甚麼？初五十四二十三，這三個日子，太上老君不稽查，況且那十靈是個好日，」

正好使用這事的。』到了明日清晨，老仙吩咐衆人，擺了香案，設了拜墊。那懷玉冠帶已備，皮秀英梳洗停當，男東女西，拜堂成親，入了洞府。皮秀英羅慢帳中坐下，公子抬頭一看，乃是一片好景也呀！

方桌上菜盤酒盒白玉盞。所盛着茶香酒香五味香。這邊是衣架盆架和鏡架。還有那十景箱廚列兩旁。櫃上頭白皮箱子黃金鎖。還有那描金桶盒放毫光。上邊是盡着飛禽並走獸。內藏着五彩綾羅好衣裳。盆架上紫金盆盛淨面水。還有那菱花鏡照美容粧。條桌上放着穿衣鏡一面。盆架上花紅汗巾不知長。

八幅羅衫玉金綉 兩結同心金鳳凰 金鈎上掛綾羅帳 環抱欄干踏步床 左邊雕刻牡丹菊

右邊桂子秋海棠 正面上首甘露寺 下首織女會牛郎 紅綾絲袖顏色美 巧女梳粧綉鴛鴦

陰陽二氣和一對 龍頭鳳尾鞋一雙 對面坐下嫦娥女 撲面一陣桂花香 金漆條几書卷式

大約也有丈二長 翠磁寶瓶插羽扇 一朵梨花靠粉牆 粉牆現掛詩一首 兩邊寶劍放毫光

丈二粗的大楊樹 萬古老仙把身藏 千年古洞真仙府 多情美女配才郎 千秋日月一時過

佳期一夕萬春長 還有一副通梁對 兩句聯語費猜祥 自樂壺中多日月 不知人世有風霜

兩支燭台雙福壽 一對金爐擺中央 一盤桃子生來大 兩個金瓜圓而長 四盞角燈掛四角

一對高炤門兩旁 架上几部烈女傳 案頭文房筆硯香 太公緜略孫吳法 諸葛孔明八陣強

元唐日月一百二 金鑽梨花丈二鎗 打將銅鑼紅絲纏 殺人寶劍腰內藏 看弓刁翎掛壁上

流星銅鎚放光芒 絨線包裹全不用 准備立功到疆場 眼前好事言不盡 看他巫女會襄王

他不是玉葉金枝武將女。爲甚麼文也強來武也強。李懷玉觀罷洞房多一會。條桌邊坐下乘鸞跨鳳郎。



第二十四回 黃家莊姐妹聚會 長安城二女找夫

賢良貞節女花童 一心尋夫到京中 要想得見公子面 誰知又落一場空

話說公子觀罷洞房景致，坐下鏡台旁邊，念了一回詩，看了一回文章。猛然看見一部書，上有『奇文』二字，心中犯疑，詩句見得甚多，文章看得不少，却沒有見這奇文。是怎麼做法，待我取來一觀。遂用手取過，方才掀開，未曾入目。皮秀英從羅幔帳中走出，輕啓朱唇說道：『相公何不保重，我父女那等待你，你爲何偷看我家傳世之寶？』公子見問，起的身來，滿面陪笑說道：『娘子這幾篇文章，有何貴處，就成了皮門傳家之寶？』秀英答道：『郎君要問奇文的來歷，這奇文非是容易而得也，相公請坐，容奴家一一稟來：』

尊相公坐在書案細耳聽。聽一聽奴家細細說分明。那一年我祖考試把京上。那一日步行入到深山中。猛然間越嶺跳澗狂風起。霎時間塵埃滾滾飛在空中。幸喜的風息沙落清人目。猛然間現出俊俏女花童。他二人說得情投並意合。就在那深山古洞配成親。也是他分手難捨恩和愛。他贈送七篇奇文表衷情。他說道你若忘了奴家意。還要你夜晚觀看白日行。你果然熟讀七篇奇文字。管教你連連三場中頭名。話說間一陣清風不見面。又聽的半天空中又作聲。莫怨奴一時恩愛離別早。即連的凌霄殿上邀旨行。我始祖得了奇文出山走。果然的進京金榜中頭名。到後來我祖熟讀奇文字。他也曾位列三台在朝中。老爹爹一世好閒讀文字。小兄弟現在南學把書攻。到那時熟讀奇文幾篇字。他必然金榜題名福緣增。你若是把俺奇文偷了去。皮門裏中頭名萬不能。李公子聞聽此言微微笑，又把那娘子一聲口內稱。

話說皮秀英言罷，公子冷笑一聲說道：「娘子，你我莫非不是夫妻？」秀英說：「別的還假，夫妻不假。」懷玉說：「既是夫妻，自今以後，再莫說假了。」秀英道：「郎君，莫怪，前言戲之耳，奇文既到奴手，不教你看，還教誰看。常言道：大登科是金榜題名；小登科是洞房花燭。先有洞房花燭，后有金榜題名。今晚成就恩愛，明日再看奇文未遲。」懷玉說：「娘子言之有理，但不知俺居家何日再得團圓？」秀英說：「日後自有相會日期，不必憂慮。」懷玉聞言，心才放下，就在大楊莊居家，白日習念奇文，晚來夫妻共枕，再想不起家中之事了。

常言道燕爾新婚甜以蜜。果然是金榜題名不如他。這佳人反三復四把他勸。勸公子今日開懷長笑容。雖說是難忘高堂生身母。不過是想起同胞兄弟難。他把那結髮夫妻不掛念。就是那美容玉蓮不關心。若說是太平鎮上玉娥女。如同是九霄雲外九層山。白日裏熟讀七篇奇文字。夜晚間闔閣蘭房取笑顏。

且不言懷玉在此大楊莊洞中，習學奇文。再說月英鳳英姐妹二人，在那黃楊莊上，不覺到了六月時候，要想上京赴考。那日天晚，鳳英回上綉樓，翠平接到門內，敘禮已畢，坐下。翠平說：「這幾日爲何不回綉樓安歇？」鳳英說：「小生貪讀詩書，把那美色都忘却了。」翠平說：「郎君有了閒時，還來在此少爲消遣。」吩咐丫環安擺酒席，丫環卽忙答應，不敢怠慢，到了廚房，只聽得乒乓收拾好了，就撥下樓來。翠平說：「夜深了，丫環你們不用伺候，各自安息去罷。」丫環去後不提，說他姐妹飲酒中間，鳳英說道：「妹妹如今却離中秋不遠，大場切近，我到明日就要往長安城我尋公子去了，今日還有幾句良言，囑咐與你。」

吳鳳英滿面添花喜笑談。尊了聲妹妹細耳聽我言。至如今六月也到十一二。我想着公子必定到長安。

俺姐妹奔往長安我公子。勸妹妹牢拴意馬鎖心猿。雖無有冰人月老媒約定。到底是姐妹早有的來言。當知道賢良淑女人欽敬。切莫學水性楊花人笑談。等的那姊妹夫妻同相會。方顯的妹妹貞節烈女賢。吳鳳英打莫驚聽說一遍。黃翠平低頭垂淚不開言。

話說鳳英說罷，見翠平不言，說道：「妹妹有甚心事？說出來，却有何妨。」待有片時，翠平止住淚道：「姐姐莫怪，聽我道來。」

黃翠平滿腹傷心淚不乾。叫了聲姐姐莫怪聽我言。到明日只管上京找公子。你莫把妹妹一身掛心間。雖無有紫金元寶白銀錠。豈不念姐妹恩情重如山。俺也曉賢良貞節人欽敬。俺也知水性楊花人笑談。你只管放心長安找公子。我就是白首閨房有何難。

話說鳳英聽了翠平一切言語，遂說：「妹妹既有這樣的好心，因何並不言語，是何道理呢？」翠平說：「姐姐呀！」

此一去長安不見李公子。總就是白首香閣有何難。倘落是長安得會李公子。幸喜的成就佳期偕鳳鸞。你那里轎馬雙歸故里去。俺這里雁魚杳杳信不傳。你那里夫唱婦隨相歡樂。俺這里孤女無伴受孤單。你那里良辰吉日嘉賓宴。我這里孤孤丁丁枕衾寒。你那里百年以後男共女。我這里膝下無男少桓盤。你那里賢良貞節人欽敬。我這里水性楊花人笑談。黃翠平一言難盡心中苦。吳鳳英呼聲妹妹放心寬。

話說翠平言罷，鳳英說：「我當妹妹啼哭何事。原來怕我吃了獨食，我再與你一個大胆藥兒，你吃吃罷。我若找着公子，忘了妹妹，記著天厭之，天厭之。」翠平含淚陪笑道：「妹妹多口，姐姐莫怪。」鳳英說：「這是那裏話來，你我何等情意。」言罷，收拾安寢，到了天明起的身來。

第二十四回 黃家莊姐妹聚會 長安城二女找夫

九四

，梳洗已畢，辭了翠平，來至前廳，見了黃員外說道：「俺弟兄要上京去求取功名。」員外說：「求取功名，乃是一件大事，我也不敢強留。」吩咐小子快擺酒筵，與你姑爺餞別送行。

黃員外大客廳中擺酒宴。只落得滿腹心事口難言。等了等酒過三巡菜五味。又把那賢婿連連幾番叫。你既是降妖捉怪聲名重。大約是此去必然中狀元。到後來必定還從此處過。方免得老漢心中常掛牽。那時節轎馬人役歸故里。方才的心中放下這疑團。黃員外絮絮叨叨說不盡。鳳英說我非忘恩負義人。

話說黃員外說了多時，鳳英說：「岳丈大人，只管放心，我非忘恩負義之人。」說話之間，用飯已畢，吩咐令人備馬。鳳英辭了員外，出了大門，上得坐馬，一直奔投長安去了。

黃翠平送至二門回綉房。老員外遠送三里轉還鄉。吳月英加馬提鞭登大道。小鳳英提轡催馬奔路長。只說是數九冬天難行路。那曉得夏天三伏熱難當。正真是馬前馬後走大路。果然是身左身右潑滾湯。見多少老少乘涼楊柳下。見多少佳人倚樓乘風涼。見了些田禾茂盛高丈二。見了些青豆角子葉茂盛。見多少芝蔴開花笑臉仰。見多少穀穗垂條五寸長。這原是五六月天田禾盛。因此時時雨好築打禾場。那稜稜好比懷玉李公子。真正是擎天玉柱紅海棠。那豆子好比黃門翠平女。逐日里不出閨閣在綉房。那角子好比月英同胞女。只落得獨自一身痛悲傷。那芝蔴好比奴家一身苦。只落得泊飄江湖在四方。你看那人生要得重相見。爲甚麼結髮夫妻兩分藏。二男子雖說不如女子樣。只覺得一陣恍惚心里慌。話說姐妹二人，正行之間，吳鳳英見景生情，心內作難。遂說：「姐姐，咱們歇息歇息，再往前行。」言罷，二人一齊下的馬來，將馬拴在樹上，就坐路傍邊，歇息片時，少不得又上馬往前行來。

姐妹們歇息片時又登程。少不得順着大道往前行。只爲着李氏兄弟把京進。不知他兄弟在京不在京。說不盡路途飢渴陽關道。說不盡披星戴月陰與晴。言不盡登山越水風霜苦。敘不盡曉行夜宿旅店中。也是他姐妹行程多日久。可好了那日望見長安城。只見那城頭高出樹林外。看看三街六市鬧闐之聲。真正是一個堞口一尊砲。果然是一杆旗下一營兵。城頭上千年灰里垂青草。城低了萬截黃塵秀古松。城濠外兩個佳人把衣洗。海濠內十歲兒童折蓮花。姐妹們無心觀看城前景。古冬冬馬走吊橋進了城。勸明公要知下面端的事。再等着家兄請出再說清。

## 第二十五回

### 五英女齊赴考試

衆豪傑各逞才能

韜略純熟女姣娥 一心找夫沒奈何 姐妹打算科場入 奸惡當道起風波

話說月英鳳英姐妹二人，進了長安城中，只見那一街兩巷，大小生意，南往北來，仕宦客商來往不絕，還有男男女女，各在自家門首站立，真乃是京都一片好景致，好不熱鬧得緊呀。

佳人進城南	舉目把頭抬	街南高門樓	站立女裙釵	烏雲盤龍髻	粉面紅桃腮
銀紅朱唇口	柳眉如剪裁	腰肢楊柳細	玉臂袖裏埋	金蓮瘦又小	穿着紅綉鞋
門兒開一扇	一扇掩抱懷	他那正眼觀	我這看呆呆	二人往前走	步步不分開
街西一門樓	站立女童孩	一手掩着口	一手托着腮	頭帶烏綾罩	插花通草栽
臉上搽宮粉	衣服襯身材	金蓮丁字步	穿着綉花鞋		

他那裏伸頭顯面將人看。爲甚麼人若看他面通紅。眼看他轉身回向里面去。聽得他嚕里。住亂咕嚕。

## 第二十五回

五英女齊赴考試

衆豪傑各逞才能

就說道正人還得正人做。縱就是裝模做樣也不中。你若是怕看怕瞧家里坐。就不該輕易來到大街心。

佳人往前走 舉目看分明 那邊茶酒館 光棍鬧烘烘

有幾個芋頭狗腦代着俏 有幾個咬牙扭嘴顯奇能

佳人往前行 拉馬看分明 街北如意館 古畫貼當中

有一軸青山綠水穿天道。有壹軸一對學生往前邊。前邊是苦讀詩書梁山伯。后邊是貪會佳期祝英台。姐妹們無心觀看城內景。看了看一座店房向南開。

話說姐妹二人看見店房，遂下的馬來，店家上首，將馬拴住說道：「莫非住宿麼？」月英說：「正是要歇息，可有潔淨小房沒有？」店家說：「正好，只空下一間閒房了，君子請進店來，再看。」姐妹二人進的店來，到了小房坐下，店家搬進行李馬匹畢，走至小房。說：「君子要用甚麼酒飯？」月英說：「我們路上已打過尖了，只用清茶一壺。」店家送上茶來，二位小姐將門閉了，收拾安息不提。單說店內一家舉子，原是江南人氏，姓張名秉仁，只因他身染重病，心中思家，晝夜不安，就起的身來，出了這店門，看了這衆星朗朗，明月皓皓。看了一回，不由的見景生情，想起家園，就痛哭起來了。

張秉仁睡不安寧坐不寧。無奈何出了店房往前行。望上看衆星朗朗明月照。往下看霧氣濛濛看不清。看見了東斗星來西斗星。看見了南斗星來北斗星。北斗星時時刻刻過天道。東斗星來來往往在東邊。南斗星一年四季朝玉帝。西斗星恰似一盞走馬燈。昴日雞時時相伴婁金狗。胃土雉刻刻相對元金龍。織女星哭哭啼啼河南岸。牛郎星孤孤零零在河東。也不知夫妻幹壞什麼事。爲什麼一道天河隔當中。

張秉仁在家苦讀十年正。一心里上京要把龍門登。到如今身染重病命不久。只落得隔山阻水信不通。二爹娘高堂以上長想望。賢妻子香房之內盼五更。俺居家不知幹下甚麼事。只落得東的東來西的西。張秉仁哭到黃泉多是水。滿店內並無一人問一聲。無奈何痛哭一回病房去。那壁廂嘆壞多少女花童。

話說張秉仁哭了多時，隨回房去了不提。再說鳳英在此小房，聽的真切。說道：「姐姐，你聽那人啼哭，爲的是他夫妻不能相見，咱們若找不着公子，李氏兄弟，咱們是個女子，還不同那人相像麼？」鳳英在小房講說，正驚動上房一人，此人是誰呢？這就是張美容，胡玉蓮，白玉娥姐妹三人，在於五空橋丟下李懷玉，奔至長安，落在這店中。白日找尋公子不見，夜晚難以成寐，聽的張秉仁啼哭，更加心焦，睡臥不安，起來整上衣巾，暗暗的出了上房。只見那衆星灼灼，明月朗朗，仰天一看，東斗星是明非明，却在塵世，又像在地獄一般，這是如何。正在犯疑，忽聽的小房中有人講話，暗暗走至窗前，側耳細聽，明公你道這鳳英說的什麼言語？聽我道來：吳鳳英未曾開口好傷慘。叫了聲同胞姐妹聽我言。自從咱黑夜私奔李家寨。至如今算來也勾多半年。好容易女扮男粧瞞過了。好容易披星戴月走山川。各處咱尋找不見李懷玉。咱方才隔山阻水進長安。現如今長安不見公子面。好叫咱望空捉影難上難。常言道月過十五光明少。又說是人過三十不少年。眼看着楊柳枝頭發嫩葉。轉眼間黃花落地催秋寒。見多年幼子弟江湖上老。老天爺豈留光陰待待咱。猶知道青春女子愛才女。豈不知二八佳人喜少年。轉眼時就是四十五十正。到那時還望青春在那邊。現如今牡丹正盛滋雨露。到後來水澆殘花心已乾。想必是地府放出靈魂鬼。來到這花花陽世受孤單。吳鳳英懷玉長來懷玉短。那知道門外有人偷聽言。張美容今晚聽去真情話。到明天酒席筵前問根原。

話說張美容聽鳳英這些言語，回到上房，左思右想，咱進店原是兩個男子，爲何今時講話，好似女子一般。說來說去，又像公子同前妻，他如何來到這裏，是與不是。明日必要盤問明白，想來想去，一夜未眠。等至天明，起的身來，梳洗已畢。一聲叫道：「店主那里？」店主慌忙到門口問道：「姑娘吩咐甚麼？」美容說：「速到大街，買幾個帖子我用。」店主聞言，遂到街上取了兩個帖子，送與美容。美容修書已畢，遞與店主。說：「將帖送與小房兩個小君子，那邊送帖回來，備送一桌酒飯，午間就用。」店主聞言去了不提。單說月英鳳英將帖收下。月英說：「兄弟，上房幾位女子，非親非故，請俺爲何？」鳳英說：「但既請咱，咱就領他，他是女子，咱是男子，難道怕他不成。」姐妹議論停當，不多一時，吃罷早飯，整上衣巾，出了小房，往上房來了。

姐妹們舉步出了小房門。俱多是正體輕搖整衣巾。本心里露出男兒才子相。其實的還是閨閣女裙釵。兩小姐一步三搖往前走。張美容心問口來口問心。好好的無是無非坐着罷。爲甚麼自招辱羞起禍根。一來是又無親來又無故。二來是他男子奴是裙釵。問起來若是公子前妻到。幸喜的姐妹一體同一心。說起來若是異姓別家子。怎免的旁人說論笑破唇。正是這美容佳人心憂慮。姐妹們前來已至上房門。話說月英鳳英來到上房門外，張美容同胡玉蓮白玉娥迎出門來，進了上房，敘禮已畢，張美容讓坐，玉蓮玉娥送茶來。月英鳳英用手接過，美容說：「兩位公子上姓高名，身居何地？」月英說：「小生身居洛陽李家寨人氏，爹爹姓李名應龍，我名懷珠，那邊我兄弟懷玉。」美容代笑問道：「李家寨可有幾個懷玉？」月英尚未答言，鳳英連忙說道：「我那邊只一個，姑娘口出此



言，必是在裡頭會一個。」張美容說：「我原在那裏見過一個，若君子不嫌聒絮，你聽我細細講來：」

我奴家自幼生長許州城。老爹爹姓張名獻做總兵。只因爲煬帝去位官不做。到如今隱居林泉得安甯。雖有那良田五頃稱富貴。好可憐缺少靈前拜孝丁。那一日門前來了乞食漢。老爹爹收爲義子到府中。問起來家住河南洛陽縣。他說是本名懷玉父應龍。住在那李家寨中是祖代。又說是我姓李來父同。鳳英說那人年細有多大。你說他貌相醜俊怎形容。美容說：「紀不過十五六。看相貌好似上方左金童。俺二人初次見面稱姐妹。到後來二人一齊逃出門。衆明公要知其中如何事。單等看書中說分明。」

## 第二十六回

劉龍光三中金錢

吳鳳英奮勇奪魁

英雄姐妹到場間 韜略純熟无二賢 奸臣賊子當朝道 佳人一怒反長安

話說張美容說：「你若說了實話，我就對你講來，你若是不說實話，我就對你講不成話了。」鳳英說：「玳說分毫不錯，還講要麼實話呢？」美容說：「休要哄我，昨晚你二人在小房內敘話，又被我在窗下聽見了，既與懷玉有甚麼連手，又何必藏頭露尾。」鳳英說：「既然聽去真情，你也不是外人，我與你一個明目，看得一看罷了。」姐妹二人起的身來，離了上房門，來至小房，脫去靴帽藍衫，換上了女衣服，回上房去，將身坐下。美容小姐一見，歡喜滿心。遂說道：「看你不是男子，果然就不是男子。二位姐姐你把家爺居住甚麼地方，姓甚名誰？與懷玉係甚麼親故，甚麼連手，講來我聽？」鳳英說道：「姐姐你細耳聽來呀！」

俺也是自幼生長洛陽城。我的父身居員外吳成功。有一個兄弟吳用死的苦。獨閃下月英鳳英女花童。我爹爹逐日高門擇佳婿。俺姐妹許與李門二相公。俺姐姐許與懷珠成佳耦。我奴家許與懷玉連理成。想當初李門榮華富貴好。自從那公子上世家貧窮。只因為上京應試借盤川。我父親嫌貧愛富害他生。俺夫妻花園之中見一面。贈送他一百銀子轉家中。到次日姐妹弘奔李家寨。誰打想雁杳魚沉影無蹤。也只為夫妻今生不能見。幸喜的姐姐又來把信回。問姐姐公子果在許州內。問姐姐公子可在你家中。吳鳳英打破砂鍋問到底。張美容仰面朝天嘆一聲。

話說張美容長嘆一聲，說：『姐姐呀姐姐！說起公子，好不嘆人也！』

俺二人初次見面稱姐弟。次後來有恩有愛有親情。自從那書館之中見一面。老爹爹心中惱怒害他身。那是我綉樓曉知一個信。早先里跨馬提刀出門庭。我在那五里坡前久等候。誰打想陽關大道岔路行。若不是玉蓮妹妹將他救。總就是鐵打石人活不成。

鳳英說：『你說玉蓮妹妹，他是那個？』美容用手一指說：『那個就是，公子夜走許州，多蒙玉蓮妹妹打救與他了。』

我三人就此奔上長安去。那一日宿到靈古太平鎮。俺那時招商店內身遭難。多虧了玉娥妹妹救他身。若不是玉娥妹妹救下他。總有那十個懷玉活不成。

鳳英說：『玉娥妹妹他是誰？』美容說：『那旁就是，俺三人多蒙厚恩。』

多虧了玉娥妹妹將他救。俺夫妻才得脫難奔前程。把公子先送荒郊樹林內。反回來又救姐妹同路行。誰料想林中不見公子面。俺姐妹找到京城不見蹤。白日裏挨門查店去尋問。到晚來長吁短嘆過五更。

逐日里尋找公子不見面。幸遇着姐妹在見此店中。望姐姐早設良謀定巧計。但不知怎樣中來怎樣行。張美容言罷已往從前事。吳鳳英低頭長嘆兩三聲。

話說張美容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把鳳英的興頭打去了九分，低頭不語。待了片時，長嘆了一聲，說道：「妹妹呀妹妹，此事已到這個地方了，我也無計可生，我與他自幼結髮，講說不起，這些苦楚。恁與公子恩愛佳期，只閃的你東他西，算定是公子壞了良心，就是這個說法，也是他事不由己，叫我是萬般無奈。現今四門挂榜招賢，你我姐妹也到場中走走，若得一官半職，再找公子有何難哉。衆姐姐以爲如何？」張美容說道：「姐姐你以爲佳，何必太謙說。」鳳英將點名單要排完，叫道：「店主那裏？」店主聞言，來至門外說道：「姑娘們有何吩咐呢？」鳳英說道：「這是俺姐妹五人，排就名單，要你投到那家大老爺的門下，容俺考試，俺姐妹們便去考試；不容俺考試，俺就去了。」店主聞言，不敢怠慢，接單在手，出門去了。待有兩個時辰，回來說道：「領了衆位姑娘的命，就將名單投到李大老爺堂上，李大老爺上了一本，聖上見喜，四門出旨，不論男女，都許入場。」姐妹們聞言大喜，書要剪斷爲妙，就到了八月十六日，天下傑士俱赴武場。鳳英同姐妹到場內，大人未到，待有片時，正北來了五乘八抬大轎；當是正主考，軍師李靖；后邊副主考，是魯國公程咬金，劉正會，馬三保，徐績四家大臣，一齊來至台前。下了八抬轎，俱赴將台，待不多時，台前挂出一面牌來。上寫着萬歲有旨，千歲有令，天下傑士知悉：凡入場考試者，原有八條規矩。

以勝欺弱者斬 以官欺民者斬 以故喧嘩者斬 頂名冒姓者斬

第二十六回 劉龍光三中金錢 吳鳳英奮勇奪魁

一〇二

假方用力者斬 強口辨理者斬 混亂場規者斬  
叫者必應，不叫者必退，男先女後，一個個挨考。

鳳英觀罷，說：『衆位姐妹們，俱往后邊閃得一闪。』一齊的都退了，約有八十餘步，俱皆站立在那高處一望。

衆姐妹站在高處細打量。看了看較場軍中人才強。台上邊國公王爺台口坐。台下邊傑士開鬧似羣羊。見多少高的好似天神樣。見多少矮的好像短金罔。見幾個黑的如那黑太歲。見幾個生的好像雪天王。見幾個醜的好比醜惡鬼。見幾個俊的好比俊潘郎。俱多是能爭貫戰英雄將。並無有省心害力老編氓。今一日英才舉子千千万。那一個不想頭名狀元郎。衆姐妹若得金榜中第一。願許下太平神州去燒香。老天爺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俺姐妹五人把名揚。若要是金榜上邊中第一。也不怕公子隱名在四方。正是這鳳英小姐暗祝告。忽聽的旗牌唱名弄虎腔。

話說他姐妹五人，正然觀看，聽武士叫道：『第一名劉龍光射金錢。』劉龍光聽的叫他；走至將台，左手提弓，右手拿箭，將箭搭上弦，弓開弦响。只聽的嗖的一聲，中了一箭，話不可重敘，一連中了三箭。

劉龍光聽的旗牌叫一聲。只見他撩衣邁步走上前。怒冲冲來至台前停身站。惡狠狠將弓搭在虎筋弦。急剪剪前手一推撤后手。冷嗖嗖一枝雕翎中金錢。尋常理箭中金錢人稱美。劉龍光把個金錢射中三。將台上國公大人齊唱彩。將台下喜壞天下衆魁元。劉龍光喜在眉梢心暗樂。劉正會雙手鼓掌笑聲喧。這狀元未必讓他先占了。程咬金搖頭擺尾非等閒。不言這台上台下齊談論。忽聽的武士唱名往下傳。

咱且不言劉龍光連中了三箭，單說那武士又喝名，叫那第一名薛榮進場射箭。薛榮聞言。走至近前，將那箭搭上了弓弦，連射了三箭，只中了二支箭。那武士又喝名往下叫了一聲。那薛榮二支雕翎歸天路。劉龍光三中金錢逞豪強。生生的氣了一個面皮黃。只把那一時高興付東洋。李三畏三支雕翎歸地府。只氣的雙足頓地拍胸膛。秦良能三分得一足了意。張成立三箭落空面無光。鄭伏龍揭出生力中一箭。忽然的心中惱怒發了狂。旂牌官來至場前打一報。然後的唱名叫着女紅粧。衆明公要知端的下回事。等一等請出家兄說真詳。

### 第二十七回 吳鳳英落榜下第 劉龍光得中狀元

少年狀元喜氣揚 掛印封帥逞豪強 五風嶺前平反逆 誰料榮華享不長

話說衆傑士個個都射畢，然後武士又唱名道：『吳月英射金錢。』月英走至近前，將弓一舉，搭上雕翎，射了三箭，只中了一支，往下就是吳鳳英，手持弓箭，走至近前，高聲吶喊：『我吳鳳英射箭，與旁不同，三箭各有名色；頭一箭箭中金錢，名爲獨龍上天；第二箭箭中虎口，名爲雙鳳爭巢；三箭不射金錢，將繫金錢的紅絨線一箭射斷，三支雕翎，一個金錢墜下，名爲三約爭金，口說不足爲憑。』說罷，弓開弦響，只聽嗖的一聲響，中了頭支箭了。

吳鳳英手提雕翎站當中。嬌滴滴櫻桃小口吶喊聲。他竟敢先報名色後射箭。驚動了天下傑士與國公。一個個目瞪口呆往下看。看了看洛陽城南吳鳳英。吳鳳英方才發罷頭支箭。咬金說一條獨龍上天宮。吳鳳英方才發罷二支箭。咬金說二鳳爭巢鬧林中。吳鳳英方才發罷三支箭。咬金說三約爭金落流平。

第二十七回 吳鳳英落榜下第 劉龍光得中狀元

一〇四

吳鳳英發罷三支有名箭。當時里不服龍光武藝能。將台下天下傑士齊喝彩。將台上喜壞滿朝衆國公。劉正會擣入肺腑心中恨。劉龍光一口怨氣扑上空。程咬金滿口誇獎來喝彩。吳鳳英滿面添花長笑容。

話說吳鳳英射罷三箭，張美容中一箭，胡玉蓮白玉娥不中一箭。射畢，將台上吩咐各歸本店去罷！到了天明，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用罷早飯，又到場內，看了一眼，大人早已登台，待有片時，忽聽的武士唱名。說道：『劉龍光拿志石。』劉龍光聞言，心內暗想說道：『昨日落了下風，今日志石拿個爽爽快，好中頭名。心中想着，這才走至近前，將志石抓住，說了聲起來罷！老太爺這才是漢子，這才是本領，看看一拿，就離地而起。台上國公無不喝彩，台下傑士個個誇獎。薛榮抱了半胸，秦良能與李三畏，各拿了離地，往下無有一個人拿起來的了。就叫着吳月英，月英拿他不起來，鳳英走到志石邊，何能拿他得動，要是不拿，恐惹傑士恥笑，拿動拿不動，着拿他一拿。想到這裏，就捲了捲袖子，緊了一緊絲帶，往前行了一步，一探描花腕，抓住志石，叫一聲使上渾身力量，竟是拿他不動，連提數次，一點不動，將手一撤，好不氣殺人也。

吳鳳英走到志石把身停。看了看八百斤重令人驚。實把望金榜以上魁名中。那時節方可找尋李相公。我若是八百志石拿不起。真正是笑殺天下衆英雄。我若是不把志石拿一拿。如何的金榜以上中頭名。無奈何捲捲胳膊搏理袖。將一個八百志石抱懷中。使上平生的力量拿不起。只氣的蓮花粉面似桃紅。這是那素來英雄誰不曉。誰想到三世威名落下風。卽是那志石不強令人笑。我必定走馬奪印顯奇能。吳鳳英跨馬提刀要奪印。到沒有氣壞劉門鄭國公。

話說鳳英拿不動志石，羞的面紅過耳，吩咐店主，把我的馬匹寶劍，運到校場。店主聽說，不多一時回來，鳳英上馬，手提寶劍，聲要比武爭印。劉正會聞聽此言，說道：『好一民門女子，當不得頭目，無有本事，你還張狂甚麼？』程咬金說道：『年兄，叫你說，這也是正事，若說是他無有本事，就該着令公子與他比武。』李靖說：『年兄不必爭論。劉龍光頭名，吳鳳英第二名可也罷了。』咬金說：『台下那一女子，曉得不曉得，頭等弓箭不中頭名，中你二名，有兩句俗言，你可曉得？文問人在下，性命不可由，要你自己料着些。』吳鳳英把馬往后退了幾步，說：『曉得了。』送印把馬一催，來至姐妹跟前。說道：『衆位姐姐，先回店中去了，把行李馬匹收拾起來，南門外等着與我。』衆位小姐聞言，一個個就回店中去了。吳鳳英遂催開他的馬來，至午門朝外，下的馬來，提筆在手，往那粉牆以留詩一首。題道：

鳳英題詩與龍光 咬牙切齒恨不平 果有英雄驚天志 帶領人馬趕一程 若無英雄冲天志 准備秋后反江紅

題詩畢，上馬而去，出了南門，趕上衆位姐妹。左思右想，真乃恨殺人也。

吳鳳英咬牙切齒恨不平。不住的長吁短嘆罵龍光。全仗着父親官高多當道。恁不該欺慢天下衆英雄。俺沒有擒龍捉虎抓鳳手。就不敢轉易來至長安城。到後來還那里遇着你。咱兩個走馬比武把賬清。雖然說中與不中不掛意。真個是笑殺天下衆雄豪。吳鳳英越思越想越加怒。我若是不殺龍光吳字更。不言這鳳英暗發未來恨。轉過來知疼知熱張美容。勸姐姐放心開懷且忍耐。劉龍光怎能久存長安城。此一去尋個門路等着他。單等他掛印爲帥領大兵。到了那兩軍陣前去比武。小妹妹要與姐姐把仇清。

他姐妹一行說着登古道。看了看西方將落太陽星。

話說吳鳳英姐妹出了長安城南門，走了數日。那一天正行之間，忽然天色將晚，前邊若是先有村店，咱可往那里存身呢呀！

姐妹們去離長安往前行。逐日里提鎗催馬走路程。那一日正往前行天色晚。四下里那有村店把身停。月英說正行之間天又晚。鳳英說西方墜落太陽星。玉蓮說深山曠野人家少。玉娥說望着前邊小村莊。美容說門前有裙釵的女。姐妹們下馬前來問一聲。

話說天色將晚，他姐妹無處安身，行至小莊之內。只見門前有個少年婦人。姐妹五人一齊下馬來，吳鳳英向前說道：「俺是行路的，趕不上村店，問借間房屋宿一晚，明日就去。」那少年婦人說道：「可好我家就有閒房，請到家中再敘。」姐妹各自牽馬，進了頭門，來至院內，西窗以下，有木柱，各自將馬拴住，跟着那婦人進了房內，敘禮坐下。那女子問道：「眾位姐姐家住那里，姓甚名誰？」月英說：「俺本是異姓姐妹，家住在洛陽人氏，爹爹員外姓吳名成功，母親劉氏，妹妹名鳳英，我名月英，只因上京應試，落榜回來。由此路過，趕不上村店了，才到貴宅打攪。請問賢嫂這是甚麼寶莊呢？上姓高名，家中還有甚麼人呢？」那婦答道：「我這個村名，叫周家莊，上有公婆，下有丈夫，居家四口。」一行說着這話，一行眼中流淚。月英看見眼中犯疑。說道：「嫂嫂家下之事，緣何不說，莫非是姐妹們無故打攪麼？」那婦人說道：「眾位姐姐，來到了寒舍，一盃茶水未用，俺的有甚麼打攪之處？只是我的屈心之事，姐姐們有所不知，請尊坐，聽俺向你們道來：」



姜蓮香未從開口，淚汪汪。尊了聲姐姐，聽我說家常。自幼里生長，本是姜家女。就在這西北十里姜家莊。老爹爹姓姜，名道叫擇培。老母親吃齋好善，佛滿堂。一世里又有兒來，又有女。所生下一女三男人兩雙。大哥哥自幼有個殘病疾。二哥哥千里貿易不還鄉。就是我三哥聰明多伶俐。逐日里苦讀詩書在寒窗。今年上皇王開科掛了榜。一心里要中頭名狀元郎。只爲的三場已畢無名姓。氣的他如瘋似疾病在床。就是我小妹蓮香，年輕小。自幼里許配本是周定邦。好容易虛度光陰十七載。年前里初離閨閣出房門。俺夫妻恩愛未過百日正。惡虎寨從然來了黑虎王。他把我夫主定邦拿了去。逐日里披掛乘馬演刀鎗。怕的是長安不曉一個信。難免的差將督兵抄山岡。到那時兵將馬踏惡虎寨。怎能勾留下兒夫周定邦。二爹娘想兒想的肝腸斷。老公婆盼兒盼的病着床。這才是一條腸子十下拉。爲甚麼不叫小妹淚汪汪。姜蓮香從頭至尾說一遍。吳鳳英滿面代笑問紅粧。衆明公要是知道下回事。單等着歇息片時道其詳。

## 第二十八回

吳鳳英劫據惡虎寨

劉龍光排陣大交兵

鳳英落榜離朝堂

咬牙切齒怒氣狂

一心劫據惡虎寨

苦了徐家黑虎王

話說姜蓮香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鳳英笑而言曰：「周大嫂你可想你那丈夫回家嗎？」蓮香說：「人所同心，少年夫妻，如何不想？」鳳英說：「既想却有何難，只用俺姐妹們，明天到了惡虎寨下，殺了黑虎王，劫了黑虎寨，何愁你丈夫不回來。」姜蓮香說：「你說可是實言？」鳳英說：「焉有哄你之理。」蓮香聞聽此言，心中暗喜。說：「貪着咱講話，把正事多忘了。到底是恁在那里用過飯不會？飢與不饑，我與恁做飯去罷。」鳳英說：「每路之上。打過尖了。每路行程

## 第二十八回

吳鳳英劫據惡虎寨

劉龍光排陣大交兵

一〇七

，甚是困乏，賢嫂打發俺姐妹安歇罷！」蓮香聞言，拿了個杆草，打了一個攬鋪，蓮香陪着衆家小姐，各自安寢，都去睡了。

這就是八月天來九月天。滿天下買賣客商任意還。喜的是日出東方乾坤照。怕的是紅輪江落太行山。家家的婦人秉燭回房去。到處的千門萬戶把門關。陽關道客商買賣行程少。衆佳人一夢陽台睡臥眠。吳鳳英去想武陽惡虎寨。姜蓮香不忘結髮同床男。吳鳳英夢中觀見劉龍光。姜蓮香方寐相會同床男。吳鳳英滿腹冤屈今日報。姜蓮香手拉定邦泪連連。吳鳳英叫聲小輩那里走。姜蓮香口稱相公得回還。鳳英說今日要報平生恨。蓮香說男夫幾日下了山。吳鳳英手舉寶劍分頭砍。姜蓮香泪珠滾滾濕衣衫。吳鳳英手舞足蹈瞎使力。姜蓮香望空嚎啕是枉然。張美容見此光景連聲問。吳鳳英一口怨氣冲上天。

話說鳳英正在夢中，看見劉龍光照面就是一劍，誰打想手舞足蹬，瞎使力氣。忽然把張美容驚醒，美容說：「姐姐，你是幹甚麼事哩？」叫了一聲，那鳳英驚醒回還，遂長嘆了一口氣說：「誰叫妹妹叫我，若非你叫我，我這一時冤恨就報了。」姜蓮香說：「賢姐，你不用報怨，做夢里那可中甚麼？若不是那位姐姐，咱到這時候，我跟俺夫主早到一處了。」他姐妹你言我語，再也沒有睡着，到了天明，衆家姐姐起的身來，梳洗已畢，蓮香下了廚房，待了一時，酒飯齊備。放下一個案來，拿了几條板凳，酒飯一齊搬上，葷素十二盤。鳳英說：「俺姐妹無故打攪了。可叫嫂嫂這等勞心哩。」蓮香說：「各家姐姐，來到寒舍家中，別的無有甚麼美味與你吃，莫要見怪！」鳳英說：「是了，這些東西，雖是俺吃，也是爲你男夫的。」蓮香笑說道：「分明是敬姐姐，何爲是俺男夫呢？」鳳英說：「你明白就罷，要不是昨晚俺說救你男夫，縱然有這等東西，

未必就收拾這等干淨。』蓮香掩口笑道說：『俺姐姐呀，不說罷，勾我受的了。』衆佳人說着笑着，吃着鬧着，不多一時，酒足飯飽，蓮香撤去殘盞。鳳英說：『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衆姐妹既是咱擾人家的酒飯，各備行李，就該到黑虎寨走走。』一言罷，各展開行李。月英鳳英披掛停當，美容玉連玉娥結束正齊，牢備馬匹，搬上行李，各人手提兵器，姐妹五人自上馬，一齊往惡虎寨去了。

衆佳人用罷酒飯要行程。一心里惡虎寨前排戰場。吳鳳英頂盔貫甲天神狀。吳月英結束齊正非尋常。張美容手提雙刀鋒刃利。胡玉蓮生銖二錘逞剛強。白玉娥牢扣坐下桃花馬。好像是月里嫦娥下天宮。姜蓮香目瞪口呆癡迷呆呆看。一個個俱是強神惡天王。是那里來了一起女豪傑。到此間打救丈夫周定邦。許那里口出此言我不信。自這黑虎那賊不能久長。此一去惡虎寨下戰黑虎。好比就五虎林中擒一羊。不言這蓮香佳人心暗喜。衆人佳催馬離了周家莊。霎時間越過五虎五道嶺。見幾個嘍卒上山走慌忙。話說他姐妹五人，離了周家莊，鬆散一轡，越過五虎嶺，就到惡虎寨下，見幾個嘍卒，在山下提鎗執劍，左右盤旋，巡山到寨。吳鳳英一聲招呼，說道：『嘍卒們，速速報與你家大王，教他出來受死。』嘍卒聽說，慌忙回寨去了。不多一時，來了一支人馬，一時即來至近前，將人馬兩邊一分，正當中閃出一個大王來。吳鳳英抬頭一看，微微的冷笑說道：『好一個大王呀！』

吳鳳英舉目抬頭細端詳。打量那惡虎寨上黑虎王。並沒有驚天動地安邦主。爲甚麼威名震動四海揚。莫非是此處無有真傑士。偏是那黑虎賊子自逞強。頭代着少翅無翎盔一頂。穿一件少領無袖破衣裳。

騎一匹莊家尋常耕田馬。拿根棍又不粗來又不長。徐黑虎能在面前展三展。真正是羞殺鳳英女紅粧。正是這佳人暗笑山寨主。徐黑虎提棍作樣弄虛腔。

話說徐黑虎下了山寨，來至切近，人馬兩邊一分，看見衆位小姐粧模做些。一聲怪叫：「衆嘍卒往查山寨，這些女子莫叫他走了，今日可拿住作個押寨夫人。」言罷，催馬提鎗，正照衆家小姐而來。鳳英催馬相迎，跑至對面，並不通名。鳳英手起一劍，來砍徐黑虎。黑虎使上平生力量，用鎗架開，一馬向東，一馬向西，這就是一手。鳳英覺着不是實學，遂即轉回馬來，闖至對面。徐黑虎也刺一鎗來，鳳英一時將鎗架開，一口寶劍正照黑虎脖項而去，那黑虎又不能閃，又不能破，給他一個硬撞，誰打想脖子撞不過寶劍，撞了個尸首兩分。那些嘍卒，見了寨主已死，烘的一聲，各自逃散。吳鳳英大聲喊道：「那些嘍卒那里逃去，若不回來，趕上前去，一個個盡都殺了。」嘍卒聽得此言，轉身回來，來至鳳英馬前叩頭在地。口稱：「姑娘饒命罷！」鳳英說：「莫驚慌，我問你們那個是周定邦？前來就是。」定邦聽說，往前爬了半步，說道：「小人就是周定邦。」鳳英說：「你家婦人姜氏，正自想你，不可久停，即速回家去罷！」這周定邦聞言，連叩了幾個頭。說：「謝過姑娘不殺之恩。」言罷，遂起的身來，回家去了，這且不提。鳳英吩咐衆嘍卒，你們願回家的就回家，不願回家的，就跟姑娘上山伺候。那些嘍卒，也有還家的，也有跟他上山的。鳳英姐妹五人，一齊跟了嘍卒，上了山寨，站在高嶺，四下一看，嚶呀真乃是一座好山寨也呀？

吳鳳英上的寨來四下觀。看了看松柏密密地遍搖。各處里蓬蒿閃閃蘭青草。遍地的怪石錯錯低又高。

那一旁大山流水冲小洞。這一邊橫搭一根獨木橋。南山上有座古廟在峻嶺。北山上茂林修竹空寥寂。西山上梅花萱草跳澗嶺。東山上猿猴淪草捧仙桃。山左邊一羣豹狼上下椽。山右邊幾個樵夫任逍遙。山前里獐豹野鹿共野獸。山後邊百鳥喧嘩爭巢梁。山頭上青天不過紅日近。山上頭露氣迷迷起雲香。寨里邊千家萬戶人烟廣。寨外邊綠水滾滾代雨潮。寨中間一片高廈大屋宇。還有那宮殿高大甚昭彰。俺姐妹今得此山爲寨主。就在此定國安邦社稷牢。俺五人同心協力聚糧草。到秋后要領萬軍反上朝。吳鳳英觀罷同往寨里走。大帳中坐下五位女姣姣。衆明公要知下回書中事。等只等聽我細細說根苗。

## 第二十九回

鳳英怒斬劉龍光

唐王又開科選士

仗勢欺人最可恨

五鳳嶺前報冤屈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話說他姐妹五人，到了大帳，一同坐下。鳳英說：「衆家姐妹，今日咱來到山下就在此存身，四面打聽公子信息，雖然是這等說法，今日不與尋常可比，必得議出個頭目才好。」衆佳人一齊說道：「你就爲頭目，何必謙讓。」鳳英說：「如此小妹有僭了。」遂卽升帳坐下，說道：「衆嘍卒等進帳答話。」鳳英叫了一聲，所有的嘍卒一齊來至大帳跪下。說：「姑娘吩咐小人什麼？」鳳英說：「嘍卒內邊，那一個是總領頭？上前回話，餘下退後。」忽然見一人連忙答應，上前爬了幾步，跪下說道：「小人就是總領。」鳳英說：「你叫甚名字？」那人答道：「小人名叫錢飛龍。」鳳英說：「今用你調理山寨，五虎嶺改爲五鳳嶺，惡虎寨改爲仁義寨，山上的嘍卒一人管十人，十人管百人，百人管千人，那里逃走嘍卒，與頭目等同罪。興兵排陣，只許進前，倘敢

## 第二十九回

鳳英怒斬劉龍光

唐王又開科選士

后退，必須斬首示衆。逐日演習刀鎗，考練弓馬，四人把守轅門，八人把守四門，十六人把守頭門，三十二人把守山口，七十二人巡防山寨。四匹大馬，內外報事，山口豎起大旗一面，上邊寫着五鳳嶺仁義寨，順天女王在位，四方黎民願行路者行路，願投山者投山，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與百姓公買公賣，不許擾害黎民，那一個敢不遵，定然重責。頭領來見，凡有闖山的漢子，將他拿住，不可難爲與他。先問他家鄉居住，姓甚名誰？然後報於大王知道，如違令者斬首。」

吳鳳英坐在大帳把令行。叫了聲總領頭目錢飛龍。山寨上一切大事交與你。萬不可瞞地昧天違令行。山上頭逐日排陣演武藝。不就是習學鎗刀頂盔英。山底下買賣客商任他走。與黎民須要公平買賣行。那一個有功賞銀五兩正。那一個有罪重責逐出營。若還是有人從此山口過。必須要先問居住姓與名。但逢着若有姓李山前過。即速的報於姑娘審問清。那一個違了我的將軍令。準備着三尺龍泉不容情。吳鳳英吩咐一聲退了帳。這將令嘍卒一一照樣行。

話說鳳英吩咐已畢，錢飛龍領命而去，姐妹們走了前帳，到了后營，各有清淨所在，宅後有一花園，到也寬大，姐妹五人，逐日在花園中跑馬射箭，演習刀鎗，這且不提。單說那天藍旗官來報：『長安發來劉龍光，奉旨平南，領兵十萬，今人馬相離五鳳嶺不遠。』鳳英聞言，雙眉齊縐，杏眼圓睜，用手往山下一指，好你小輩，找只說你久在長安，不料你竟來至五鳳嶺前，想活命萬不能也。美容說：『姐姐息怒，不可輕敵，待妹妹到兩軍陣前，先報仇恨，有何不可。』鳳英說：『量他一小輩，何足掛慮，爲姐一定要親斬劉龍光，方可除恨。』言罷，遂吩咐令人抬

過盔甲，結束停當，又令人快備馬來，出離後帳，來至山口。順手提劍，占蹬上馬，離了山口，鬆撒了一轡，越過了五鳳嶺，就離唐營不遠。把馬一提，上至高嶺看了一看，嘍呀真乃唐營好兵馬也。

吳鳳英勒馬提劍上高嶺。細打量長安城中發來兵。遠看着五色旌旂遮日月。近聽着火把連天振耳鳴。步下的籐牌短刀就地滾。馬上的丈二長鎗似天神。前哨里催陣鼓響如洒豆。看一看一杆紅旗半懸空。上邊是風吹旗子左右擺。下邊是三軍喊吶不絕聲。旗角下頂盔貫甲四員將。真正是將將生的甚威風。第一個綉銀盔上生殺氣。第二個藍英盔上琥珀精。第三個紫金盔上放光明。第四個代頂油盔八寶成。后哨上催陣鼓響如雷吼。看一看一杆黑旗半懸空。上邊是風吹旗旛左右展。下邊是兒郎吶喊不絕聲。旗角下披袍貫甲四員將。真乃是將將生的甚威風。第一個穿着領糖貌凱。第二個鎖子甲砌玲瓏空。第三個五花袍上團龍臥。第四個身穿連環甲葉層。左哨上吹陣鼓響如紅豆。看一看一杆青旗半懸空。上邊是風吹旌旗左右擺。下邊是三軍吶喊不絕聲。旗角下提轡催馬四員將。真正是將將生的甚威風。第一個日行千里花班豹。第二個躡山跳澗艾葉青。第三個噴雲吐霧赤兔獸。第四個騎匹龍駒如追風。右哨上催陣鼓響如雷振。看一看一杆白旗半懸空。上邊是風吹旌旛左右展。下邊是兒郎吶喊不絕聲。正過去抱戈揚鉞四員將。真正是將將生的甚威風。第一名吹風利刃針金刀。第二個誅軍斬將刃兩鋒。第三個追魂取命銀沾鎗。第四個使根虎鞭鬼神驚。中軍營催陣鼓響如雷鳴。看一看一杆黃旗在當中。上邊是風吹旌旛左右擺。下邊是三軍吶喊不絕聲。旗角下奮武揚威四員將。真正是將將生的甚威風。第一員南殺北戰安天下。第二員東擋西除定太平。第三員旂開得勝雄無比。第四員腹藏戰策成功了。

眼看着五營四哨閃閃旁閃。閃開帥字旗下半懸空了。上邊是風吹旗旛左右展。下邊是兒郎吶喊不絕聲。旂角下怒目揚威四員將。真正是個個生的甚威風。第一個懷抱日月法武子。第二個袖藏八陣學孔明。第三個測天移地移山水。第四個呼風喚雨撒豆兵。

頭前馬跑薛門將 隨後跑馬劉家兵 貼身家將三百六 左呀右擁往前行 四個將軍巡四哨  
一對戰將督老營 一杆旗下四員將 一個將軍四千兵 五營四哨前後跟 長安發來十萬兵  
戰將共有三十員 個個多想立大功

劉龍光大兵若過仁義寨。俺敢說不報冤仇吳字更。吳鳳英看罷一回催戰馬。早看見提兵龍光劉帥卿。話說吳鳳英看了多時，只見唐營人馬兩下一分，當中閃出一條大路，看見劉龍光，甚是利害，越加惱怒，把馬一催，奔大路而來了。

吳鳳英慢慢催開逍遙馬。猛看見提兵掛印督招討。只見他烏漆寶盃冲霄漢。花拉拉連環錦甲襯羅袍。奔赴赴坐下戰馬如閃電。明晃晃提着三尖兩把刃。黑暗暗面皮好似烏漆染。呼聆聆二目就如搖銅鈴。青矛矛一對平朵似薄扇。屹碇碇秤錘鼻子四指高。夫齟齬四個獠牙出唇外。紅騰騰一張血口似紅瓢。厚盹盹眉頭寬大兩膀粗。咕輪輪粗體大胖虎曲腰。只見他耀武揚威行號令。只見他怒目揚眉逞英雄。也休怪鳳英姑娘笑話你。那知道路逢妖道在今朝。你好比紙糊舟船入大海。你好比石頭人兒過細瞧。你好比白毛玉兔入圍場。你好比一隻肥羊入虎窠。你好比小雀撞着黃鶯鳥。你好比猿猴兩手捧仙桃。你好比風吹毫毛就地滾。你好比雪霜向陽烈日消。你好比老鼠吊在油缸裏。又被那七八狸貓圍一朝。若說是龍光小輩得回路。除非是扳到油缸打死貓。不言那鳳英心下發了恨。唐營裏驚到劉門督招討。



### 第三十回

### 劉龍光誇美鳳英女

### 吳鳳英劍斬督招討

勸君莫要逞剛強 那箇不從刀下亡 若人識得回頭早 便是心中有主張

話說吳鳳英在高嶺觀罷唐營而去，再說唐營中早有藍旗報於元帥，說道：「兵離五鳳嶺不遠了，五鳳嶺上仁義寨，寨中有五個女天王，把守山口，擋住了官兵，甚是利害。」元帥道：「堂堂大兵，如此小小山寨，何足以掛齒，大兵一擁而進，吾何以思哉。」待不多時，又有藍旗前來報知：「今有大王下山的來了，馬臨大營不遠。」元帥遂吩咐列開大門。你看劉龍光吩咐了一聲，人馬兩旁一閃，劉龍光抬頭一看，果然有一員女將，怎樣打扮，如何英雄。明公不知，聽我與你們道來：

劉龍光陣前停刀勒馬瞧。來了個青春少年女英豪。只見他頭代金盔襯雲鬢。黑冬冬巧挽烏雲珠玉嬌。呼哈哈一對杏眼含秋水。彎正正兩道蛾眉不用描。白生生糯米銀牙如砌玉。紅毛毛一點珠唇似櫻桃。粉濃濃面如桃花三月放。俏正正腰似楊柳風吹搖。一點點三寸金蓮扎鎧窠。嫩生生葱白小手把劍攜。雄赳赳坐下一匹桃花馬。嬌滴滴嘹唳聲音喊的高。咕咚咚馬跳戰場如打鼓。荒啣啣鸞鈴響曉似海潮。劉龍光勒馬提刀多時候。吳鳳英停身仗劍氣不消。

話說吳鳳英一馬闖至近前，對面勒馬站住。說道：「劉元帥請了，今日來至五鳳嶺前，爲何不進貢，空過吾山寨麼？」劉龍光答道：「女大王胡言，我今奉聖旨代兵討賊，那有進貢與你，似你這女子山寨爲主，林野爲賊，有甚好處？總不如甘心歸順，隨軍征討，若得大功回國，我本帥

奏上一本，封你大官，更改寨門，何不是好。」鳳英說：「我到有心勸王扶主，無奈不在賊子下爲將。」劉龍光聞言，定睛一看，認的是吳鳳英，遂回喜作怒道：「面前來者，莫不是武場落榜，那個無恥的鳳英麼？似你這閨門紅女，就該在家謹守綉樓，才是正經女子；爲着什麼招風惹草，來至長安武場之中，英雄有力，傑士無數。以你這等三梳頭，兩節衣，搖擺甚麼風流，沾賁甚麼移哪！卽然無有實學，就該回家，是婦女們正道，爲什麼霸占那山寨，呼朋聚友，結黨成羣，水性楊花，湯風敗俗，不知羞恥。你還來人前賣乖，令人真是可惱，令人真是可恨，羞殺人也。」

劉龍光聞聽一言仔細觀。認的是武場考試女姣連。恁本是未出閨閣姣生女。你就該習學三從四德賢。現考着閨閣關房烈女傳。爲什麼招風惹草進長安。看一看場中武士多合少。瞧一瞧天下英雄萬與千。俱都是俊傑美貌男子漢。那顯着如花似玉女嬋娟。既然是無有實學落了榜。你就該甘心回家守清閨。你不該深林招聚人共馬。你不該結葉給來多少男。正是這紅花露出粉牆外。免不得綠葉菊花色新鮮。怎免的說長道短旁人笑。怎免得後世人兒罵萬千。劉龍光說長道短聲聲罵。這一回怒惱山主女魁元。

話說劉龍光惡言惡語，只管罵他。鳳英聞言，把粉面氣得通紅，杏眼圓睜罵道：「好一小輩，欺人太甚，竟敢惡罵與俺。俺乃是三從四德清淨女子，怎奈恁父子在京，當惡爲非，失却忠良，上欺天子，下壓羣臣，真乃皇上之敵，文武痛恨，萬民吐罵，百姓埋怨，真禽鳥之輩，怎在人羣，還在人前誇口。今乃五鳳嶺地面，並非長安之處，可遇着姑奶奶，休想你活。」言罷，劈面就是一劍，劉龍光急忙用鎗架住，他二人二馬相交，就殺在一處去了。

吳鳳英雙舞寶劍氣冲天。罵一聲奸賊之子小畜生。恁爲那朝中大事理國政。也就該爲臣須當苦盡忠。爲什麼上欺天子當朝道。爲什麼下壓羣官亂胡行。也未必經略純熟中箭首。妄想的就中頭名狀元公。這可是五鳳嶺前仁義寨。比不的禽獸鳥巢長安城。比一比六韜三略誰家好。試一試鎗刀劍戟那人強。若還是奶奶今日打敗仗。那想的歸回地府酆都城。那叫你許國征討去不成。若還是奶奶今日打勝仗。我若是不殺賊子劉龍光。真正是笑殺奸賊衆英奎。你若是大兵能過仁義寨。俺就把鳳英顛倒吳字更。吳鳳英越殺越怒越加怒。劉龍光越沖越擋越加勇。他二人走馬盤桓七十合。吳鳳英忽然一計上心中。話說他二人殺了七十合，不分勝負，鳳英心內暗想劉龍光生的甚勇，一時難以取勝，爭先交戰不止，他若敗回大營，你看千軍萬馬，我如何殺他，把我這一場冤屈，何以得報；總不如早下手爲妙。想到一提絲韁，轉回馬來，召着了馬頭，打了三掌。那馬擺尾，口內噴水，就有三丈多遠。那龍光馬來的切近，水噴面上，二目難睜，忙里用手挽住，並不知鳳英把劍在手，不防被吳鳳英一劍，砍下馬來。主將既失，兵卒無有頭目，如同生口性羣小羊大甫一般，吆呼一聲，四散而逃。鳳英大言說道：「既經不殺，恁去了罷！」言罷，遂代領嘍卒回上仁義寨去了，這話不提。且說龍光的家將，逃回到長安，來至劉正會府下，報與正會。正會聞言大怒，遂穿朝服上殿，口口聲聲大叫主公。唐王問曰：「劉愛卿有何冤屈？望上奏來。」劉正會遂把五鳳嶺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唐王未及回口，程咬金在一旁說：「這劉年兄，不必今科狀元就該不着恁做，你伯占朝廷，強中狀元，又無狀元身體，原是爭討許國，未及二龍山，剛才只到五鳳嶺前，却被一個民間女子殺了。你吃了國家大俸大祿，不與國家報效，來至金殿圖賴着不成。」唐王說：「程

王兄，依你怎處？五鳳驚這事，朕心甚是驚懼。」程咬金說道：「聖上放心，那吳鳳英在五鳳嶺造反，原爲上場劉年兄當道，天下英士一個個冤屈，今日所以蟻聚五鳳嶺。反了鳳英，還是小事，不久天下還恐大亂！放着臣奏，就如今且出一聖旨，上出四門，二月初二日覆第二場，不拘男女傑士全來得入場考校。若取得一壯士，着他掛印爲帥，前去平滅許國：一來得其實學；二來安服天下；三來不失英雄。雖言之未知道是與不是，望其聖裁，聖上意下如何？」唐王聞言大喜，遂卽出旨一道，曉諭天下英雄傑士，張掛四門去了。

從來是治亂興廢不等齊。皆只爲奸臣忠良各逞奇。劉正會一心要中妓生子。到惹的英雄恨痛民心離。好一個雄心豹胆吳鳳英。他竟敢刺賊削冠報冤仇。多虧了秉忠向上程知節。在朝中治國安邦定華夷。這一回安邦定國良將士。人才是取個真正武藝兒。又有個神出鬼沒李懷玉。全憑着七篇文章拜丹墀。文憑着李家公子騎駿馬。武仗着常氏秀英鎗刀刺。這一日鳳英風把怒恨恨。那時節平滅盜賊志不息。此一去平滅山寇稱上將。在把那許國反賊一掃除。咱不言後來一切吉凶事。再明明懷玉夫婦回房時。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等只等下回書中說得知。

第三十一回 皮秀英借尸還魂 李懷玉重新姻緣

小小鯉魚頭尾搖 池水滾滾似海潮 老天降下三陣雨 雷鳴一聲萬丈高

話說李懷玉在大楊莊，白日習念奇文，夜晚陪伴秀英。那一日晚間，回至後宅，秀英迎接上繡樓，吩咐丫環，擺上筵席。笑而問道：「公子奇文習念熟了麼？」公子長嘆一聲，說：「這奇

文，到也通了，但不知何日纔有出頭的日期？」秀英笑道：「真正公子時運來了，適纔清晨，聞聽人言亂傳，長安城唐王傳旨，懸掛榜文，言過歲二月初二日，覆考二場。況且公子熟習通貫奇文，眼前就是你出頭的日期到了，明天辭我父親，奴家隨你往長安走一遭。」夫妻們說着，酒筵已畢，收拾安寢，一夜無話。次日天明，李懷玉下的綉樓，到了前廳，望皮老仙處辭行。老仙吩咐，令人排上酒筵，與你姑娘餞行。翁婿二人坐下，皮老仙說：「賢婿，請酒呀！」

皮老仙大客廳前設酒筵。又把那賢婿連連尊幾聲。恁夫妻爲着功名赴考試。我老漢不敢強留在家園。並沒有奇珍寶相贈送。不過是幾句良言記心中。此一走每路行程多僻靜。保管你高車駟馬轉回還。話雖講內中還有一難事。准備着常家莊上鬧一場。准備着東部府裏重新配。准備着黑風嶺前遇獸端。准備着狂風嶺前起禍事。准備着文武狀元中一場。准備着五鳳嶺下排血戰。准備着一人獨率衆三軍。准備着回河情內夫承口。准備着仁義寨下忙至朝。准備着二龍山上手足會。准備着許州城下立功勞。准備着夫貴妻榮回故里。准備着大享榮華立大廷。皮老仙說的俱是後來話。李懷玉糊糊塗塗不知情。

話說皮老仙所言，俱是後來之事，公子不解其意，及酒飯席散，夫妻們各辭了皮老仙。夫妻二人，來到大門以外，各人把行李馬匹，清早已收拾妥當，夫妻二人各自上馬，奔長安去了。

夫妻催馬奔長安

秀英回頭望故鄉

何日纔回大楊莊

舉家要得重相會

除非南柯夢一場

佳人思想心酸痛

此去陪伴李公子

低聲悄語喚郎君

怎捨千年朝陽渭

怎捨堂前爹和娘

真修養性八百載

一片春心萬里鄉

話說他夫妻二人，出的門來，皮秀英有思家之意，左思右想，一發心酸。說道：「公子，奴

家乃女流之輩，不曉東西南北，恁是堂堂丈夫，可記着路徑，歸回來好到大楊莊瞧看瞧看，記住高橋大楊樹便是。」公子心內驚懼說道：「小姐方纔行有二三里，大楊莊都不見了？」

公子不見大楊莊 滿心驚怕一陣慌 義氣男兒心害怕 賢良佳人着了忙 聲聲不住喚夫主

巧語花言哄郎君 精細一世是實話 胡突一時果真詳 人行一日奔一嶺 馬行一日過三崗

四蹄生風登雲馬 一時不見大楊莊

那佳人滿口說的是慌語 李公子胡胡突突奔路長

話說此一時正是正月天氣，還向寒冷，夫妻正行之間，忽然西北狂風刮起，秀英也有八百年道行，寒暑不侵，公子覺一陣好冷也。

夫妻正然奔路程 西北乾天起了風 片時雪花落滿地 陣陣寒風刮地平 千年真性皮家姐

寒暑不侵真仙靈 一身凡胎李公子 寒風凜凜起寒驚 呵呵打鎮受不住 又把小姐叫幾聲

一陣寒風遍身冷 四蹄難忍怎登程 那裏尋個蔽風處 等着向暖再行程

常家莊避風向暖不打緊 這一回吏部府中弄咕童

話說他夫妻二人，正在行程，忽然狂風大起，寒氣侵人。公子說道：「小姐甚是覺着寒冷，那裏避風雪一時，再往前行。」秀英說：「前邊黑暗暗必是大戶人家，就上那裏避避風雪，有何不可。」說着話，不多一時，行至莊前，收住了馬，夫妻二人下的馬來，搬下行李，夫妻坐下，在大門以外避風向暖，暫且不提。單說此莊名爲常家莊，有一吏部常老爺，年紀高邁，告老還家，一世無子，只有一女，名叫秀蘭，年方二八，新年新節，帶領丫環在花園遊玩散心。望四外一觀

，真乃一片好春景，五色燦爛有趣也。

二八佳人遊花園 春色陽和正月天 太陽轉旋中和氣 又不熱來又不寒 百般奇花心未動  
惟有迎春獨占先 太湖石上葡萄架 赤魚兩邊玉欄杆 夏日炎暑人難過 秋光冷淡令人慚  
隆冬步雪透衣冷 那比春和這一般 風垂楊柳垂金線 好似玉笛弄絲弦 應時好雨潤萬物  
雷鳴一聲震青山 山下萌芽初出土 向陽花木色新鮮 獸走山頭報春煖 鳥飛深林鬪聲喧  
佳人正賞陽春景 忽見鞦韆在面前 佳人忙把丫環叫 俺好擠鞦韆樂心歡

話說小姐正然觀看園中景緻，忽見面前有一鞦韆，說道：『丫環，俺好打鞦韆罷。』丫環說：『姑娘打鞦韆，俺不會呢。』有一個初到的丫環說道：『你不中，我跟咱姑娘，俺兩個擠鞦韆罷。』丫環言罷，主僕二人，去到鞦韆架，就向對面站下，兩個丫環在後，一送一迎，一往一來，真有趣也。

男女擠鞦韆不一般 各有生活裏邊看 朝纜夜織賢良女 出作入息丈夫男 總然富貴宦門女  
描龍繡鳳理當先 勤而有功人欽敬 戲而無益枉徒然 既爲千金宦門女 不該打鞦韆去笑頑  
主僕上了鞦韆架上 滿面芙蓉喜心間 絲繩挽住描花腕 花板打住小金蓮 三綻兩綻半梁起  
三起兩起面朝天 佳人綻夠好幾綻 經個珍珠倒捲簾 粉面梨花生得俊 紅衣緊襯綠綾衫  
風吹羅裙五色現 花色喚蝶飛上天 快意生悲是實話 二腳錯了染黃泉 使喚僕女齊哈彩  
紅粉佳人心內歡 不言小姐把鞦韆擠 再提神通皮老仙

且不言小姐領着丫環，擠鞦韆玩耍。單說皮老仙自從那日，他女兒女婿去後，心內慮着他女兒

得道真仙，無影無蹤，如何陪伴公子在朝奉君。算道，常小姐今年今月今日今時，該他墜鞦而死，應借尸還魂而生，一駕雲頭，來到常家莊前，看見女婿女兒，在此避風。遂把磕頭蟲取出一把，散到頭上，把秀英提到後花園中。看了看，小姐正然擠鞦韆，架上有一鈎命惡鬼，仰面只是看小姐。不覺的天到午時，那惡鬼把鞦一拖，丫環覺着鞦架打頭，把肚子一勒，小姐跌落在地，只跌的氣絕而亡。衆丫環着忙，守着喊叫，一個丫環回宅報與吏部夫人，夫人聞言，大吃一驚，跟定僕女，進了花園，看見小姐一點氣也無有了。吏部滿眼淚落，論夫人心酸，好不痛殺人也。老夫人一見小姐痛淚傾。悲切切又把姣兒叫幾聲。你怎知爲娘懷胎十月整。好可憐千辛萬苦姣養成。

生兒育女防備老 推乾就濕一場空 只管一身你死去 丟下爲娘誰送終 夫人哭到傷心處 丫環旁邊喚一聲

話說夫人正然哭着，丫環一旁叫道：「老奶奶不用哭了。俺姑娘有了氣了。」明公，你說小姐氣絕，因何又有了氣了。這是皮老仙看見小姐墜鞦而亡，把秀英的魂附到他身上，如何無氣，這佳人醒過來，閃開秋波，四下里一望，比先大不相同了。

怎麼周外花園牆 怎麼身旁鞦韆場 年邁夫人哀又痛 怎麼丫環喚姑娘 一聲高來一聲底  
姣兒短來姣兒長 你在此處行無禮 我叫秀英你的娘 佳人說的那些話 丫環旁邊問真詳  
話說小姐講到這裏，丫環說：「俺姑娘呀，別人你不認的，也還罷了。你的老娘，你也不認的了？你說你叫秀英，你就說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是何村莊？」佳人聽了說道：「你們聽我道來：」



祖居靈寶大楊莊

爹爹姓皮稱仙長

若問奴家名合姓

我叫秀英皮姑娘

那天來個讀書子

居住洛陽李家

爹爹愛他文才好

把我許他做妻房

夫妻上京去應試

在恁門前蔽寒涼

朗朗日月照宇宙

把俺弄到在這廂

靠莊總有三隻犬

只怕下山一虎狼

別看在下奴年幼

姐姐不是軟無剛

佳人言罷前生事

起來就像發了狂

惱一惱舉家大小殺個淨。怒一怒馬冲村莊一掃平。這佳人言罷一回就要走。衆小女拉拉扯扯不放鬆。

話說秀英言罷，起身就往外走。丫環扯住不放，吏部回前廳去了。

夫人哭的如酒醉

一聲小來一聲洪

姣兒倘有好合歹

百年以後誰送終

未出閨門坐家女

口口不住稱相公

不知跌的心迷了

不知惡鬼迷了聰

聰明伶俐多姣女

成了一個糊塗蟲

叫個師婆看一看

請個醫生通一通

老吏部思前想後無主意 忽然間想起頭門事一宗

## 第三十二回

皮秀英重世配婚

李懷玉得中狀元

恩愛良緣似海深

路途行程伴夫君

借尸還魂常家女

恩愛又加一重恩

話說常吏部正然憂愁此事，忽然想起女兒，他說在外蔽風之事，因叫家人去到頭門以外看看，有甚麼行路客人無有？家人領命而去，不多一時，回來說：「啓稟老爺，門上有兩匹大馬，一個年少君子，東張西望，不知所爲何來？」吏部聞言，打了一個寒驚，這就奇了。快隨我到門前一看，言罷，主僕二人，離了客廳，來到大門以外看了看，果有行路君子。吏部未及開口，公

子向前緊走了幾步，深深一揖說道：『老先生，俺是行路之人，方纔在此門首避風，盹睡一時，連人沒見了，望老先生照應照應。』吏部聞言，心中犯疑說道：『果然是實了。』向公子說道：『行路君子，老夫乃姓常名敬，表字欽禮，隨文帝台前爲臣，官拜吏部尚書之職。君子縱有甚麼事情，請到我家內，老夫還照應得起的，待到寒舍再敘罷。』公子無奈，只得跟隨吏部到了大廳，敘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吏部問道：『君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出門在外，莊前蔽風，怎麼將人就沒見了？』公子說：『適纔晚生在此門前避風，盹睡一刻，待俺醒來，我妻就不知往那裏去了？』

這公子未曾開口淚珠傾 尊一聲吏部老爺在上聽

說起家來家不遠 說俺無名也有名 家住河南洛陽縣 李家寨內有門庭 爹爹姓李居員外

皆稱善人李應龍 母親本是陳氏女 所生懷玉二弟兄 令遵母命去應試 那日投認皮老公

從前待我恩情重 又許女兒把親成 夫妻同伴長安去 西北乾天起狂風 避風時節打個盹

醒來我妻影無蹤 常爺與我找一找 終身難報你恩情

話說李懷玉正然苦訴，忽然一女子從後宅出來，東觀西望，看見公子在此大廳。說道：『你還不走，這是甚麼人家，你在這裏所幹何事？』吏部聞言，一聲喝道：『你這個小賤丫頭，好沒家教。』明公，你說常秀蘭雖是他女兒的身體，却是皮秀英的魂靈，焉能受他這番言語。忍耐不住，移動金蓮，來在行李近前，伸手拔出寶劍一口，走至客廳，望着吏部就是一劍。嚇的常爺連身子帶椅子，都倒在塵埃地了。

這佳人柳眉直豎眼圓睜。惡狠狠望着吏部下絕情。我與你一無親來二無故。爲甚麼惡言毒語代怎午。休仗着荒村吏部勢力重。問一問奶奶不是省油燈。若沒有降龍伏虎擎天手。也不敢輕易保天離門庭。休仗着荒村野徑人煙少。擋不住秀英長鎗擰一擰。惱一惱你家男女殺個淨。怒一怒把你樓房燒個淨。這佳人言罷劈面使劍砍。常吏部翻身倒在地塵埃。老夫人眼含痛淚不敢語。衆丫環拉拉扯扯不放鬆。李懷玉不解其中情由事。慌忙忙又把姑娘尊一聲。

話說秀英要殺吏部常爺，懷玉連忙欠身離坐，躬身施禮。尊道：「姑娘息怒，自己生身父親，縱有甚麼不是，爲何這等無情？」那女子聞言，停住寶劍說道：「這還罷了，你看他勢力甚大，連自己的妻子，也不過認了；只管放心，有我在，你怕他怎的。」懷玉說：「小姐這等講，你却是甚麼人？」秀英說：「真乃氣殺我也，我與你恩愛半載有餘，因何又說這話？」懷玉說：「小姐，你說你是秀英，隨我途中作伴，原是素衣素體，小姐你沒再看，爲何粧扮豔服呢？」佳人聞言，周身看了一遍，竟發起呆來了。老夫人見他女兒這等光景，一聲吩咐，丫環快取鏡來，把你姑娘看看他的面容。丫環去不多時，將寶鏡取來，望小姐臉上一照，把一個秀英只嚇的渾身打戰，把秋波一瞪，向後就退了幾步。哎呀！

這佳人借尸還魂改容妝。昏迷迷吏部府中門一場。小丫環取來寶鏡只一照。照的個佳人忙着滿心歡。自從俺離鄉在外登古道。不過是素妝素扮伴才郎。是怎麼紅裙綠挂脂粉面。是怎麼釵環首飾照煌煌。一向是衣裳樸素裙釵女。霎時間彬彬雅雅俊俏娘。這佳人暗地沈吟多一會。纔知道借尸還魂常家莊。怪不的結髮夫妻不相認。不住的躬身使禮稱夫郎。怪不的常門夫婦哀哀痛。不住的妓兒短來妓兒長。

既然是得他骨肉成肉體。就在這常門改姓有何妨。得一個真名真姓真身體。好陪伴相公爲官在朝堂。既然是嫁夫着主失真姓。總不如改名換姓常家莊。這佳人心思想多一會。笑吟吟輕啓朱唇叫爹娘。

話說皮秀英主意一定，笑嘻嘻叫道：「爹娘，不必生氣，跌的爲兒眼花，一時認之不真，望乞恕罪。」吏部聞言，長歎了一聲。夫人說道：「老爺不必生氣，你就沒看那鞦韆架有多高，跌的女兒是怎樣了！」又叫道：「女兒你醒過來了，不必在此，隨我往後宅去罷。」秀英說道：「你家中女婿呢？」常爺道：「女兒且回去，我把這段事情，做個明白就是了。」不言秀英回在後宅而去。吏部說：「李相公，你看今天這件事，非人力可成，乃天意所定。老夫親口許你爲妻，不知你意如何？」懷玉說：「老爺一言既出，晚生不敢不從，只是不知皮氏小姐下落。」吏部說：「允應就是了，今皮小姐這件異事，只像小女曉的，到後來自知。」也不選擇良辰吉日，吩咐家人擺上香案，設下拜毡，一拜成親便了。

他二人重拜天地另婚配。這纔是一番改換一番新。那時間鸞鳳成親還如故。這公子慈愛又加一層恩。他夫妻拜罷天地拜牀帳。又拜見常門夫婦二年尊。那佳人將身坐在羅幃帳。這公子至在對面甚勤殷。只因我吏部府中成親事。苦壞了賢良皮氏女佳人。想當初父女待我恩情重。到後來又贈傳家七寶文。好好的常家府門忽不見。但不知皮氏小姐那裏行。這當此懷玉思念皮門女。來了個皮家魂魄常家人。話說懷玉正然思念秀英，那小姐從羅幃帳走出，說道：「相公，洞房花燭，一場大喜，爲何這等悲痛？」公子見問，止住眼淚說道：「娘子，我不能陪笑。」秀英說：「你是爲何？」公子說：「娘子那裏知道，只因皮小姐與我結髮夫妻，今忽不見，因此悲傷。」秀英說：「今妾身便是

，還想那個秀英？」公子說：「你只說你是皮氏小姐，爲何形容相貌無半點相似，叫小生如何認識？」秀英說：「你可記那日你到大楊莊上，一帶是高林深樹，怎麼就成了一座村莊？」懷玉說：「那我到不能曉的。」秀英說：「出了村莊，不過一里之遙，怎麼就不見了？」懷玉說：「這個我也不得明白。」秀英說：「我料你不能曉得，俺父女俱是得道真仙，今日這段事情，是父親見我來無蹤，去無影，如何陪伴相公，因在此常家莊借尸還魂，你却如何曉得。」懷玉說：「怪道此處有這樣奇事的了，既然如此，可不必說你姓皮；只說你姓常，認了常門父母；一則聲名重大；二來還可借他山力相助。」秀英說：「相公之言，正合我意。」他夫妻說明此事，各無疑惑，一夜恩愛不提。過了三日，常秀英向他父親辭行，老吏部強留不住。含淚說道：「今有一封書札，寄到京都，六部中無不照應的。」夫妻二人，辭了吏部，二人出的門來，上了馬，望長安而去。那天馬行黑風嶺，有一黑風妖。原是秀英的父舅，赴宴回山，酒吃大醉，現出真形。見了甥女，迎將上去，那知秀英借尸還魂，只因皮老仙迷了一竅，就不認的妖親了。

夫妻們辭別常爺起了程。逐日裏順着大路往前行。那一日前面來至黑風嶺。忽然間滔天磨地起狂風。霎時間塵土飛空迷人目。閃出來多年古怪狐狸精。只見他搖頭擺尾來高嶺。只見他躡山跳澗危且凶。那佳人早知此來真不善。這公子魂飛魄散戰兢兢。說幾句不好不好了。常秀英慌忙取出寶雕弓。急忙忙搭上一隻彫翎箭。快速速照定妖精下絕情。只聽的哎喲一聲着了重。不好了射中妖精左眼睛。那妖精疼痛難忍逃進洞。夫妻們提鞭催馬奔上京。中了他彫弓一箭不打緊。准備着二龍山下動刀兵。且不言後來一切吉凶事。這一回夫妻二人中頭名。衆明公要知其中端底事。等一等歇息片時再說明。

第二十三回 常秀蘭武場奪元 李懷玉中元掛帥

得居清閑且清閑 一時歡樂心自寬 爭名奪利成何用 血化肉消染黃泉

話說他夫妻二人進了長安城，安寓下店，到了十月初八日，懷玉進了頭場。出的題目正中七篇奇文，那奇文皮門傳世之寶，原是皮老仙算就場中題目。公子早已預備，一名焉有不中之理，果然懷玉中了頭名狀元及第，好不喜殺人也。

常言道黃金萬兩總是空。果然的有錢難買命運通。李懷玉受盡千層磨難苦。喜的是金榜以上中頭名。唐天子金殿設下瓊林宴。正國母親手與他披花紅。大街上跑壞多少報事客。店房內喜殺常門女花容。兩旁邊使喚人役執傘扇。前後裏三班衙役鬧烘烘。李懷玉午門以外上了轎。順撲着大街直奔小店中。當先里一對銅鑼連聲響。後跟着三對鞭板不絕聲。有幾對金刀月斧朝天鐙。有幾對標旗金鈴排幾層。店門外狀元及第四個字。還有那黑紅棍子把門庭。客店內店主設下接風酒。上房內秀英提壺手執杯。話說懷玉中了頭名狀元，熱熱鬧鬧，回在小店，來至小房。秀蘭說：『相公恭喜，請上受妻一拜。』懷玉說：『不可，只行常禮罷了。』敘禮已畢，對面坐下。秀蘭說：『爲妻敬治薄酒：一來與狀元接風；二來還有一件事與狀元商量，妾身也想到武場中走走，不知狀元可曾許去否？』懷玉說：『這都在你自己，那榜寫的明白，不論男女，俱許入場。只怕你無本事，人面前出醜，面上就大不好看；果有本事，這有何妨。』秀蘭說：『我無本事，你這狀元從何而來？若是許我前去，再與你奪上一個武狀元如何？』懷玉說：『夫人，果是武藝高強，我不阻當於你。今日

開科考試武士，凡天下豪傑，俱赴武場。『常秀蘭辭了狀元，到了武場，看一看大人未曾登台。待有片時，只聽鳴鑼一聲响，來了一馬當前，正是主考程咬金。副主考是徐績，魏徵，馬三保，劉文會，四家大臣，來至台前，下了八台，上了演武廳。待不多時，主考揚令雁牌官鳴金唱道：『第一名馬士魁，騎馬射箭。』明公不知馬士魁爲誰？這是馬三保的公子，習就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上場偶得疾病，未能應試；今科入場，占了頭名。忽聽雁牌官叫了一聲，遂即飛身上馬，緊加三鞭，展弓搭箭，開弦一連中了三箭。

劉文會聽的旗牌叫一聲。只見他飛身上了馬能行。常言道將士還生將門子。果然的魁元門第產魁元。逐日裏騎馬拉弓射楊柳。大料着武場必定占人先。一來是父做高官勢力大。二來是習成兵法武藝全。今日裏教場考試來騎射。一心要獨占鰲頭中三元。急忙將箭搭在弓弦上。氣揚揚催開坐馬一團煙。眼看看一馬連中三枝箭。當場裏喜壞主考和兩邊。馬士魁下馬上前報名姓。又聽的旗牌報名往下傳。

話說馬士魁一連中了三箭，次後岳士傑，王子耀，俱是三箭，柳遇春，柏子和，徐大功，徐大用，四十五名等：只中二箭，也有一箭的，還有不中的，俱已射完。就叫着了千金小姐常秀蘭聽令，上場射箭。常秀蘭答應了一聲，說道：『有。』

常秀蘭將身跳上馬能行。到惹的天下武士亂作聲。這個說容顏好比天仙女。那個說貌似嫦娥下凡塵。這個說吏部常爺親生女。那個說今科狀元誥命人。這個說看他勝似馬公子。那個說武藝要比士魁能。這個說逐日騎馬演弓箭。那個說鎗刀劍戟般般能。且不言合場傑士閑談論。台上面驚動當朝魯國公。在步下好比天仙嫦娥女。在馬上猶是誅軍殺人精。從容容上馬執弓手揚箭。意遲遲三下催步走陣中。

常小姐果然一馬中三箭。管保你金榜以上中頭名。且不言咬金暗中常門女。那女子一馬九箭不落空。面前頭大旗不住來往擺。耳旁邊喇叭號頭不絕聲。大主考提筆落紙真奇異。不覺的喜壞當朝衆國公。眼前裏有了秀蘭常門女。這狀元難中馬家士魁身。馬三保雙眉齊縋心中恨。馬士魁一口怨氣在胸中。且不言有喜有怒人不一。忽聽旗牌臺上喊聲洪。

話說常秀蘭射罷馬箭，散場，衆大人各歸本衙，天下傑士各歸本店，秀蘭也回店內，懷玉笑道：『今夫人弓箭如何？』秀蘭說：『一馬九箭皆中，今冠通場。』懷玉說：『定當中式，雖然恭喜，只怕是千金志石難拿，如何能中狀元？』秀蘭說：『我的本事別人不知，你還不知麼？莫說是塊志石，就是一座名山，拿他也不費難。』懷玉說：『夫人神通，我已盡知，場中還有超羣特等武藝沒有？』秀蘭說：『除了妾身，就是馬三保的公子士魁爲首。』懷玉說：『這就不好了，你若中了狀元，馬公子不服，必有比武之說。』秀蘭說：『比武就比武，我還怕他不成；願比試就與他比試，不願比試，就將無影鎗祭起，只有他死；那有他活！』懷玉說：『這就了不得了。』

李懷玉聞聽一言心內慌。叫了聲夫人洗耳聽端詳。休倚着頭名狀元身顯貴。常言道利害相連不虛傳。你若傷了士魁馬公子。準備着一場大禍起南塘。他的父當朝一品誰不怕。又搭上朝中當道似虎狼。他也曾征南戰北安天下。他也曾東剿西伐平四方。只因他屢次功勞有數代。總得個安閑國公在朝堂。你若是教場之中惹下禍。只怕的夫妻日下有災殃。莫說是新科狀元頂不住。連累了吏部常爺不吉祥。勸夫人安分莫爭名合利。到不如守着誥命得安康。李懷玉口中只說罷罷罷。不由的笑壞常門女紅妝。



話說李懷玉說一切害怕的言語，秀蘭聽罷，笑了一聲，說道：「狀元，只怕那馬公子未必敢與妾比試，何用殺他。只用與他爭戰，十合不敗，百合，百合不敗，千合，就是十天半月，焉有不敗之理，這也不算得罪于他。」懷玉說：「這也使得。」夫妻計議已定，收拾安寢。到了次日，清晨早起，梳洗已畢，用過早飯，辭了狀元，來至教場中。又只見衆位大人俱赴將台，天下衆傑士，早已齊集，那旂牌官叫道：「第一名馬士魁前來拿志石。」馬士魁應道：「有。」馬士魁聽的旂牌一聲叫。惡狠狠氣寒肺腑，怒冲天。好容易逐日叨叨演武藝。一心要教場之中占魁元。只說是身居第一人無比。再不想不勝花容常秀蘭。也不講名聲只想頭名中。算是我敗興之事第一番。只知道我的弓箭超天下。又誰料還有英女在我前。那女子雖然弓箭稱無比。只怕那見了志石心怯然。這一去力舉八百成魁首。並無有一人大膽占我先。馬士魁一心要把狀元中。怒冲冲舉手來將志石搬。衆明公要問後來如何事。等一等舉出其才再保全。

### 第二十四回

#### 馬士魁比武亡鎗下

#### 常秀蘭得中武狀元

少年女子胆氣豪 場中比試武藝高 俗士誰知法力妙 金榜第一把名標

話說馬士魁要中狀元，怒冲冲走至志石前，將那八百斤志石，抓住說了聲起身罷。眼看那志石就過了頭頂，停有片刻，兩手纔住，近在自己頭上。把頭一低，胸腰一曲，向前一送，有十餘步。這一時莫說是馬三保得意，就是那台上的大人，台下的傑士，無不喝采。旂牌官又叫道：「岳傑士。」岳傑士抱了個平胸，王子耀舉了個迢腰，柳遇春柏子和拿了個離地，往下也有四百觔

### 第三十四回

#### 馬士魁比武亡鎗下

#### 常秀蘭得中武狀元

的力，三百觔的力。各目不等，一一拿完。又叫着常秀蘭拿志石。小姐答應了一聲，來至志石近前，暗施法力，一伸描花腕，將志石抓住，單手一舉，就是過頂。在將台下周圍走了三遭，輕輕放下，面不改色，氣不發喘，老天爺呀，這才是真正的本事哩！

常秀蘭校場之中逞英雄。果然的百萬傑士獨占高。意遲遲用手捲起羅衫袖。笑吟吟緊緊腰中紅絲條。急尖尖手扒志石就離地。急忙忙單手舉頂起雲霄。先看那志石如同太山重。至如今好像毫毛似尿泡。這佳人舉着志石周圍走。後跟着五湖四海衆英豪。一個個目瞪口呆將他看。一個個回頭咬指不敢瞧。這個說年小身小這等勇。那個說身不動來指不搖。且不言天下傑士周圍看。明一明魯公主考舉手搖。又怕他押着嫩筍描花腕。又怕他閃了窈窕楊柳腰。看了看粉面梨花色不變。瞧了瞧櫻桃小口氣不高。好一個勇力過人常小姐。如同是月宮嫦娥下九霄。今科中有了秀蘭女魁首。這一些山林賊寇盡除消。咬金說放下放下放下罷。霎時間榮耀常門女多姣。安國公手捻鬚鬚長嘆氣。馬士魁披甲騎馬比鎗刀。

話說秀蘭拿罷志石，咬金說：『列位大人，今科頂甲常秀蘭頭名，馬士魁二名，王子耀三名，大家意下如何？』主考官罷起身，未曾下台，只見馬士魁跨馬提棒，聲聲只要爭印比武。咬金冷笑一聲說道：『列位大人，有我看來，何必比試，不過依實啓奏就是了。』馬三保說：『程千歲這也不在你我，自古原有比試之說，不過強者頭名，弱者二名。』咬金說：『這也無妨，旗牌傳常秀蘭上台。』旗牌便道：『常秀蘭千歲有令。』常小姐聞聽此言，欠身起立，移動金蓮，上了演武廳。口尊：『千歲有何吩咐？』咬金說：『我看你弓箭超衆，力量過人，堪作狀元，馬公子不服，只要爭印比武，你可敢與他比試麼？』秀蘭說：『情願與他比試。』咬金說：『準備着』

鎗馬，小心下去。」常秀蘭起的身來，下了演武廳，提鎗上馬，鬆撒一轡，馬跑對面。馬士魁說：「常小姐馬臨疆場，莫非要比試麼？」秀蘭說：「正是比試，這恐鎗頭無眼，若是傷着公子，我就吃罪不起。」士魁聞言大怒，說：「你仗弓箭志石過人，就敢藐視於我！」言罷，劈頭就是一棒，秀蘭急架相還，他兩個就殺在一處了。

馬士魁提棒催馬逞英雄。一心要爭強比勝中頭名。只顧他爭名奪印不大緊。好一比日釋嚴霜燭送風。閃的他高堂父母不相見。閃的他姣妻美妾不相逢。他若是居家得會見一面。除非是鼓打三更一夢中。咕咚一響着了重少一個。不多時陰世之裏多一口。這就是爲爭名利來結果。到不如得去從容且從容。馬士魁棒來棒去生死路。常秀蘭馬走徘徊不住攻。他二人疆場馬走三十合。忽聽的主考大人叫一聲。話說他二人戰有三十回合，忽聽鑼響，武士叫道：「常秀蘭上台。」小姐聞言下的馬來，走至將台跪下。口稱：「千歲有何吩咐？」咬金說：「我觀你力量弓箭超羣，何鎗馬這等平常？」常秀蘭說：「勢力不均。」馬三保說：「俱是胡言，就說無有實學可也罷了，怎麼還說勢力不均呢？」咬金說：「英雄與均不均，只怕你無有本領，若果有本領，教場殺人，還敢與他償命不成？無人說話便罷，若有人說話，本公與你作主。」秀蘭叩頭謝恩，說：「曉得了。」下了將台，遂即上馬，心內暗想說：「有了程千歲作主，馬士魁呀，我打發你回去了罷。」想到這裏，馬闖對門，鎗杆朝前，鎗頭朝後，使了個夜叉探海的故事，劊將上去，馬士魁心內笑道：「不使鎗頭劊我，想用鎗杆把我劊落馬去，怎得能勾。」使上平生力量，用棒向外一磕，拿到圈外，這小姐趁勢將鎗頭一轉，可照着前心，只聽吃的一聲。不好了，怎樣利害，君若不信，有詩爲證：

第三十四回 馬士魁比武亡鎗下 常秀蘭得中武狀元

一三四

魯國公傳號令 常秀蘭剛氣生 鎗頭一晃去的勝 馬士魁忙發身 魂魄飛走不定

二目昏昏迷了瞪 來的急去的猛 搬搬搬擋不動 一搶刺透護心鏡 娘呀一聲說不好

咕咚一響着了重 伸着腿不甚美 剎剎嘴流血水 陽世之間少個人 陰曹之內多個鬼

馬士魁真魂悠悠上西方。正是他催馬奔上陰司裏。是怎麼妻子房中哀哀痛。猛然間抬頭觀見舊家鄉。是怎麼爹爹怒髮冲霄漢。並不是血染黃泉一命亡。是怎麼母親高堂淚汪汪。是怎麼舉家大小哭斷腸。忽看見耀武揚威常門女。纔知道教場中了女子鎗。且不言士魁魂魄歸陰去。馬三保大喝一聲震耳旁。

話說常秀蘭鎗刺士魁，非命而亡，馬三保大喝一聲，說道：「好一花奴，武場比試，不過見個高低，竟敢出手傷人，準備你們滅門之禍。」咬金說：「小姐不必害怕，我在你也在，我亡你也亡，隨我見聖上，自有定奪。」馬三保見咬金作對，也就不敢怎麼樣了。程咬金領着常秀蘭來至金殿，口呼萬歲，呈上本章。唐王天子展開一看，龍心大喜。遂即傳下旨意，常秀蘭應中武狀元，掛印爲帥。王子耀前部先鋒，平城許國，回來官上加官，玉帶緊束。秀蘭不謝恩。咬金說：「狀元爲何不謝聖恩？」秀蘭說：「文狀元智謀遠大，武狀元有勇無謀；文狀元提調三軍，武狀元一馬當先。」程咬金說：「狀元本奏有理，萬歲就該准本，爲臣也理陪他往討。」唐王一言說道：「程皇兄若去，朕當越發放心。」遂即出旨，文狀元挂爲帥，武狀元與榜眼左右先鋒，各回本府，居官三日，然後起行。過了三日，兵部發人馬十萬，左右先鋒點齊了人馬，李懷玉辭了聖駕，衆文武官口，齊送出午門，元帥遂吩咐點炮三聲，咕咚咕咚驚天動地的響三聲，好不利害的緊呀。

只聽得大炮咕咚響三聲。長安城裏時發出十萬兵。帥字旗罩住狀元李懷玉。烈火旗罩住咬金魯國公。當先的飛龍飛虎旗成對。緊圍着常王左右二尊鋒。四下裏四個將軍巡圍面。兩旁邊炮火連天震耳鳴。這纔是受盡千般苦中苦。纔得個督軍調將點雄兵。一來是仗着秀蘭常氏女。二來是仗着恩深魯國公。此一去許國城裏立功效。方保的安邦定國太平逢。那一日大兵紛紛往前進。看一看西方墜落太陽星。衆三軍各自埋鍋齊造飯。中營裏安歇欽差與國公。有幾個提鎗執劍巡營寨。有幾個鳴鑼響鼓五更中。只聲得鼓打五更天明了。李元帥一枝令箭又登程。要知道正走之間到何地。等一等下回書中再敘明。

## 第二十五回

### 李元帥交鋒大戰 二女子各逞奇能

古往今來是非多 各方豪傑鎮山河 五鳳嶺前交惡戰 摧殘許國漸消磨

話說李懷玉那一日率領人馬，正往前行，忽見藍旗官催馬進營，來報：「元帥知道，相離五鳳嶺只有十五里之遙了。」元帥即吩咐人馬，不可前進，安營下寨。元帥令下，那些士卒一霎時安下行營，立下大寨，一時天晚，吩咐打更。巡夜的須要分外小心，吩咐已畢，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明晨早起，用罷戰飯，元帥升帳坐下，衆將來見已畢。元帥傳令：「岳士傑聽令。」岳士傑應了一聲，走至案前打恭。口稱：「元帥，令末將有何差遣？」懷玉道：「帶我一枝令箭，與你三千人馬，前去開仗，須要小心。」岳士傑說：「得令。」出了大帳，提刀上馬，一聲炮響，兩杆旗開，帶領人馬，奔往五鳳嶺不提。早有嘍卒報到仁義寨，五鳳嶺差張美容迎敵，也帶五百嘍卒，離了仁義寨，越過五鳳嶺，不多時刻，兩營人馬相近，岳士傑一馬當先，說

道：『好個山賊，速速回山報與你那頭目，排成隊伍，迎接元帥上山。』張美容說：『你這個小子，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坐牢着些，看吾刀下取你首級。』言罷，劈面一刀，岳士傑急架相迎，他二人就殺在一處了。

好一個青春年少女花童。敵住了皇榜新會進士公。這一個初出犢兒不怕虎。那一個初觀天下化作空。這一個仗着元帥勢力大。那一個仗着寨主武藝精。這一個爲着國家立功效。那一個爲的姐姐氣不平。他二人馬走疆場三十合。岳士傑兵法不勝張美容。眼看着催馬敗回唐營去。那無有笑殺山寨女花童。

且不言美容觀罷，單說唐營岳士傑敗回營寨，帳前交令。元帥問道：『命你開山，詳細如何？』士傑說：『敗陣回來。』懷玉說：『如頭陣勝陣陣勝，頭陣敗陣陣敗，罔吃皇家俸祿，連一個毛賊擒他不來，要你何用，拉出斬首。』兩旁武士答應一聲，如狼似虎，把岳士傑綁了推出斬首去了。忽見一人越班而出，說道：『刀下留人。』走進大帳，口稱：『元帥，岳將軍身犯何罪？轅門斬首。』懷玉說：『岳士傑帶我令箭前去開山，敗陣回來，因此斬首。王將軍莫非與他講情嗎？』王子耀說：『不敢講情，乞元帥大恩，且將岳將軍押在一旁，末將情願前去開山，開了山願與岳將軍折罪；開不了山寨，同岳將軍一齊開刀何如？』懷玉說：『也不必自恃，與你一枝令箭，三千人馬，前去開山，須要小心。』又令把岳士傑放回不提。單說王子耀帶領人馬，來在五鳳嶺前，只見張美容未曾收兵，跳下馬來，步行如飛，闖將上去。並不通名道姓，他二人一來一往，就殺在一處去了。

王子耀一見女子兩雄兵。急忙忙走步如飛往上迎。惡狠狠舉起丈二梨花杆。怒冲冲望着美容下絕情。

一來是要與士傑折前罪。二來是功勞簿上第一名。全仗著步行如飛英武快。全仗他習就兵法武藝精。小豪杰一條銀鎗龍擺尾。那一旁敗陣走了張美容。這一回山下許重王門將。下一回惹下吳門殺人精。且不言王子耀兵困仁義寨，單說張美容回山，來見了鳳英，話說一遍。又聽的山下大炮連響，兒郎吶喊，把一個鳳英小姐，只氣的三尸神暴跳，五靈豪氣飛空。一聲發喊說：『好你小輩，欺我太甚，嘍卒看我盔甲來伺候。』不多一時，結束停當，提鎗上馬，帶領一千嘍卒下的山來。觀看王子耀，並不通名道姓，他劈面就是一劍砍去。王子耀急架相還，敵擋不住，真乃好不利害的呀。

吳鳳英峨眉直豎眼回睜。罵了聲小輩不必自逞能。休仗你皇榜進士放開膽。問一問姑娘不是省油燈。俺也曾九里坡前捉水馬。俺也曾五鳳嶺下斬劉龍。俺也曾大反長安無人敵。俺也曾黃家莊上捉妖精。你不該耀武揚威五鳳嶺。你不該趕盡追絕張美容。你不該火炮攻打仁義寨。你不該戰鼓咚咚逞英雄。你再要陽世之間稱好漢。除非是輔世投胎另托生。吳鳳英越殺勇猛越有恨。王子耀不住打量女花童。只見他人如南山金錢豹。只見他馬似北海混江龍。只見他雙舞寶劍遍身滾。好一似玉龍掉尾一片明。真正是能征能戰坐山女。怕的是再歲三令走不清。王子耀想到這裏敗了陣。那鳳英是走馬上笑一聲。爲什麼來如竄山跳澗虎。爲什麼去似狸貓遊鼠行。不過是姑娘存心不殺你。若想要飛步逃身萬不能。吳鳳英催馬還回仁義寨。王子耀帶領人馬進唐營。

且不言鳳英回山，單說王子耀敗回營來，帳前請罪。懷玉說：『無罪，是你不聽兵家之道，有勇無謀，常言說的好，敗兵莫追，追必有損，且歸本帳。』此時日已沈西，元帥吩咐打更巡夜，

多加小心。吩咐已畢，回到後帳。常秀蘭見元帥愁眉不展，說道：『元帥何必愁悶，是你不通兵家之法，常言道：前部前行一步，先鋒有事先行。今日一連打了兩仗，并未差着妾身。若程千歲見怪，你我罪名不小。』懷玉說：『本帥與兵，全仗着夫人，怕的山賊驍勇，夫人有失。如何了得。』秀蘭說：『怕他怎的，我的本事你還不知，縱然不能勝他，也不至於致命。明日行令，只管把話放大著些，休要減了元帥的威風。』言罷，收拾安寢，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明日起的身來，梳洗已畢，元帥升帳坐下。衆將參見已畢，元帥一枝令下，左先鋒進帳，旗牌叫了一聲，常小姐先至帳前，打了一恭。口稱：『元帥喚末將來，那裏出兵迎敵？願當頭陣。』懷玉說：『帶一支令箭，與你三千人馬，大戰五鳳嶺，平滅仁義寨，只許你勝，不許你敗，違令者斬。』秀蘭說：『得令。』出了大帳，來至轅門，提鎗上馬，直扑五鳳英而來不表。且說嘍卒報到仁義寨上，鳳英亦帶一千嘍卒，下了山寨，來至在五鳳嶺前，兩營相近。鳳英迎頭一看，只見有兩員將官，押住了陣角，當中閃出一員女將，甚是猛勇威風，好不利害呀！

吳鳳英舉目抬頭對陣瞧。好一個威風殺氣女多姣。面前裏威風到有自步遠。頂梁上殺氣也有幾丈高。怪不得百萬之中稱魁首。也算是主考大人眼力高。唐營裏有了先鋒常門女。怕只怕仁義寨上住不牢。且不言鳳英佳人心中算。唐營裏驚動常門女英豪。

且不言鳳英暗說秀蘭，那常小姐望東陣一看，只見兩員女將押住隊角，當中閃出一員女將大王，好不威風的緊呀！

常秀蘭抬頭舉目看分明。細打量仁義寨上女英雄。上山去升帳行令嘍卒怕。下山來排兵布陣敵入驚。



怪不的縱橫長安無人擋。怪不的五鳳嶺前斬劉龍。仁義寨有了山主吳門女。怕的是此回征討不成功。今日裏若還勝他猶是可。倘然是打下收仗損威風。想到此須用計謀將寨破。除非是插翅飛身到嶺中。且不言秀蘭小姐心中想。二女將馬衝對面逞英雄。衆明公要知女將凶和吉。再等着下回書裏說分明。

### 第三十六回

李懷玉嶺下對金鐺

吳鳳英軍中會丈夫

貞節烈女萬古傳 去出閨門起禍端 吳家花園分了手 五鳳嶺前又團圓

且不言他二人彼此觀看，各自催馬，你進我迎，相離不遠，勒馬站住。秀蘭說：『大王請了。』鳳英說：『先鋒請了。』秀蘭說：『你我天南地北，秋毫無犯，論起來理當送元帥過山不是正理，爲何阻住大兵去路？』鳳英道：『本該送元帥過山，怎奈俺是一王，你是一將，要是爭論大小，就不好看了。總不如你我二人比試三合，你若勝我，少不得束身投降，笙琴細樂送元帥過山。我若勝了你，就叫元帥上山朝見我王已畢，然後放你。』秀蘭說：『如此請了。』遂即刺了一鎗去。鳳英說：『這一劍來。』二人就殺在一處。今天這一場惡戰，比不得尋常戰鬪，怎見得有詞爲證：

天昏地暗 日月無光 天昏地暗寒氣陣陣透入骨 日月無光烈風嗖嗖遍體涼  
征雲飛舞 殺氣飛空 征雲飄舞咕咚咚遙漫霄漢 殺氣飛空黑烘烘直冲上蒼  
兩將發怒 二馬奔忙 兩將發怒惡狠狠驚天動地 二馬奔忙赤珍珍翻海潮江  
行人迴避千里 危急左右村莊 大人不敢言語 小兒喊叫爹娘 從來也有將軍戰

第三十六回 李懷玉嶺下對金鐺 吳鳳英軍中會丈夫

不似紅妝殺紅妝

他二人一時變臉動無明。只見他各自催馬逞威風。這一個三鞭催放能行馬。那一個快馬猶如走陣龍。這一個走馬加鞭住東闖。那一個水雲獸向西攻。這一個桃花馬疾如飛電。那一個左衝右突快如風。這一個手執長鎗分心刺。那一個舉起寶劍快交鋒。這一個鎗刺鎧甲叮噹響。那一個劍鎗相迸火星紅。這一個上三下四無疏漏。那一個左五右六不透風。這一個酒逢知己千杯少。那一個誓不逃席飲千鍾。那一個銅身遇着鐵漢子。這纔是太歲遇着五路凶。這纔是上山虎遇下山虎。這纔是出水龍交入水龍。他二人回合疆場三十次。并不分那個輸贏吉台凶。不言他二人戰有百餘合。吳鳳英忽然一計上心中。話說他二人戰有百餘合，鳳英看了看，好個先鋒官，到有千合勇將。若不祭寶拿他，久戰不能取勝。想到這裏，勒回獸來，望定獸頭拍了三掌，那獸搖頭擺尾，口內噴水，就有一丈多遠，直望秀蘭面門而來。鳳英一催馬，直取秀蘭首級。那知道秀蘭他是皮秀英魂體，他也有八百年道行，水火不能侵近，就急架相迎，他二人你來我往，又殺在一處了。

吳鳳英坐騎噴水未成功。不住的斜眼偷看左先鋒。戴一頂鎗銀寶盔分八卦。穿一身鎧子銀甲列七星。騎一匹追風趕日花班豹。使一杆鬼怕神驚銅銀鎗。是那裏仙人教教來傳授。習就的七十二路鎗法精。今日裏五鳳嶺前排血戰。恨不能疆場武藝比他雄。怕只怕軍伍隊前打敗仗。就把俺一世威名化作空。這正是鳳英小姐心憂悶。忽聽的唐營鑼響一聲洪。

話說他二人戰有二百餘合，不分勝敗，忽聽唐營鳴金收兵。鳳英用劍把鎗架住說：『先鋒，是那裏鳴金？』秀蘭說：『就是我軍卒鳴金。』鳳英說：『既是你營鳴金，就該收兵回營？』秀

蘭說：『既到陣前，必須見個高低，要收兵你先收兵。』鳳英說：『那個怕你不成。』言罷，就劈面一劍砍去。秀蘭急架相還，一馬向西，一馬向東，秀蘭心中暗想：『這一女王到是百戰不輸，若不祭寶拿他，必落下風。』圈回馬來，念訣念咒，把無影鎗祭起，幸而鳳英得來寶甲，鎗刀不入。鳳英正然催馬，一托鎗直照前心刺來，割的火光迸起，幌幌幾次，幾乎落下馬來，只得勉強精神，又殺在一處了。

常秀蘭暗中收住無影鎗。不住的斜眼偷看女山王。戴一頂黃金寶甲生殺氣。穿一身連環金甲放毫光。跨一匹噴雲吐霧青鬃獸。使一雙昆吾寶劍三尺長。也不知那洞神仙傳授法。習就的武藝兵法比人強。今日裏有了山寨吳四女。我不敢一定能教受我降。怕的是眼錯不及收了仗。到把我一世英名付東洋。且不言秀蘭小姐心驚懼。忽聽的山上銅鑼一聲響。

話說他二人戰有三百餘合，忽聽山寨上鳴金收兵。秀蘭問道：『女王，這是那裏鳴金？』鳳英說：『是我嘍卒鳴金。』秀蘭說：『既是嘍卒鳴金，就該收兵回山。』鳳英說：『既到陣上，必須分個勝敗，要收兵你先收兵。』秀蘭聞言大怒，說道：『量小非君子。』就刺一鎗去。鳳英說：『無度不丈夫。』還一劍來，他二人一來一往，又殺在一處了。

英雄難以并立。見面各自逞強。但有千合勇戰。誰肯臨陣逃亡。他二人五鳳嶺前把兵排。真正是不見強弱陣不開。這一個桃花馬跑似飛箭。那一個水雲獸走蹄難抬。這一個寶劍舉起千觔重。那一個銀鎗上下亂刺來。這一個烏雲蓬鬆還不正。那一個跑飛跳舞身子歪。這一個絲絛難挽描花腕。那一個幾乎撞下戰馬來。這一個身子往後閃幾閃。那一個寶鎧衝突半斜歪。

東陣上助陣女將不敢看。西陣上押陣將軍頭不抬。東陣上嘍卒不行催陣鼓。西陣上小校害怕在心懷。不言這五鳳嶺前排血戰，魯國公一陣心焦不自在。

話說他二人戰有四百回合，不分勝敗。程咬金是在營中，甚是心焦。說道：「元帥，咱營中先鋒，在五鳳嶺大戰一天，不分勝敗，鳴金又不收兵，若是戰壞先鋒，如何是好？元帥點兵，隨我到陣前一觀。」懷玉遂發下一支令箭，帶領戰將四員，雄兵十萬，出了大營。來至五鳳嶺前，相離軍陣不遠，把馬一拍，上至高嶺，抬頭一看，好不驚殺人也。怎見得，有詞一首爲證：

火炮響戰鼓咚 鼓炮連天不絕聲 旗旛展看不清 五色旗插半懸空 兒郎喊震耳鳴

鎗刀密密幾千層 馬嘶叫響鑾鈴 塵土直衝斗牛宮 馬蹏南北千里路 東西對面紮老營

天仙對着嫦娥女 一來一往大交兵 大殺一陣天地暗 小殺一陣海不清 真乃一場惡戰也

呀

程咬金抬頭舉目看分明。看了看排兵佈陣令人驚。想當初朋黨盧林稱好漢。俺也曾禍車屢屢聞幾聲。俺也曾赤心大破太原府。俺也曾兄弟大反延安城。俺也曾松嶺川前退隨將。俺也曾紅雲寺內退妖僧。俺也曾南昌衛裏排血戰。俺也曾五岳湖裏戰楊令。俺也曾瓦崗之上爲王子。俺也曾戰敗多少好英雄。俺也曾南征北戰屢次勝。俺也曾東勦西滅立奇功。各處的山林寨主知多少。並無有五鳳嶺前這場凶。倘若是中營先鋒有不測。俺要想回上長安萬無從。衆明公要知戰事凶和吉。且再道始末根由下回中。

第三十七回

程咬金觀兵誇將 李玉懷陣前戲妻

從來女將世間稀 惟有英雄出唐時 若非懷玉爲元帥 安得社稷不顛危

話說程咬金正然來看兵將，只見從對面跑過來一匹桃花馬，馬上坐定一元女將，窺睛一看，認的是常秀蘭。說道：「元帥，你看那素袍銀甲桃花馬白銀鎗，就是咱營先鋒官，威風殺氣，元帥何不誇獎上幾句？」懷玉說：「請千歲誇獎。」咬金說：「你聽我道來：」

正好一個女花童 春前初放牡丹紅 秀銀盔耀眼中 萬道光華往上冲 連環甲七頁車  
刷刷不絕響叮咚 馬似虎鎗似龍 四蹄奔躍地生風 白雲閃閃天生就 瑞氣團團勢更  
雄 若問此將名和姓 威鎮唐營左先鋒 好將呀

程咬金虎目不轉看的清。好一個先鋒女將鎮唐營。而前裏殺氣層層百步遠。頂梁上威風也有丈餘零。這纔是安邦定國英雄將。誰敢與前來三合比輸贏。唐營裏有了先鋒常門女。敢保那主上江山得太平。話說程咬金正然觀看兵將，只見常秀蘭把馬圈回去，對面又閃出一匹水雲獸，獸上坐定一員女將，認的是山寨女王。說道：「元帥，你看那金甲黃袍，青馬雙劍，就是女山大王，真乃凶惡得十分，何不誇獎他幾句？」懷玉說：「請千歲誇獎。」咬金說：「你聽我道來：」

那一個女娥皇 月裏嫦娥下天堂 懷兵策袖陰陽 排兵布陣萬將忙 朱唇紫面皮黃  
威風凜凜美而強 馬又快劍又長 敵將走馬趕黃梁 渾身閃閃火光照 遍體滾滾金色黃  
若問此將名和姓 仁義寨上女山王 好將呀

程咬金虎目不轉看端詳。好一個威鎮寨上女山王。內藏着陷略精通人難比。外現着鎗刀剛勇敵人忙。這纔是能征慣戰英雄將。誰敢與比量高低并刀鎗。再得個女王歸順來相助。也不怕宇文化吉不投降。

魯國公細細端詳多一會。忽想起武場榜上女紅妝。

話說程咬金看了多時，纔認得是武場落榜吳鳳英。說道：「元帥這一女山大王，我在場上會過，原是民女吳鳳英，本意欲說順女王，爭奈無人作保。」懷玉說：「未將願保。」遂吩咐四員戰將貼身，更命那四員家將保駕，一催馬進的陣中。一聲招呼說：「先鋒官歇息歇息，待本藩拿他成功。」一言罷，將馬一催，直奔軍陣而來。常秀蘭收住馬，躲在懷玉背後不提。單說鳳英圈回馬來，不見先鋒官，却見兩員勇將。左邊一將正在少年，素袍銀盔，白馬長鎗，好一個清秀的人物，上打三軍司命旂號，就知是後營元帥；右邊一將紅袍金甲，赤馬鋼斧，雖在中年，正是鬼怪人物。上打烈火旗號，并不曉的是個甚將官。說着相離切近，咬金用手一指，說：「吳小姐慢行征馬，有本藩在此。」鳳英聽說此言，細細一看，認的是魯國公，勒馬停劍。說：「不知千歲駕到，就該遠迎幾步，失却遠迎，望乞恕罪。況在長安多蒙千歲照應，今到荒山，本該下馬參見，甲冑在身，馬上低頭爲拜。」咬金說：「疆場上講甚麼貴賤，論甚麼高低，不過是平等并肩而已。可恨長安上無明君；下無良臣，到也是小姐時運未至，既然落榜，就該回上原郡，流流他鄉，有甚麼好處？」鳳英聞言，長歎了一聲說道：「千歲呀！我心有不平之事，千歲那知，聽民女告稟來也：」

吳鳳英憂愁滿面啓朱唇。尊了聲千歲王爺聽我云。俺本是謹守閨門裙釵女。並不是招風惹草下賤人。雖說是山河遠隔他鄉外。怨只怨未出閨門起禍根。休笑我坐山爲王稱寨主。其實的四方黎民感大恩。一不圖皇上江山千萬里。二不圖天下羣黎百姓人。雖說是胸懷仇恨早已報。還有件曲曲小事挂心間。

多只爲結髮夫主不相見。俺也會各方尋找走一番。到幾時找着夫主回家轉。倘若定不見夫主不回還。

話說吳鳳英言罷，咬金說：『我道爲何，原來爲此，可把你丈夫家鄉居住，姓甚名誰？對我說來，我與你尋查尋查。』鳳英說：『奴夫居住洛陽城北二十五里李家寨，姓李，懷玉。』咬金聽言，心中暗想道：『我營中元帥就是洛陽人氏，名叫李懷玉，也不知是與不是，我心中自有主意。』說：『女將軍說起你丈夫，這節事情，好像我元帥曉得，我這回去請我元帥，與你通得一信，你意如何？』鳳英說：『這是感恩不盡了。』言罷，咬金把馬往後，退了幾步。說：『元帥那一女子大王，好像你的鄉鄰一般，上前答話。』懷玉早已聽的明白，就知是他妻子，把馬一催，來至近前。說：『我把你這山賊，有甚麼信息問我？』鳳英說：『帥爺可知我丈夫下落？』懷玉說：『俺是領兵元帥，你是鄉下民女，我如何曉的你丈夫的信息。你說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你丈夫是甚麼人氏？甚麼名字呢？』鳳英說：『帥爺在馬上屈尊一時，請聽我細細道來：』

俺本是生長成人洛陽中。爹爹身居員外吳成功。有一個兄弟吳用死的苦。獨丟下日英鳳英二女童。老爹爹逐日選門擇佳婿。次後來許與李家二相公。只因爲父親嫌貧傷天理。李懷玉身遭橫禍離家鄉。那一日連夜逃奔李家寨。至如今走遍九州不見蹤。自從在長安城裏落了榜。俺纔到仁義寨上去交兵。也只說夫妻不能重相見。誰想道帥爺又來把信通。望帥爺周濟夫妻得團聚。到後來黃沙蓋面不忘恩。

吳小姐說罷多少離情話。李懷玉仰面朝天笑一聲。

話說鳳英言罷，懷玉說：『我到曉得懷玉處，爭奈何這話中有假，你說你家住洛陽，大凡洛陽將官，都有寶貝擒人，你與我營先鋒大戰一天，并無見你寶貝，怎麼不是有假？』鳳英說：『

帥爺也是洛陽人氏，你有甚麼寶貝？」懷玉說：「山賊，你當我無寶貝麼？看我寶貝擒你。」言罷，將鳳英贈他的金鐲取出，挂在鎗頭以上。說道：「山賊看我的寶貝到了。」鳳英一看，原來是一隻黃金鐲，動也不動，鳳英就微微笑起來了。

吳鳳英滿面添花笑臉揚。尊了聲帥爺不必逞剛強。常言道好語一句三冬煖。又說是惡話傷人六月寒。俺這裏不叫帥爺不說話。你那裏山賊長來山賊短。若不是當真要問一個信。試一試山賊武藝強不強。你說是祭寶擒我我不信。不過是一隻金鐲照輝煌。

話說鳳英看罷，見那金鐲動也不動，仔細一細，好像認的一般。忽然想起他的金鐲，帶笑說道：「帥爺我看你這寶貝，未必就能擒人，我意欲得借寶一觀，未知帥爺尊意如何？」懷玉說：「借我寶貝，你可還我呀！」鳳英說：「我不過借寶一觀，焉有不還之理。」懷玉將金鐲掛在鎗頭以上，向下一送。鳳英將劍把金鐲接過來，留神一看，果然是他的金鐲，如何流落帥爺手中，其中必有緣故，待我問個明白。一聲便問道：「帥爺，你這寶貝可是親戚相贈，還是祖父留傳，還是朋友相送？」懷玉說：「也不是親戚相贈，也不是祖父留傳，是個朋友相贈。」鳳英聞言，心中暗惱說：「好你李懷玉，我把你這無義短命，死的賊呀！你把我的金鐲送與旁人，不啻把妾身送與人家一般，到後來見面，要我的金鐲，你可說些甚麼？」氣了一會，又問道：「帥爺你那裏這個知心朋友，這等情厚，將這萬金難買之寶，送與你了？」懷玉說：「山賊不知，聽我把送寶之人，說與你聽：」

俺本是自幼生長洛陽城。到後來化完田地受貧窮。只因爲吳家莊上借盤費。最可恨奸詐賊子吳成功。



鳳英說：「你爲千軍之主背地罵人，有甚好處？好好的說罷。」懷玉說：「你聽我道來。」他差着家人吳進將我害。多虧了知己朋友吳鳳英。先殺了奸詐賊子名吳進。又贈我一隻金鐲作證明。俺二人寅夜三更會一次。只落得西的西來東的東。我如今位列元戎身顯貴。好朋友雁杳魚沈影無蹤。閃下了吳門貞節鳳英女。逐日裏淚如泉湧總是空。李懷玉言罷贈寶一切事。吳鳳英一半喜來一半悲。衆明公要知夫婦團圓事。單等着下回書中說分明。

## 第二十八回

### 李懷玉夫妻團圓 二龍山下大交兵

兄弟分手吳家莊 各自奔忙離故鄉 二龍山前排血戰 自此團圓把名揚

話說懷玉言罷送寶之人，鳳英聽了，心中犯疑。說：「帥爺就是李門公子，又自說道不然。公子原是讀書之人，怎麼得中武職？其中真是難辨，叫人斟酌難得明白。」又道：「元帥爲三軍之主，爲何這等輕薄，才說是朋友相送，又說你就是懷玉，若果然是真，待我再說出幾個朋友，你若認得便罷，就將你認下；你若不知，准備叫你劍下作鬼。」懷玉說：「不必逞強，你說我就對上來了，請講！」鳳英說：「你聽我道來：」

尊了聲帥爺洗耳聽分明。李懷玉五湖四海結賓朋。就說是許州朋友是那個。胡家莊那們朋友姓名。那一日太平莊上身有難。誰是你知心知意同心朋。望元帥從頭至尾講一遍。看一看居住姓名同不同。吳鳳英馬前洗耳來恭聽。李懷玉微微冷笑兩三聲。

鳳英問過，懷玉說：「許州張美容，胡家莊胡玉蓮，太平鎮白玉娥，我怎不曉。但不知你怎

## 第三十八回 李懷玉夫妻團圓 二龍山下大交兵

得此信？『鳳英聞言，滿眼落淚，說道：『今當真是你來了，因為你我俱在長安相遇，怎麼不知。』懷玉說：『如此幸喜今日相逢，不必悲傷。』鳳英說：『相公呀！』

俺本是賢良貞節女娥皇。並不是玷辱家門作寇王。自從你吳家莊上身有難。俺可纔連夜三更到書房。送相公出了花園離虎口。俺那日姐妹離了舊家鄉。奴為你李家寨內殺人衆。奴為你衛輝府裏送親娘。奴為你九里坡前降小男。奴為你黃家莊上捉妖精。奴為你長安城中留反語。奴為你力斬龍光在山崗。這佳人從頭至尾說一遍。李懷玉滿心歡喜謝上蒼。

話說鳳英講說一遍，懷玉說：『夫人不必悲痛，衆姊妹都在那裏，還是娘子一人？』鳳英說：『俱在山上。』懷玉說：『速回山去，向你衆姊妹說明，都往唐營而來。』鳳英聞言歡喜不盡，辭了元帥，帶領嘍卒回上仁義寨去了。懷玉也收兵回營，咬金說：『元帥女王可順從投降？』懷玉說：『俱已投降。』講話之間，來至轅門，軍卒接馬，程咬金回本帳而去。元帥升帳，衆頭目參見已畢，待不時，藍旗來報：『啓稟元帥，五鳳嶺女王前來投降，現在轅門候命。』懷玉說：『今有令箭一枝，領那女王皆入後帳。』旗卒出大帳，將旗一擺，說：『元帥有令，五女皆入後帳。』又只見常秀蘭早已迎出轅門，姊妹相對施禮，攜手相挽，來至後帳，各依次序坐下。秀蘭說：『姊姊的好兵法，可是不差，元帥進陣，非妹保護。伊命休矣。』鳳英說：『妹妹也就不弱，若不是元帥，姊妹們那有今日。』正然講話，只見元帥退回帳來。衆夫人慌忙迎接，進了後帳，衆夫人俱已見畢。懷玉說：『不必拘家庭禮。』敘至天晚，吩咐令人排筵，又只見掌燈的掌燈，調桌的調桌，提酒的提酒，上菜的上菜，一時俱已齊備。懷玉說：『嫂嫂轉上，爲弟拜過。』

『月英說：『既是一家，不說外話。』懷玉施禮已畢，抬頭一看，見他嫂嫂心中不悅。說道：『嫂嫂現今居家團圓，母親在河北衛輝府裏存身，雖然哥哥不知下落，單等平許回來，上奏一本，旨行天下，何愁找不到哥哥，不必悲傷，且自上坐飲酒。』言罷，一回坐下，歡飲起來。』

李元帥滿面生春喜笑談。今日裏舉家團圓飲杯歡。想當初數次顛危遭大難。那知道又得榮歸盡團圓。吳家莊不是結髮貞節女。這時節冤魂早進鬼門關。許州城不是美容恩情重。怎能得千里迢迢進長安。胡家莊不是玉蓮打救我。至如今不在花花陽世間。太平鎮知冷知熱白小姐。也算是五百年前定良緣。若不是秀蘭武藝人難比。我懷玉怎能提兵到這邊。人常說負薪挂角貞節女。我懷玉全憑妻子度流年。李元帥越說越笑越歡喜。衆家人都是個個喜心。真正是酒逢知己嫌夜短。不覺的更夫鼓打三更天。舉家人各回營寨都安寢。單等著明日清晨把令傳。

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明晨，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用罷早飯升帳。一聲吩咐，放炮起身，只聽的三聲大炮響亮，軍士一齊扶了大帥起行，出離了五鳳嶺，又往二龍山去了。

只聽的三聲大炮響連天。衆兵將起營又上二龍山。當先的開路上馬王子耀。後陣上督兵岳將二將官。正中間提兵挂印李懷玉。兩旁邊鳳英相伴常秀蘭。今日裏有了山寨吳門女。李懷玉膽量如同包了天。說起那二龍山上不挂意。就是那字文化吉心不然。見了些樵夫打柴下山岸。見了些榆樹底下落青錢。見了些楊柳垂金河兩岸。見了些桃花盛開照園紅。那一些大兵紛紛往前進。忽見個旗卒報事進營盤。話說懷玉率領大兵人馬，正往前行，忽聽藍旗官來稟：『元帥今離柴千歲大營不遠，現有柴千歲鐵將軍來投。』程咬金說：『列開旗門。』加上人馬，兩旁一閃，當中閃出一條路來。咬金

抬頭一看，只見個夫人鐵子建相離不遠，百十餘步，只看見咬金下馬，緊走幾步，與柴紹攜手相挽。二人進了大帳，行禮已畢坐下。敘談了一刻，遂有卒獻上茶來。茶罷半天。吩咐排宴，衆人不敢怠慢，不多一時，俱已齊備。衆人坐下說：『吩咐三軍，各有席面。』咬金說：『賢弟兵行二龍山，不能前進，那山賊如何利害？』柴紹說：『程四哥請坐，你聽弟與你道來：』

柴樂天一口怨氣冲上天。尊了聲四哥洗耳聽弟言。長安城奉旨領兵平寇賊。那一日大兵困到二龍山。想當初力弱勢孤人馬少。各處裏鎗刀快馬占人先。咱也曾起兵大破太原府。咱也曾赤心耿耿反延安。咱也曾兄弟火焚紅雲寺。咱也曾寅夜大破豹頭山。咱也曾起兵府裏排血戰。咱也曾破過十門九層關。這都是你我兄弟親眼見。並不是憑空誇口說虛言。至如今兵多將廣勢力重。那知道敗壞聲名二龍山。似這些大兵走脫千千萬。怎知道陽溝嘴裏翻了船。

程咬金說：『賢弟你自從交兵幾次？』柴樂天道：『四哥請坐，你聽小弟細細道來：』

頭一次回河講裏打一仗。回營來點驗折兵整三千。第二次二龍山前大交戰。俺兄弟敗陣而回進營盤。王龍玉百步穿楊箭頭准。愛虎王走線銅錘令人寒。若不是四哥提兵前來助。却叫我有何面目回長安。柴樂天言罷二龍山上事。程咬金滿面帶笑說一番。衆明公要知下回書中事。等一等歇息片時說其端。

第三十九回 二龍山妖道施法 唐營內女將被擒

邪道有時顯能勝 有邪無惹在心中 早知邪到防閑謹 焉得被擒他女英

話說柴紹將他敗陣情由，說了一遍。咬金聽罷，說道：『兄弟，爲人有何能處，全憑李元帥行

令，神出鬼沒，左先鋒蓋世英雄。『柴紹說：『是了，即日探子來報，五鳳嶺前排兵大戰，只殺的天昏地暗，有此二位女將，怕什麼二龍山難平。』講話之間，酒筵已畢，令人收了殘饌，等至天晚，各歸本帳安寢。到了次日清晨，懷玉升帳坐下，一聲傳令：『吳月英張美容二人聽令。』他二人一齊走至大帳。並一站立。口稱：『元帥，將俺傳來，有何差遣？』懷玉說：『你二人帶我令箭一枝，前往二龍山開路，須要小心。』二人一齊說：『得令。』走到轅門。令人拉馬拉刀，一齊上馬，直奔二龍山去不提。且說護卒見唐將來至山下，遂報上山去。懷珠聞言大怒說道：『好你唐將，欺吾太甚。』吩咐拉馬抬鎗，我要會戰唐將。忽有一人秉手尊道：『大王，貧道上山以來，未立一功，把這功勞與貧道去罷。』明公不知此人是誰。這就是皮秀英的舅父黑風妖，只因常秀蘭射傷他左目，投到二龍山要報一箭之仇。今日領了懷珠之命，來至回河溝，前與月英美容相迎。對面攻戰。月英說：『來者莫非二龍山上大王麼？快開了山路，來迎接我元帥過山。』黑風妖說：『來者是甚麼將官？報上名來。』二人通了姓名，黑風妖說：『你我無仇無怨，二來不是俺的對手，速速回去，叫常秀蘭出來赴死。』月英說：『焉敢口出大言，走上前看我取你首級。』言罷，劈面一刀。妖道急架相還，他二人就殺在一處去了呀。

他二人一時變臉動無明。霎時間各逞英雄去戰爭。那一邊月英美容把刀砍。此妖怪摩天棒鈍劈面迎。這一個眼前就要立功效。那一個已往冤仇記得清。他二人馬走疆場二十合。並不見那個輸來那個贏。也該他姊妹二人遭大難。那妖道忽然一計上心中。

話說他二人戰有四十回合。不分勝敗，那妖道心內想道：『這女子到是個好勇將，若是戀戰

，擒他不足稱奇。』遂圈回馬來，望着馬頭，擊了三掌。明公他騎的那馬金睛噴火獸，被他三掌擊的七竅冒火，那月英正然催馬，只見火冲面目，走着不及。那妖道手使摩天棒，分頂打來，小姐覺得不好，將身一歪，倒在塵埃了。衆嘍卒一齊向前，將他細起。美容見勢不好，一催馬大聲吶喊，說：『好妖道，休要逞強，看奶奶到了。』來至近前，還是火冲二目，又被妖道拿下馬來，吩咐嘍卒，將二女將解上高山，聽候發落。那嘍卒將他二人解上山去。那妖道下的馬來，帳前交令。懷珠說：『軍師回來，勝敗如何？』妖道說：『貧道下山，擒來兩員女將，現在山口聽候發落。』懷珠說：『嘍卒與我拉進帳來。』卒聞言，將他姊妹拉至軍帳。懷珠抬頭一看說：『二女將姓甚名誰，官拜何職？』月英說：『我是他嫂嫂吳月英。』張美容說：『我是元帥的夫人張美容。』懷珠說：『你是一品夫人，我如今放你回到唐營，叫你元帥上山，朝見我主已畢，放他過山去罷。』月英說：『什麼張狂，等我妹妹出馬，殺上山來，雞犬不留。』懷珠聞言，氣冲肺腑，好個花奴，竟敢消滅於我，叫人好惱也呀。

小豪傑一般怒氣冲胸膛。只氣的二目圓翻皮面黃。逞起他仁義寨上吳門志。滅盡俺二龍山上李家王。不住的惡言惡語聲聲語。不住的手指佳人罵紅妝。你無有四方問名訪一訪。問一問大王受過誰家降。誰說是坐山爲王保寨主。並無有半點臭名在外方。你元帥但肯束身來朝見。方免得排兵布陣在疆場。不怕你唐營縱有千員將。試一試本大王這杆大長槍。你說你妹妹武藝人難比。到明天見個高低又何妨。小豪傑說罷一回心頭惱。吩咐道拉出山口大開腔。

話說懷珠越說越怒，一聲吩咐，把二女將拉出山口斬首報來，卒聞言，一齊下手，就住外

推。謝花蘭說：『不可動手，尊聲大哥息怒，你不知唐營兵強將勇，五鳳嶺前那場血戰，就是我弟兄，未必敢與他比量。今不如把唐將拿完一齊開刀。』黑風妖說：『何愁唐將拿他不完，只拿的一個個殺了個你，好保大王南面登基。』謝花蘭說：『好軍師，莫說保大王南面登基，明日陣上把常吳二女將拿來，我也無有甚麼輸你，情願與唐將一齊開刀何如？』黑風妖把眼瞪了幾瞪，竟自不敢多言。懷珠說：『將這女將打下水牢。』一隊卒把二女將送進水牢去了。懷珠說：『賢弟不必爭論，明日陣上再看。』言罷天晚，各回本帳不提。單說唐營軍卒跑回營去，稟上元帥。懷玉聞言，心如火烙，腹似劍刺，說道：『這可不好了。』

李懷玉聞聽此言心着忙。不住的老天連連叫幾聲。也只說跑出五湖三江外。誰料想將身又進是非坑。若要長嫂有了長和短。到後來哥哥問我怎承當。只氣的手指二龍山上罵。罵一聲大膽強人了不成。到明日回河溝畔排血戰。我若是不拿賊子不回兵。只將他繩網鎖綁掃寨山。我將他定要剝皮點天燈。李元帥正在發誓來擒賊。不覺的西山日落又黃昏。

話說懷玉正然怒罵，看了看天色又晚，吩咐眾將掌燈歸帳安歇。懷玉回至帳後，眾夫人接進帳內。懷玉只是長吁短歎。鳳英說：『夫主何須愁悶，等到明天，妾親出陣，殺了黑風妖，平了二龍山，何愁嫂嫂救不出來。』懷玉說：『夫人那知嫂嫂有了長短，後來哥哥問我，如何承當？』鳳英說：『事到如今，也講不起了，我有幾句良言相勸，帥爺須聽我道來：』

吳鳳英相勸夫君啓笑容。尊了聲帥爺仔細聽情衷。雖說他姊妹二人遭大難。也是他前身做定這場凶。到明天妾親臨陣來交戰。必定要走馬生擒那黑風。一來是除了元帥心頭恨。二來是與他姊妹報冤仇。

吳鳳英滿口好言來安慰。李懷玉仰面朝天歎一聲。

話說鳳英正在發誓報仇，懷玉說：『夫人，總不如大兵困了二龍山，拿了山賊，方知嫂嫂下落。』鳳英說：『使不得，必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若是欺敵必敗。』懷玉說：『夫人金石良言，我豈不知，只是他姊妹吉凶不定；二來他聲聲只叫常秀蘭臨陣，叫我如何放心？』秀蘭說：『夫帥不必掛心，這不過黑風嶺妖怪，何足挂意。明日到了陣前，見個高低，這有何妨。』鳳英說：『賢妹，自我進營，寸功未立，把這一功讓我取罷。』秀蘭說：『有功是姐姐的，我要親殺妖賊，若是不去，妖道笑我怯敵。』夫妻們言罷，收拾齊備。到了次日，清晨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用罷早飯。懷玉進帳坐下，一聲叫道：『吳鳳英，常秀蘭來見。』將爺叫道：『左先鋒與吳將軍進帳。』二女將走至帳前，並肩站下。說道：『元帥在上，末將拜見。』懷玉說：『免參，令你二人帶領三千人馬，回河溝會戰，須要小心。』二人說：『得令。』出了大帳，來至轅門，手提鋼刀上馬，一直進發回河溝而來不提。單說二龍山起隊，差軍師迎敵，亦帶領五百嘍卒，來至回河溝面，相離不遠，觀見前面一員女將，押住陣角；後有一員女將上馬而來，定睛一看，認的是常秀蘭，不由的心頭火起，一催金睛噴火獸迎來，並不通名道姓，就殺在一處了。

仇人見仇人 必定兩眼睜 鐵棒往下打 銀鎗朝上迎 棒去生死路 來往大交鋒

這纔是治亂興衰上下翻。各處裏鎗刀滾滾起狼煙。喜的是煬帝死在揚州地。纔得個天下黎民出塗炭。最可恨字文化吉行不正。那一日一統賊表到長安。差遣着提兵挂印李懷玉。全憑着所部先鋒常秀蘭。先平了五鳳嶺前仁義寨。今日裏大兵又困二龍山。咕咚咚戰鼓如雷驚天地。刷拉拉太陽昏暗幌旗幡。



虛飄飄盃纓飛舞起祥瑞。恍惚惚各色袍鎧趁連環。雄糾糾躡山跳澗追風馬。冷澹澹刀鎗劍戟命催殘。眼前裏就是生死輪迴路。誰敢定孰勝孰敗孰保全。他二人馬走疆場三十回。未見那鳳英催馬到陣前。衆明公要知鳳英到不到。歇一息下回書中便了然。

## 第四十回

### 李懷玉坐下連環馬 二龍山排兵血戰爭

懷珠英雄似霸王 二龍山下排戰場 陣上不是同胞弟 難免三尺劍下亡

話說秀蘭與妖道戰有七十回合，不分勝敗。吳鳳英心焦躁，一催馬來至近前，說道：「賢妹退邊，把這一功讓我得了。」一言罷，望妖道一劍砍來，那妖道少不得丟下秀蘭，用棒架住，闖將過去。妖道說聲不好，往日臨陣，總不害怕，今何這等胆怯。圈回馬來，留神一看，見鳳英使的那口寶劍，長有數節，節伸二日，斬妖神速，久戰必定受傷。不如把噴火獸祭起，令他成功。誰想秀蘭看破，暗說妖道面發懼色，不久就要逃走，不如箭射了他，以成此功。遂取出寶弓，搭上彫翎，單看二馬相交近前，弓開絃響，正照妖道左目上射來。那妖道把噴火獸擊了一掌，噴火一丈多遠。鳳英說：「好你妖道，邪術怎能前來擒我。」遂將噴水獸祭起，那馬噴出水來，迎將上去。眼看水到火滅，妖道一見火不能成功，就要借土遁逃走。忽見一枝彫翎，正照面門而來，只聽刷的一聲，左眼中了箭。一時走之不及，又被鳳英一劍砍來馬下。這些嘍卒吃了一驚，跑回二龍山去了。二女將也回唐營，前來交令。懷玉提筆上在功勞簿上，慶賀已畢，回帳去了。懷玉說：「衆將聽令，本帥今夜操演連環馬匹，用你一對對的上，就在轅門操演。那個亂着馬，捉來見

我。」衆將聽令，元帥與衆將一齊披挂上馬齊集，一對一對的走出轅門來了。

李懷玉大帳之中把令傳。衆兵將個個披挂出爭先。李元帥出了轅門來觀看。真正是滿心驚懼令人寒。好像是長板坡前八卦陣。又若是韓信兵出九重山。猛勇馬跑不住鸞鈴響。惡狠狠戰將不止喊聲喧。明晃晃鎗刀不斷催陣鼓。雄糾糾你進我退展旗旛。夜晚間轅門操下連環馬。準備着明晨兵困二龍山。我必定拿住山賊將他斬。我要與嫂嫂夫人報仇冤。李元帥既然欲報未來恨。又聽的更夫鼓打二更天。

話說衆將操到三更三點，暗傳號令，把人馬收回大帳，吩咐各回本帳。吩咐造飯，用飯已畢，大家聽令，衆將領命而去。不多一時，只聽的炮響，齊進了大帳。懷玉說：『有請柴千歲進帳。』中軍官唱道：『有請柴千歲進帳。』柴詔走至帳前，秉手當胸。說：『敬聽元帥號令！』懷玉離坐說道：『今日兵困二龍山，千歲也走走。』柴詔說：『爲國盡忠，理之當然。』懷玉說：『討僭了，千歲與鐵將軍帶領四員戰將，雄兵一萬，南北嶺安營，單聽炮響爲令。』柴鐵各將一齊說：『得令。』走至轅門，手提利刃尖錐上馬，奔上山南桃花嶺去了。

去了個提兵挂印柴樂天。他有那鐵玉一對馬連環。走了些高高低低不平路。過了些曲曲彎彎古木間。走了些幽巖高下橫百草。過了些蓬蒿途中聲葛沿。走了些松柏森森雲上黑。過了些深山陡澗把路攔。此一去桃花嶺前安營寨。單等着子母大炮一聲喧。

懷玉又傳一令，王子耀來見。王子耀走至帳前，打恭說：『末將候令。』懷玉說：『你與岳士傑帶我一支令龍，戰將四員，雄兵一萬，由左酸棗林安營，單聽號炮爲令，違令者斬。』王子耀說：『得令。』出了轅門，提鎗上馬，帶領兵將望酸棗林去了。

去了個前部先鋒王子耀。他與岳士傑連環並馬。看了看明明朗朗照乾坤。聽了聽清泉輕輕石上流。看了看銀河耿耿星斗現。聽了聽松柏岡上照斗牛。看了看不見主將行號令。聽了聽命風陣陣送清秋。此一去醜棗林中安營寨。單等着一聲大炮遍地愁。

王子耀去了不提，又傳一令，柳遇春聽令，遇春說：『有。』懷玉說：『今有令箭一枝，你與柏子和帶領四員戰將，雄兵一萬，山後清泉洞安營，單聽號炮爲令，違令者斬。』柳遇春說：『得令。』三軍拉馬來，他二人上馬去，一直望清泉洞安營寨去了。

黃榜進士柳遇春。他與那子和連環並馬行。一個個加鞭馬走山徑過。一個個執戈揚鉞奔途程。一個個要想山前立功效。一個個要想陣中逞奇能。一個個斬將回來想王位。一個個誅軍就要封國公。此一去清泉洞裏安營寨。單等着一聲炮響好興兵。

柳遇春與柏子和去了不提。懷玉說：『周得虎孫耀聽令。』二人至帳前打恭。說：『有。』懷玉說：『帶我一支令箭，與戰將四員，雄兵一萬，山右回河溝中安營，聽號炮爲令，違令者斬。』二人說：『得令。』去了。

周得虎帶領唐營一哨兵。他與那孫耀連環馬並行。上邊是只見旗旛遮日月。下邊是又聞大炮振耳鳴。前邊是不住藍旗來往報。後邊是又聽戰馬響一聲。左邊是又見鎗刀上下晃。右邊是不住兒郎吶喊聲。此一去回河溝裏安營寨。單等着一聲號炮好興兵。早先裏四路發下人和馬。次後來元帥領兵安老營。

話說懷玉發兵已畢，秉手道：『程千歲也到二龍山前走走。』程咬金說：『本藩願隨征討。』懷玉一聲吩咐已畢，胡玉蓮玉娥頭前開路，吳鳳英常秀蘭札住老營，衆兒郎收了大寨，行了

大營，兵困二龍山。次日令下，五營一哨，一齊起兵。只聽的播鼓放炮，一個個都執戈揚武，勇往前奔，好不驚殺人也呀。

李元帥一聲就把軍令傳。霎時間五營四哨起營盤。當先是珍珠五色旗成對。白玉娥提刀相靠胡玉蓮。中營裏國公伴著李元帥。並不見號令威嚴大炮喧。左邊是跨馬提劍鳳英女。後邊是提鎗催馬常秀蘭。一個個耀武揚威往前走。一個個執戈操戟走三川。這一去二龍山下安營寨。霎時間狼烟直上迷了天。

却說李懷珠在二龍山，早有嘍卒報道：『唐營提兵，暗暗過山。』懷珠說：『既爲大帥，就該白日過山，晚間來是何意？必是怕俺們，小兒之行不與他爭論，放他過去。』待有片時，嘍卒又報道：『唐將山下屯兵。』懷珠說：『既是暗暗過山，就該速行，爲何中路屯兵？想必是有甚麼原故，探明再報。』又待了片刻，只聽的山下一聲炮響，滿山上松柏搖動，衆鳥亂飛，好不驚殺人也。又有大嘍卒報道：『衆王爺不好了！山前一聲炮響，四下伏兵皆起，但見山寨四面層層圍困。』懷珠聞言大怒，用手往山下指說：『好你唐將，欺吾太甚。嘍卒拉馬，待本大王下山，把唐將生擒活捉。』謝花蘭聞聽得山前忽炮響連天，就到大帳說：『大哥要往那裏去？』懷珠說：『你沒聽見嗎，山下唐將如此張狂，叫我如何容的！』花蘭說：『大哥不可造次，爲弟先到山前，看個虛實，再作備辦。』懷珠說：『這也罷了，且自容他一時。』兄弟二人離了大帳，來至山口站立，抬頭一看，只見唐營威風殺氣，好不可怕殺人也呀。

懷珠舉目看分明 槍刀密密令人驚 旗旛招展日月迷 炮火連天不絕聲

望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有兩杆大紅旗飄飄半空。旗角卜催陣鼓驚天動地。大將員頭頂盔甚是威風。

藍纓盔繡銀盔暗藏八寶。紫金盔鳳翅盔外現七星。有幾個安社稷旗幟得勝。有幾個定家邦馬到成功。

## 第四十一回 二龍山被唐圍困 五營哨大戰交兵

古往今來事多端 轉彎抹角二龍山 苦非山下排血戰 兄弟如何得團圓

話說李懷珠觀罷東方將官，說道：『好將呀。』謝花蘭說：『也就不弱。』懷珠說：『依我看來，也稱不得好將。只用爲兄匹馬單刀，前去三合，管叫他片甲不回。』

望南方丙丁火能生土。有兩杆杏黃旗飄在空中。旗角上催陣鼓響聲不住。有武將被袍鎧甚是威風。天王鎧銀寶鑲渾身成片。唐王鏡鎖子圈響聲叮咚。避鎗刀回天堂蛟龍出沒。迎日月軍袍亮瑞氣騰空。懷珠觀罷南方，說：『好將呀。』花蘭說：『也就不弱。』懷珠說：『自我看來，也稱不起好將。只用爲兄一人獨馬，大殺三合，管叫他望影而逃。』

望西方庚辛金能生水。有兩杆白彩旗飄搖半空。旗角上催陣鼓驚大動地。六員將執兵刃甚是威風。火尖鎗昆吾劍舉旗斬將。偃月刀鎗銀鎧鬼怕神驚。一個個咬唇牙怒沖肺腑。一個個展雄威比勝爭能。懷珠觀罷西方，說道：『好將呀。』花蘭說：『也就不弱。』懷珠說：『依我看來，還非好將。只用爲兄一人一馬沖殺一合，管叫他魂飛魄散，棄甲而逃。』

望北方壬癸水能生木。有兩杆綠墨旗飛舞空中。旗角上催陣鼓聲如雷響。六員將跨征馬甚是威風。赤毛獸肖蝦鬚噴雲吐霧。花斑豹菊花黃趁月追風。一個個雄威直沖天上。一個個提鑾鈴不住響聲。懷珠觀罷北方，說道：『好將。』花蘭說：『也就不弱。』懷珠說：『依我看來，這還稱不

得好將。只用爲兄匹馬單鎗，冲殺三合，管叫他片甲不存。」

望中央戊己土土能生金。有兩杆素羅旗飄在半空。旗角上催陣鼓響聲不息。六員將男共女甚是威風。賽太公似孔明陰謀決勝。懷兵策賊戰書蓋世英雄。帥字旗上寫着狀元二字。烈火旗風飄蕩遮着國公。鳳皇旗仁義寨上吳小姐。珍珠旗威在唐營左先鋒。有兩員女將前來衝營寨。一個個怒目揚眉竭力攻。

懷珠觀罷中營，說：「好將呀。」花蘭說：「也就不弱。」懷珠說：「我看來還算不得好將。」

花蘭說：「大哥莫要自以爲強，那吳氏鳳英，箭射三豹，怎當常秀蘭一馬九箭連中，他二人在五鳳嶺大戰四百餘合，不分勝敗，這不算好將，難道說天下好將就是大哥一人麼？」懷珠說：「五鳳嶺前不過是女子對着花奴，輕來輕去，多走了幾回，只是無有好本領，未必經得起爲兄三合。」正在講話之間，抬頭一看，好頭盔呀。

藍纓盔綉眼盔 金翅盔象牙盔 烏油盔八寶裝成 好鎧甲呀 天王鎧鎖子甲 唐貌鎧銀頁甲

連環鎧銷金甲響聲叮咚 好袍服呀 素羅袍大紅袍 黃羅袍金綉袍 五彩袍百花袍 絨綉精工

好兵刃呀 偃月刀梨花鎗 昆吾劍 鉗金斧 飛虎鞭 方天戟 陣陣鮮明 好戰馬呀 黃色馬青色

馬 花斑豹肖銀鬃 赤兔獸黑烏龍 逐電追風 好旗旛呀 一龍旗二鳳旗 三虎旗四豹旗

五虎羣羊旗 六丁六甲旗 七里坐督旗 八卦聚將旗 九路連環旗 十里埋伏旗 色色搖空

懷珠看了一回，只氣的二目圓翻，一聲炮響，氣死我也。嘍卒拉馬提鎗，出戰唐將，花蘭說

：「大哥不必粗鹵，事要三思而行，常言說寡不敵衆，弱不敵強，總要看他去路爲妙。」懷珠說

：「這還了的，堂堂男子，英雄蓋世，豈做那曲曲小兒之事。」花蘭說：「大哥今敵唐將，共帶

多少人馬？」懷珠說：「一卒不帶。」就急忙上馬提鎗，殺出去了。

懷珠英雄似霸王 天下豪傑數俺強 唐營縱有能員將 何愁單馬入疆場

懷珠回首眼圓翻 那怕唐營千萬攔 不用賢弟去出馬 單人匹馬二龍山

懷珠言罷，單人匹馬，闖下山來。謝花蘭看的明白，那懷珠把鎗一擰，將馬一跨，向着中營而去，督字旗下，見吳鳳英常秀蘭並不道名通姓，迎將上來，殺在一處。戰在垓心，怎見得利害。有賦爲證。

山下將把臉變 各逞威武前來戰 兵卒戰太陽將 隊伍齊整不敢亂 戰鼓咚咚振耳鳴 鎧

甲刷刷聲不斷 坐上馬疾如箭 嘶嘶連聲來往躡 雙手忙誰敢漫 眼前就是森羅殿 二龍

山前大交鋒 不弱當年烏江戰 自古英雄對英雄 今日好漢遇好漢 好殺呀

謝花蘭看了一回，說道：「大哥既然入了大敵，我也講說不起生死。嘍卒拉馬過來，」提鎗上馬，手舉銅錘，一晃殺進中軍去了。來至旗下，柴韶鐵玉迎將上來，不通名姓，他三人就殺在一處了。

那一日二龍山前排戰場。兩下裏各顯雄威逞豪強。望上看旗旛招展遮紅日。朝下望塵土飛空蔽日光。前邊是刀鎗滾滾驚人膽。後邊是火炮連天將士忙。左邊是馬走變鈴不斷聲。右邊是兒郎吶喊大驚慌。一個個鎗來刀去分生死。急忙忙你進我退不久長。好一個龍飛虎猛山寨王。他竟敢單人匹馬去相當。且不言三軍陣上來交戰。再說那二龍山上洪海棠。

且不言山下大戰，單說洪海棠在此山上，忽聽的大炮響了一聲。便問：「丫環這是那里炮響

不斷？」丫環說：「可不是哩，我也聽的炮響，我且看看去。」不多時，回來說：「大王奶奶可好了，是俺大王爺與那唐將打仗呢！你說那山前山後山左山右那些人馬，望不到邊。」洪海棠聞言，心中害怕，說：「這是怎了，你大王爺一人沖敵，千軍萬馬，倘有一失，那條性命就在旦夕。」

丫環說：「奶奶我這心裏也覺害怕，仔細想來，不如與他個脚踏兩家船罷。」海棠說：「何謂脚踏兩家船？」丫環說：「奶奶不知。昨日咱營軍師拿來唐營兩員女將，一個是元帥嫂嫂，一個是元帥夫人。奶奶傳令，叫暖卒將他提出，咱好話多說幾句，要是大王爺取勝，你是大奶奶，他就是二奶奶三奶奶了。要是大王敗陣，少不得你就與元帥做個一夫人罷。」海棠說：「丫環勿言，快把二女將提出水牢。」丫環去不多時，同二女將至後帳。海棠說：「將他刑具去了。」月英說：「賢嫂嫂將俺提出，莫非有救俺之心？」海棠說：「我到有救你之心，你的家鄉居住，姓甚名誰，對我說明？救你不死。」月英說：「嫂嫂在上，請聽我道來：」

吳月英輕啓朱唇歎一聲。尊一聲賢嫂細細聽分明。居住在河南府內洛陽縣。老父親身居員外吳成功。

海棠說：「我家夫主也是洛陽人氏，原是鄉鄰，坐下再敘。」月英說：「哎呀！」

只因爲揀選門戶擇佳婿 配與那李家寨內李相公

海棠說：「我家丈夫也是李家寨內人氏，也是姓李，不知你的丈夫什麼名字呢？」月英說：

「聽稟：」

我與那懷珠原是月老配。我妹妹許與懷玉佳期成。吳月英言罷家鄉一夕話。不由的喜壞洪門女花容。  
乘明公要知後來如何事。再聽下回書中那說分明。



## 第四十二回

### 攻翼城篡賊伏誅

### 回京師功臣受賞

盡心竭力苦盡忠 暑往寒來歷幾重 攻破翼城除化吉 名揚四海轉回京

話說月英言罷家鄉一切話，把洪小姐只喜的連嘴也合不住了。說道：『是我姊姊到了，妹妹打救來遲，望姐姐恕罪。』月英說：『你說是甚麼人？叫我姊姊。』海棠說：『姊姊不知，這山上大王，就是你的丈夫李懷珠。』月英說：『當真麼？』海棠說：『那個哄你不成，但不知與何人戰爭？』月英說：『唐營元帥就是你我叔叔李懷玉。』海棠說：『這說起來，原是他兄弟二人打仗，姊姊速速進陣說明。』月英說：『急欲前去，怎奈無有刀馬。』海棠說：『刀馬不難。』只叫丫環吩咐囉卒拉馬抬刀，三人一同來至山口，二位小姐接過在手，飛身上馬。月英說：『妹妹請回。』他二人把馬一催，連忙趕下山來了。

二小姐催馬奔到陣中來。好一似飛鳥離籠展翅開。只說是身死水牢難脫離。又誰道今日又回唐營來。方纔是大王夫人說那說。他說那一番言語是胡猜。若不是立逼奴家爲美妾。定然是教我姊姊兩和偕。也未必大王就是李門後。也未必公子在此作良才。好一似鯉魚脫去金鈎釣。與他個搖頭擺尾再不回。且不言女將回上唐營去。軍陣內正然交殺不分開。

話說懷珠進的陣來，與鳳英秀蘭殺在一處，刀槍並舉，一齊前來。既要殺左，又要攻右，又要招前，還要顧後，戰有百十餘合，只殺的四肢酸麻，張口氣喘，心中想道說：『不好，這回遇着對手了，須得以計取勝回去，將他哄住歇息歇息，再拿他不遲。』圈回馬來，將二位小姐的兵

刃，俱已架住。鳳英說：『大王架劍，莫非怯敵？』懷珠說：『那個怯敵，殺你這無名之人，久後被人談論，快把你名說來，殺你未遲。』鳳英說：『奶奶是威鎮仁義寨主吳鳳英是也。』秀蘭說：『我乃是唐營中左先鋒武狀元常秀蘭便是。』鳳英說：『自稱王難道你就無有姓名的麼？將你的姓名說來，然後交戰。』懷珠聞言，虎目一瞪，一看說道：『好你這小丫環，當俺不敢通名姓麼？丫頭馬上坐牢着，你細細聽我通上名姓來，與你得知。』

小豪傑通過姓名虎目睜。叫了聲丫頭馬上仔細聽。俺家住河南府裏洛陽縣。祖居在李家寨中有門庭。我父親身居員外多行善。誰不知皆稱善人李應龍。我母親自幼本是陳家女。只生下懷玉懷珠二弟兄。多只爲上京赴考借盤費。可恨那嫌貧愛富賊戎力。三更天謀害我的同胞弟。那時節一怒之間離門庭。到那裏摔死小舅名吳用。又打死莊農院役四十名。那時節怕打官事逃門外。俺只得二龍山上屯了兵。雖說是坐山爲王稱寨主。並無有屈害百姓衆鄉民。小豪傑說了一回要交戰。吳鳳英劍架長槍暗想情。話說李懷珠把家鄉居說了一遍，也覺要歇息過來，兩手提槍，又要交戰。鳳英聽的懷珠言罷，暗自思道：『聽大王言來語去，好像是我家伯伯一般，我心自有主意。』遂即將寶劍架住，懷珠說：『丫頭莫非怯敵麼？』鳳英說：『你我不可爭戰，大王是李懷珠，我的夫就是李懷玉，俺如今同回營見元帥，把話說明，叫我元帥親自與大王相認。』鳳英言罷，與秀蘭催馬回營不提。單說懷珠走馬向前，想這個丫頭，莫非怯敵，擰槍不戰，叫俺去他營誘敵前去，却也未可知。不如乘此機會進營去。將元帥一槍刺死。兵無主自亂，何慮不能成功。懷珠想道：俺且催馬奔中營而去。不提，單說鳳英秀蘭來至轅門下馬，進了大營，把懷珠的言語說了一遍。懷玉聞言大喜，又見

月英美容進帳，又把洪小姐的言語說了一遍。懷玉遂即到帳前迎接，他哥哥飛奔而來。懷玉說：「哥哥，且慢催馬，有爲弟在此。」懷珠正然催馬，聽的有人呼哥哥二字，抬頭閃虎目一觀，見帥字旗下，果然是他胞弟懷玉。懷珠看罷，下的馬來，懷玉緊走幾步，他兄弟攜手相挽，進了大帳，敘幾句離情。懷玉說：「那邊是程千歲，哥哥上前參拜。」懷珠聞言說：「千歲在上，末將參駕。」咬金說：「免參，問將軍那位虎王他是何人？」懷玉說：「那是師弟謝花蘭。」咬金說：「既是一家，不可交戰，元帥就該鳴金收兵。」一聲吩咐下去，不多一時，有唐將都歸中營交令。懷玉說：「哥哥頭前引路，我與千歲隨後上山。」懷珠聞言，出了轅門，上了戰馬，往山寨去了不提。單說懷玉一令傳下，放炮起營，只聽大砲響了三聲，拔了大寨，起了行營，皆奔二龍山而來了。來至山口，只見李懷珠謝花蘭帶領嘍卒，排成隊伍，前來迎接。咬金說：「二位將軍且請至大帳再敘。」二人頭前引路，來至大帳，照次序坐下。衆頭目參見已畢，懷珠吩咐廚下排筵，不多一時，酒筵齊備。請大將飲酒，時有一軍卒進帳稟道：「長安軍師徐千歲有書到來。」懷玉說：「令他進見。」此軍卒來至軍前，傳與那人進了大帳，叩頭在地，將書呈上。懷玉說：「長安軍師徐千歲有書到來，千歲請看。」程咬金說：「還是元帥請看，待本藩一聽便了。」李元帥折開書信用目看。你看他字字行行念得清。上寫着軍師徐績頓首拜。多拜上元帥見字得知情。你在那金殿上領聖旨。帶領着十萬雄兵出帝京。平了那五鳳嶺前仁義寨。又到那二龍山下立大功。這一去削平山寨聲名重。宇文賊聞着威名心必驚。他不敢守定許國等交戰。他必定暗暗領兵攻翼城。望元帥暗中速把毒藥配。早着人暗下翼城井泉中。那反賊帳中吃了毒藥去。那時節不用兵戰自成功。

李懷玉一時看過書中話。不由的喜壞咬金魯國公。

話說懷玉看罷書信，咬金甚是歡喜，與元帥議論明日，就依此計而行。配下毒藥百付，早先令人下到翼城井中，然後起兵。只聽的三聽炮響，人歡馬叫，離了二龍山，往許城去了。不幾日兵至許國城，三軍報道：「宇文化吉攻破翼城，據守翼城不出。」懷玉聞報，心中暗喜。宇文老賊，果中軍師妙計。遂即提兵直往翼城而去不提。且言宇文化吉攻破翼城，屯兵把守此城，待過了三日，用了毒藥井水，一個個上吐下瀉，連守城之人也無有了。懷玉提兵困了城池，並不見出兵迎敵。元帥傳下一令，吩咐人放炮去攻城，只聽的大炮咕咚咕咚連聲響，城倒半面，衆三軍一齊手提兵刃，一擁殺進城去了。只聽刀響兵兵兵，喊殺連天，真不利害呀。

只聽的大炮咕咚響三聲。眼看着城牆倒了有半邊。衆家將手提兵刃往裏闖。苦死了宇文化吉殘敗兵。一個個上吐下瀉命難保。他怎能誇馬提刀去戰。這纔是闖着一個殺一個。果然的遇了兩個殺二名。只殺的人頭就地如瓜滾。只殺的血水似河滿地紅。只殺的尸首滿街人難走。只殺的槍刀橫路似柴薪。衆健將殺殺砍砍這一陣。李元帥全程千歲進城中。銀安殿坐下懷玉李元帥。李懷珠手提人頭來獻功。

話說李元帥吩咐大炮攻城池，把那老賊的人馬，只殺的一卒俱無，元帥進了翼城，銀安殿下，懷珠手提人頭前來獻功。懷玉提筆記在功勞簿上，咬金說：「自興兵以來，平山賊的大功成就，可見天心已定，人心已順。又殺了宇文化吉，除了反叛，就是一場大喜。設筵。一來與令兄慶功，二有勞三軍。」懷玉聞言，一令傳下，把井中毒水車干，又吩咐各卒擺設酒筵，無論健將頭目，馬步軍兵皆各有筵飲。宴畢，各歸本帳。息兵三日，起兵回京交旨。不覺過了三日，元帥升

帳，衆頭目參見已畢。懷玉吩咐放炮起營，只聽的三聲炮響，那些兵將一個個揚鞭上馬，離了翼城，俱往長安去了。

李懷玉傳令點炮回長安。只聽得三聲炮響振天關。一霎時起了行營收大寨。衆健將威風凜凜據征鞍。衆兵將滿面歡喜多得意。滿營中催馬提鞭喜笑談。一個個聞敲金鼓聲聲響。一個個齊唱凱歌滿心歡。這一去每逢州縣多來接。這一去百姓羣黎盡接官。正是元帥往前人意樂。不多日班師忽見到長安。衆文武十里亭前擺下酒。唐王爺賜下皇封出金鑾。李元帥午門以外下了馬。只見他一道聖旨往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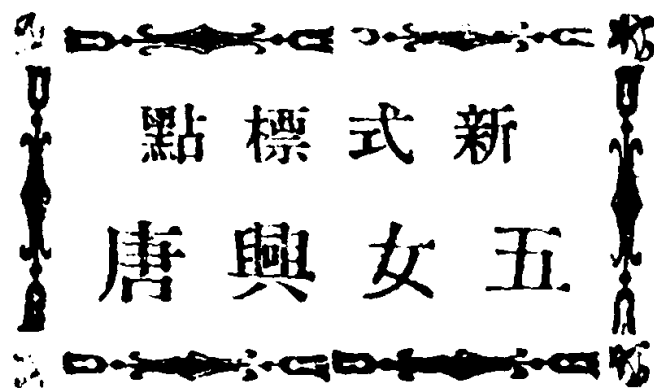
話說懷玉帶領人馬，來至長安午門外，下的馬來，至金殿跪倒。口稱：『我主萬歲，臣新科狀元李懷玉，回京見駕交旨。』皇上聽奏，龍心大喜，當殿賜下皇封御酒，說道：『愛卿，聽封，新科中元平南有功，朕心甚喜，封爲降魁丞相；外加王銜。鳳英封爲日第威鎮侯，武狀元常秀蘭封爲勇智平南侯，五女皆受誥封爲郡國夫人。封李懷珠謝在蘭爲左右二翼，練兵鎮守翼城，王子耀柳遇春俱皆也封爲參遊之職，程皇兄柴愛卿加外封贈，各回本府，朕免兩卿三個月不朝王。駕。』唐王封畢，衆文武叩頭謝恩，出了午門，各回本府不提。單說懷珠懷玉同衆夫人至回新王府，參見已畢。懷玉吩咐五路人馬轎夫，一齊去接家眷，然後再吩咐擺筵慶賀。今天合家團圓，一個個頂冠束帶，好不喜殺人也。

李懷玉新府之中排喜宴。他合家今天飲酒慶團圓。李狀元打發五路人共馬。去請他一雙母親進京城。一差人衛輝去接生身母。二差人洛陽去叫吳成功。三差人懷慶去搬老胡振。四差人許州去請張總戎。五差人搬取黃家翠屏女。六差人去請吏部常欽宗。不覺的人馬去了多日久。那一日五路搬取長安城。

有一個王府家人來稟報。當無有慌動珠玉二弟兄。後院裏驚動多少裙釵女。來到那府門以外望裏迎。都進了新府之中依次坐。李懷玉來至西前打一恭。老夫人一見心中多快樂。吳成功不覺慚愧面通紅。老胡振見此光景心歡喜。李懷玉叩頭在地謝恩公。衆小姐用手拉住生身母。只落得悲悲切切訴離衷。這個說不能骨肉重相會。那個說不期母子又重逢。多說是一言難盡從前話。多說是一時難訴別離情。這纔是歷盡千般辛苦事。這纔是行好纔得好聲名。真正是舉家歡飲無窮樂。忽聽得府外人馬吵鬧聲。只見個家人進來忙報事。方知是唐王御旨到門庭。李懷玉吩咐舉家忙接旨。衆家人役接廳中。這懷玉舉家跪聽聖旨。知唐王賜他御祭敬禮豐。總知道積善之家有餘慶。又知道作惡人家沒後程。這是部五女興唐數十回。也不知費了筆墨多少功。

中華民國念三年三月初版

(全書一册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標點者 何 愚 公

校對者 鄒 景 良

發行者 大 新 書 局

印刷者 大 新 書 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城內露香園街春華里第五號

大新書局

# 同聲歌曲集

黎錦暉主編的

海上大歌舞明星最新傑作

書內有黎錦暉先生徐來女士  
黎明暉女士黎莉莉女士玉照

這部「同聲歌曲集」

是黎錦暉先生最近的新供獻

全書共分十五集有新的歌曲四百五十首！

聲聲悅耳！句句動聽！

壯曲；如金戈鐵馬。  
柔曲；若燕語鶯聲。  
雅句；可悅情性。  
趣詞；能引狂笑。

無下流猥褻之呻吟。  
無增進華堂之歡樂。  
能助閨房之和諧。

嗜愛樂歌的仕女

趕快一賞新調！

有教育局長潘公展公安  
諸生先等題詞贊美

同聲	李太	同聲	秦淮	同聲	梁季	同聲	黃寶	同聲	金玉	同聲	張弦	同聲	張靜	同聲	張聲	同聲	白虹	同聲	黎莉	同聲	黎明	同聲	徐來	同聲	黎明	同聲	黎明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小	少	農	美	小	猛	樂	人	勇	小	甜	隨	清	黎	幽													
黃	女	村	人	樓	虎	園	生	士	寶	歌	便	風	明	默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吟	唱	心	心	春	山	燕	小	豪	的	五	打	集	集	聲	聲												
鶯	曲	和	絃	曲	歌	語	曲	歌	歌	打	集	集	聲	聲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特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全書十種 原價五角 七角 五角 合價 特價 祇售 三元六角五分 函購 寄費 另加 另冊 每冊 寄費 一分 三角

總發行所 上海露園春里五號 同聲書局



